

楔 子

大夏國三百零三年，皇帝昏庸，權臣干政，朝廷烏煙瘴氣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南方的鬼族見機會來了，便揮兵北上，猝不及防的大夏國兵敗如山倒，情勢動蕩不安，國內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戰亂。

即使是京城，也是朝不保夕，許多百姓都連夜攜家帶眷往尚未被波及之處遷移，平時熱鬧繁華的街上冷清一片，帶著一種肅殺冷冽的蕭瑟。

這種時候，大戶人家比一般小戶更難逃跑，畢竟在京城生根已久，家大業大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收拾得當的。京城的醫藥世家綦家便是如此，在鬼族已經攻到離京城不到三個城池的距離時，綦家的家主綦威才準備好十大輛馬車，準備遷離。綦威的妻子早逝，只留下三個女兒，大女兒綦瑤美麗睿智，對做生意一事異常敏銳，才十三歲已然是他醫藥生意的左右臂膀；二女兒綦菡雖然刁蠻任性，但只有她有習醫的天分，僅僅十一歲就已有小神醫之稱，將自家傳世的醫術學了個全；三女兒綦卉九歲，清麗絕俗，聰明過人，卻體弱多病，最令他心疼，因此總被他仔細地保護在家中，不讓她像兩個姊姊那般拋頭露面。

他們飛快登上馬車，然而馬車駛出京城時，已然來不及了，鬼族直接殺入城內，一片混亂之中，綦威只保住了大女兒綦瑤，另外兩個女兒卻不知所蹤。

待戰亂過去，已是三年後，京軍暫時壓制住鬼族，將他們往南方驅逐，原本住在京中的百姓也慢慢回流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及營生。

綦家運氣不錯，大宅沒有被破壞得太厲害，但以往父女四人的天倫之樂已不復見，只剩下綦威及綦瑤兩人，不勝唏噓。

悲憤之中，綦威重振祖業，從事藥材及成藥生意，在戰爭之時做得有聲有色，綦瑤更是青出於藍，輔助父親行商，父女倆合作無間。

同時，綦家正對門的應家，也是以販售藥材為主的大戶人家，兩家時而合作時而競爭，一併於戰後東山再起，如今在京城提到藥行，不是綦家就是應家，雙方不分軒輊，而分別執掌著家業的綦家大女兒綦瑤及應家大兒子應天麒，則常被人相提並論。

綦家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只是這樣的榮景，在綦威因憂憤交加多年鬱鬱而終之後，受到了挑戰。

綦瑤十分堅強冷靜，將綦威的後事辦得妥妥當當，交際手腕沒話說，一個才十七、八歲的女孩，處事之圓融老練令人咋舌，那些質疑綦家會一蹶不振的聲浪，終於慢慢地消失在她的耳畔。

這一晚，八月十六，是綦威出殯之後，綦瑤獨自在家的第一夜。

她腦子裡迴盪的盡是父親臨終時的遺言，他要她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找到兩個妹妹，否則他會死不瞑目。家業與親情沉甸甸地壓在她單薄的肩膀上，讓她對未來不由多了一絲茫然。

她還記得大妹綦菡那刁蠻的嬌俏模樣，也記得小妹綦卉靦腆羞澀的笑容，她很想念她們，但天下之大，要她到何處去尋？若是尋不著，待她百年後老去，化為一抔黃土時，是否也會死不瞑目？

望著天上一輪皎潔的明月，她的心卻陰暗到了極致，像是被挖了一個洞，一個深不見底的洞，洞裡充斥著要將她吞噬的恐懼、不安、悲傷等情緒，讓她的嬌軀不禁微微地顫抖起來。

突然間，一件披風披上綦瑤的肩，她嚇了一跳，還以為是自己的婢女玉兒，想回頭和玉兒說些體己話。

從此以後無親無故，真正孑然一身的那種空虛感充斥著她的身心，她的確需要找一個人聊聊。

然而轉頭一看，卻看到對門應家的大兒子應天麒好整以暇地在她身旁坐下，就如同在自家一般自然。

「你怎麼進來的？」綦瑤微皺眉問。兩人從小一起長大，驟然看到他，她並不驚慌，只是有些意外。

「妳家今日或許太忙了，大門沒關呢，我就進來了，只是想看看妳。」應天麒溫和地一笑。

應天麒今年二十二歲，外表俊朗，笑起來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。他與綦瑤可說是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，從小爭到大，從沒有分出過勝負，因此說話自然是針鋒相對、夾槍帶棍，可是今日他的笑容顯得很真誠，讓綦瑤冰冷的心多了一絲溫度。突然之間，她腦子裡一片空白，只能愣愣地望著他。

她這副溫順又可憐的模樣令應天麒眸子之間染上了一層溫柔，他忍不住摸了摸她的髮，像一個大哥哥安慰小妹妹那樣，不含一絲雜質。「小妞妞，別忍，想哭就哭吧，忍久了傷身體。妳放心，今晚無論看到了什麼，我都不會說出去的。」

「不要叫我小妞妞，那是小時候叫的，我都快十八了！」綦瑤纖弱的身子輕輕一顫，貝齒緊咬著唇，看著他的眼中不能自制地浮起了一層薄霧，然後眼前的他越來越模糊、越來越模糊，直到一道溫熱由眼角落下，她心中所有壓抑著的那些害怕與惶恐，在這一刻驀然突破了心防，紛紛佔據她內心的每一處。

她抬頭，只見他的眼比天空的星星還明亮，那柔光也比朦朧的月光更撫慰人心。終於，她撲進了他懷中，融首靠著他堅實精壯胸膛，號啕大哭起來，從她年少遭逢戰亂所受的苦、姊妹分離的苦、支持家業的苦，到現在父女永別的苦，一股腦地全隨著淚水傾洩出來。

應天麒只是輕拍著她的背，不發一語，他知道依她的驕傲，不需要那些不著邊際的安慰，她只需要將那些悲憤發洩出來，然後重新站起來。

他太熟悉她了，自信、堅強又美麗的她，不是這麼容易就會被擊倒的。

他們的互動，以大夏國的風氣而言，已然算是逾矩了，可是他們做來卻是如此自然，如此無邪。一時瑜亮的兩個對手，卻也由衷地信任著彼此，相信對方不會把自己最脆弱、最失態的那一面洩露出去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綦瑤的哭聲漸漸緩和，變成了斷斷續續的啜泣，最後她轉為沉靜，但頭仍埋在他的懷抱裡，不知是貪戀他的溫暖，還是被這樣的夜色給迷惑了。許久後，應天麒才輕笑道：「我上個月搶了妳想訂的那批藥材，妳今日濕了我一身新衫，我們也算是打平了。」

綦瑤仍是不語，天知道貼著他胸膛的嬌靨早已通紅，這當下她真有種不知道怎麼面對他的羞赧，只好繼續當隻藏頭露尾的鴕鳥。

他似乎明白她的心情，又說道：「雖然今夜的妳很可愛，不過可別以為以後做生意我就會讓妳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綦瑤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一個抬頭，用著哭過後顯得特別晶亮的美眸盯著他，不服輸地道：「本姑娘不需要你讓，我們各憑本事！」

這就對了，這才是他認識的她啊。應天麒站起了身，拍了拍身上衣服，「那是自然，我父親已經完全將家業交給我了，我很期待我們今後的交手。」說完，他抿唇一笑，瀟灑地轉身離去，沒有多說什麼，一如他出現在此的用意，也不需多說一樣。

綦瑤見他要走了，本能地張開嘴，像是想叫住他，但他的名字到了嘴邊，卻硬生生地止住，她只是眼睜睜地看著他就這麼消失在黑夜之中。

「……謝謝你。」在經歷這麼多日父喪的煎熬以來，綦瑤的唇角終於逸出一絲幾不可見的笑意。

第1章

津渡是大夏國京城最熱鬧的碼頭，大船一艘艘來來去去，所有客商行旅都在這裡上下船。岸邊的工人們吆喝聲四起，也有賣東西的小販、拉客的轎夫、候船的客人、接送的人群等等，熱鬧非凡。

一艘客船緩緩地靠岸，這艘船的船齡頗新，堅固精美，下船的也多是衣著不凡的商旅，甚至還有一些官員。照理來說，大伙兒應該都關注著這艘船才是，然而岸邊的人卻是看向後方，微微地安靜了下來，而且默默地讓出了一條通道，由船靠岸處直至碼頭外。

通道上，一架四人大轎不疾不徐地穿越這條大伙兒讓開的路，轎身華美無比，窗飾與轎簷上雕著祥雲飛鳳，窗櫺輕紗飛舞，看上去仙氣飄飄，在這熱鬧的俗世之中有種出淤泥而不染的味道。

當大轎來到客船不遠處，一名女子由婢女服侍下了轎，所有看到她的人們——尤其是男人們，全都倒抽了口氣，一時移不開目光。

好……好美麗的女人啊！

但見那女子穿著緋色大袖寬裙，纖細的腰身上綴著棗紅色編織細帶，隨著她的行進搖擺，撩動人心。

她的五官典雅細緻，額上一抹花鈿更添艷色，混身散發著一股混然天成的貴氣，偏偏她不是皇宮裡的公主貴妃，而是一名商人。

對，在這略嫌保守的大夏國內，這麼一名美艷的女商人自然相當醒目，岸上的人八成都聽說過她是誰，只是真正見過她面的人不多，今日有幸見得一面，也夠這些人魂牽夢縈一陣子了。

這名女商人便是京城兩大醫藥世家之一，綦家的大女兒綦瑤。她在綦威死後，果然沒有讓父親失望，把綦家的醫藥生意經營得有聲有色，與對門的應家幾乎壟斷了京城的醫藥市場。

此外，她的容貌更是令人津津樂道，不知道有多少有權有勢的人打過她的主意，但都被她巧妙的化解，她仍然以一介女流之身在京城混得風生水起。先不論大多數的輿論對她是褒是貶，但只要她一出現，那強大的氣場就會立刻籠罩眾人，令人不由自主地替她開路。

待她來到那艘剛停靠的客船邊時，岸上不少人的腳步都停了下來，好奇地觀望著她究竟在等什麼人。

不久後，一名精神矍鑠、一臉精明的老者，帶著一名隨從緩緩地下船。

一直在旁等候的綦瑤，見到了這名老者，終於滿面笑容地迎了上去，巧笑嫣然地道：「于老，綦瑤在此恭候已久。」

于老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即便他見多識廣，見到她這般絕色也不由眼睛一亮，「綦瑤，你便是寫信給老夫的京城第一藥商綦家的當家？果然國色天香，不枉老夫走這一遭。」

「不敢當。」綦瑤矜持地一福身，把她那身段突顯得婀娜多姿，不過倒不是她刻意顯現，這風情萬種是天生的。「于老，您手上的藥材物廉價美，我早想與您討論合作的可能性。半年之前，我就知道您每年四月都會由北方來到京師，所以去信相邀，今日特地在這裡等候，希望于老不會覺得綦瑤唐突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，有你這般美人相陪，老夫求之不得。」于老饒有興致地直盯著綦瑤，正想放肆地上下打量她時，她突然一個轉身，他愣了一下，眉頭也隨之皺起。

綦瑤不知是有心或無意，就這麼巧地躲過了于老那令人不舒服的目光，待她再次轉回，手上已多了一個籃子，擋住她那無比美好的身材。「于老，我聽說您對於杯中之物頗有心得，所以特地攜來南方有名的佳釀『百花酒』，其以一百種花卉入酒聞名，酒香濃醇，希望于老不要嫌棄。」

說到酒，于老心中那一點兒不快馬上拋諸天外，笑道：「百花酒，那可是百兩都難得一瓶啊！綦當家倒是有心了，這百花酒，老夫非得嚐它幾口不可。」

能夠請動于老，這樁生意就談成一半了，綦瑤心中越發篤定此事會成功。「不如請于老移駕萬海酒樓，綦瑤已在裡頭備有宴席——」

她的話還沒說完，一邊旁觀的民眾突然喧譁起來，遠處傳來了幾聲女子驚喜的尖叫或抽氣之聲。

「是應天麒，應少主啊，是他本人啊！」

「好俊啊，我居然遇到應少主了！」

「我家妹子不陪我上街，回頭告訴她我看到應少主了，羨慕死她。」

隨著大街上諸位姑娘的驚叫聲響起，俊朗又陽光的應天麒果然翩然現身，順著綦瑤的大轎剛剛開出的那條路，騎著一匹駿馬施施行來，笑容爽朗，姿態瀟灑，讓原本走在大街上的女子們也往岸邊靠了過來。

然而相對於他的笑顏，綦瑤卻是俏臉微沉，暗道：在這個時候遇到這傢伙，絕對沒什麼好事！

果然，應天麒看了綦瑤一眼後，就將注意力全放在于老身上，「于老，在下是應天麒，如今京城首席藥商應家的當家。聽聞您今日到京，在下特地做了一番準備

要招待于老您——」

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卻被綦瑤打斷。

「真抱歉，應少主，于老已經接受我的邀請了，正要赴我的宴席。」她犀利地瞪了他一眼。

「是嗎？我怎麼看到于老只是收下了妳的酒，卻還沒有答應妳任何事呢。」應天麒瀟灑一笑，對她的挑釁不以為忤，怡然自得地轉向于老，「于老，不如您看看我為您做的準備，再決定要赴誰的宴席如何？」

于老人老成精，經商多年自然也知道待價而沽的道理，何況應家的規模也不比綦家的小，聽應天麒這麼一說，他也不急著做出決定，興致盎然地道：「不知應少主準備了什麼？」

應天麒拍了兩下手，一輛華貴的馬車便駛進了碼頭，直來到人潮之前無法再前進，才停了下來。

接著，馬車的簾子緩緩掀開，裡頭有兩個千嬌百媚的美人，而且還是濃眉大眼、棕色皮膚的異族美人，朝著于老直揮手，那種任君採擷的姿態，無論是哪個男人看了，都會血脉賁張。

綦瑤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應天麒居然使出美人計。她對於老曾做過一番調查，所以知道他好酒，卻漏了這一塊，因為她從沒想過一個老人還會有這種需求。

「于老，請。」應天麒氣定神閒地做出了一個邀請的動作。

于老看了看馬車上的兩名美人，再看看艷冠京華的綦瑤以及她手上的美酒，內心果然陷入了掙扎。不過能把生意從北方做到全國各地，當機立斷的智慧還是有的，他朝綦瑤歉然一笑，「綦當家，很抱歉，我想聽應少主怎麼說，他那樁生意我很有興趣。」說完，他便在應天麒的迎接之下上了馬車，車簾一遮，裡頭如何就沒有人知道了。

綦應兩家的競爭，這一回是應天麒勝出。

綦瑤本以為手到擒來的生意居然這麼飛了，臉色不由有些難看，美目緊緊地瞪著應天麒，「應天麒，我真是佩服你，總是能在最緊要的關頭冒出來。」

「呵呵，這叫料敵制勝。」應天麒略一拱手，那副泰然自若的模樣讓她氣得險些翻記白眼。

他又道：「我也很佩服妳呀，于老這麼神出鬼沒的藥商都能讓妳找出來。」

「找出來又怎麼樣？還不是被你攔截了。」她沒好氣地道。

應天麒挑了挑眉，不以為然地道：「小妞妞，我可是在幫妳啊，妳沒看到于老看妳的眼神根本是不懷好意，他先前有意要赴妳的宴席，一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」說到這個，綦瑤十分無奈，「我怎麼知道他七老八十了仍那麼好色，最後還不是被你用兩個異族美人拐走。」一般男人到那年紀應該都不能用了吧？

突然想到了什麼，她有些咬牙切齒，「還有，不要叫我小妞妞！」

瞧她生意被搶了都能保持風度，卻為小時候的乳名微微動氣，應天麒一臉好笑地搖頭，「這妳就誤會了，比起姿色，那異族美人遠遜於妳，只不過于老相當聰明，妳雖傾國傾城，但他看得到吃不到，可是兩名異族美人卻是伸手可得，他自然知

道如何取捨。」

他話說得直白，而且還讚她美麗，讓綦瑤啞口無言。

這一回，他不僅用比她更高調的方式出場，還不費吹灰之力的將她鎖定已久目標帶走，她只能承認，自己真的輸了這一場。

「做生意各憑本事，這次我認栽。」綦瑤很大方地吐了一口長氣，末了，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長的笑，「不過你可別以為我每次都會遜你一籌，這口氣我遲早會討回來。」說完，她便雍容華貴的走回了自己的馬車，氣度從容地離去。

應天麒目送她的轎子離開，中間視線都沒有離開一瞬，待完全看不到影子後，苦笑起來，「小妞妞，妳不知道，這于老可不是妳想得那麼簡單啊……」

綦府，綦瑤的臥室內放著一個大澡桶，桶中撒滿了香花，她坐在澡桶之中，輕輕擦洗著如藕般無暇的玉臂。

每每她談完生意，經歷過眾人的目光後，不管那些目光是讚美的、羨慕的、歧視的，或是淫邪的，都讓她覺得自己一身汙穢，回到家後一定要先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。

而且除了她極為信任的幾個人，根本沒有人能碰她，因此她沐浴時往往不需要人伺候。她明白這是一種心病，卻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水氣氤氳中，綦瑤那精緻的五官顯得有些朦朧，一舉一動都是那麼撩動人心，楚楚動人。

即使玉兒已看過了多次這種美色，仍不由為之一怔，呆呆地都忘了替自己的主人拿來乾淨衣服。

「玉兒，看夠了嗎？我快冷死了。」綦瑤好氣又好笑地喚道。

「玉兒知錯。」玉兒回過神來，馬上拿來乾淨的裡衣替綦瑤穿上，看著她完美的嬌軀被衣服掩上，每個動作都帶著一股高雅，忍不住讚嘆道：「小姐，妳真是太美了，真不知道什麼樣的男人才配得上妳……」因為綦瑤待她如姊妹，所以她說話也比較隨意，不用敬稱「您」，也不用自稱奴婢。

話聲至此，玉兒突然頓了一下，接著眼睛一亮，「唉呀，我這傻子，最適當的人選不就近在眼前嗎！小姐，對門的應公子年少有為、英俊瀟灑、玉樹臨風、彬彬有禮，與小姐正是天作之合，妳要不考慮考慮他？」

綦瑤瞄了玉兒一眼，這丫頭對應天麒既崇拜又欣賞，每每都把他讚成一個舉世無雙的好男人。

她哼道：「妳這話我聽多了，換點新詞好嗎？我和應天麒之間梁子可結多了，妳說的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怎麼不可能，」玉兒不以為然地咕噥著，「應公子每樣條件都不輸給妳，更重要的是……嘿，他可是唯一抱過小姐的男人喔……」

綦瑤嬌軀一僵，臉上有些發熱，嗔道：「妳又知道了？不要胡說！」

「我可沒有胡說，我親眼看到的。」玉兒有些不服氣，「多年前，老爺子出殯那

日，應少爺晚上來了吧？他是不是特地來安慰小姐妳的？」

想不到那個晚上的事居然被玉兒看到了，綦瑤訥訥無語，其實連她自己回想起那個夜晚，都不由芳心一盪，真是羞死人了。

玉兒促狹一笑，「要說小姐與應公子之間沒有一點什麼，不只奴婢，全京城的人都不相信。而且我看應公子對小姐也不是全無情意啊——」

「好了，別說了。」綦瑤直接打斷了玉兒的話。

其實兩人之間那種隱隱約約的曖昧，呆子才會感受不到，不過或許是競爭久了，他們都習慣武裝自己，以最高傲的姿態向對方迎戰，要打破這層防禦，讓對方先低頭，只怕很難很難。

既然很難，那就不要想了。

「妳說的年少有為、英俊瀟灑、玉樹臨風、彬彬有禮的應公子，今天才搶走了我一樁生意，我氣他都來不及呢。」她沒好氣地道。

應天麒總能很輕易地得到大生意的消息，而她卻需要千辛萬苦地打聽，才能難得迎來一樁生意，還常常被應天麒攔截成功。

對此，她除了無奈還是無奈，畢竟大夏國以男人為尊，她一介女流能做生意做到這個程度已經算是奇跡了，一遇上簡直是宿命冤家的應天麒，大家往往會選擇跟男性合作，她只能徒勞無功。

玉兒這才瞪大了眼睛，「小姐，妳是說妳接洽了很久的那個于老？」

「是啊。」綦瑤的目光蒙上了一層黯然，她走到窗邊，推開窗，看著外面花園草木扶疏，蝴蝶飛舞，心情卻沒有跟著好起來，沉聲道：「我打聽到，于老的崛起很是蹊蹺，在戰亂時，他是人牙子，專門販賣孩童給外地的有錢人褻玩。我雖然不希望菡兒、卉兒當年是落到他手裡被賣了，卻不想放過這條線索。」

就是這種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，讓綦瑤的心一再受到折磨。

玉兒很是理解綦瑤的難處及痛苦，想了想之後道：「小姐，我想應公子應該不知道于老對妳的重要性，不然這樣吧，我們去和應公子談談，讓妳有機會與于老接觸一下……」

「我可不會那麼輕易地向應天麒低頭，讓他抓到我的把柄。」綦瑤轉身看著玉兒，眼底的感傷已然隱去，換上的卻是一種篤定與自信，「這次于老的事是我失算了，不過我會用我的方法，讓應天麒主動來找我。」

大夏國京城，金玉酒樓。

包廂內，一桌不大不小的宴席，桌上無一不是精緻美味的當地菜肴。

桌邊林林總總地坐了七、八個人，但只有兩人交談著，足見他們才是這場宴席的主角。其中一名風度翩翩、俊朗瀟灑的青年，便是擄獲京城無數美女芳心的應天麒；至於另外一名面貌平庸卻十分精明、皮笑肉不笑的，則是兵部負責採購的大臣路班。

「路大人，這樁生意在下絕對會以最好的價格給你，為了我們將來的合作，在下

先乾了這一杯。」應天麒朝著路斑舉杯，卻也不會冷落其他人，「各位大人們願意隨路大人赴宴，在下受寵若驚，再乾一杯。」

那些被叫「大人」的人紛紛謙讓了一番，他們跟在路斑身後，不過是些芝麻綠豆大的小官，光財產就不知有沒有應天麒家業的一成，更別提應天麒雖是一介商人，在京城的影響力卻遠大於這些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官員。

路斑點了點頭，對於應天麒的應酬之詞頗為受用，不過在商言商，還是得挑挑刺。

「這次兵部採購大批金瘡藥，可是要在三個月內交貨的，需要大批藥材製藥，你們應家藥行已經準備好了嗎？」

應天麒篤定地道：「路大人，我們應家藥行的存藥一向齊全，何況在下最近已經和一名負責整個北方的大藥材商接頭，他答應供給我們製作金瘡藥所需，因此絕對不會有問題。」

應天麒口中的北方大藥材商自然是于老了。大夏國雖然收復了京畿，靠著龍瀟大將軍將局面扳回打平，勉強給了中原恢復生機的時間，但南方與鬼族仍在戰爭中，所以藥材、成藥的用量十分驚人。應天麒也是覲準了這個良機，才會去攔截于老，他還真不是閒著無聊一天到晚找綦瑤的麻煩。

只是在她心中，他老是做那半途殺出的程咬金，毀了她不少生意，恐怕她已經恨死他了吧？應天麒不知怎麼地突然想起她那又嬌又俏的嬌嗔模樣，不由一陣好笑。

應天麒與綦瑤在碼頭邊的搶人戲碼有許多人都看到了，路斑也曾聽說他們會交手是為了搶著接待一個藥材商，所以很快便相信了應天麒的話。

如果路斑知道應天麒與綦瑤的摩擦是應天麒故意造成的，為的就是在今日取信於他，他對應天麒的提防及看重或許會提高許多。

兩人言笑晏晏，一樁生意就這麼談成了。

此時，他們的包廂外突然傳來敲門聲，接著店小二的聲音傳了進來——

「諸位大人、應少主，綦家藥行的女當家綦瑤大小姐欲求見，不知諸位大人的意思？」

路斑對這位名滿京城、艷冠京華的女當家早就好奇已久，也不管應天麒古怪的表情，逕自道：「請她進來。」

不一會兒，廂房的門打開了，一陣香風飄入，應天麒抬頭一看，果然是綦瑤來了。她今日打扮得很簡單，一身鵝黃色半臂加同色百褶裙，頭上只有一枝雕工精美的木釵，卻更顯得她清麗脫俗，高貴典雅。

應天麒看向了路斑，後者的表情令他搖頭。

路斑早就看呆了，只差沒把口水流下來。果然男人見到綦瑤還把持得住的，不是心有所屬就是瞎了眼睛，而路斑顯然不屬於其中一種。

「咳，不知綦大小姐今日前來，有何貴事？」應天麒清咳了一聲，故意要喚醒路斑。

路斑一震，反應過來自己的失態，連忙乾笑著道：「對對，綦大小姐有什麼事嗎？」綦瑤嫣然一笑，「綦家開的也是藥行，應少主來這裡為的是什麼事，我來這裡為

的就是什麼事啊。」

路斑心頭一動，「妳也是為了兵部採購金瘡藥的事情而來？」

「那是當然。」被諸多男人盯著，綦瑤仍落落大方。

她揮了揮手，一旁的綦家護衛立刻將一個錦盒送到路斑身旁。

路斑躊躇了一下，沒有去接，畢竟這是明目張膽的賄賂。

綦瑤見狀掩口輕笑，「路大人不用擔心，裡頭不是什麼貴重之物，也不是要給大人您的。想必大人不知道，您的夫人與我交情匪淺，上回我的一個手鐲路夫人看了喜歡，我便找工匠做了一個一模一樣的，想請大人送給路夫人呢！」

路夫人是路斑的正妻，把持著路斑的經濟大權，且路斑能爬到今天的位置，都是靠路夫人的娘家支持的，因此路斑聞言也不再猶豫，接過了那錦盒，打開一看，果然是一只晶瑩翠綠、雕工精美的玉鐲。

要說貴重，的確比不上什麼黃金萬兩，但若說到這裡頭的心意，卻比收了賄賂還沉重。

在看到那鐲子的當下，路斑才驚覺自己已經著了道，被綦瑤那無害的笑容給迷惑了。他方才已經答應了應天麒的合作，不能改弦易轍，否則對他信用有礙，可現下要拒絕綦瑤的要求，他面子上也不好看。

應天麒很快就明白了路斑的為難，於是自然而然地像閒聊般開口，「小……呃，綦大小姐，妳來得正好，我與路大人方才剛好敲定了這一次合作的細節，妳來做個見證。哈，這下路大人非得做我這筆生意不可了。」

路斑有了臺階下，自然是打蛇隨棍上，「是啊，綦大小姐，我們正巧談好了，妳這……」

綦瑤見他們一搭一唱，也不生氣，仍然態度從容地微笑著，「路大人、應少主，看來是我來遲了，不過路大人可不能厚此薄彼，今日您與應少主喝酒，下次可也要赴綦瑤的宴席啊。」

「一定、一定……」路斑敷衍著笑答。

「那就先謝謝路大人了，路夫人知道了這個消息一定會很高興，我要快些去告訴她。」綦瑤很乾脆，一副不準備打擾兩人飲宴的模樣，告了罪就要退去。

路斑的笑容不由僵在臉上，他方才的敷衍怎麼就變成真的了？沒想到他只是隨口一說，下一次就非得與綦瑤合作不可，否則若是妻子計較起來，他還真的很難做。看來綦瑤已經把他對妻子的畏懼調查得一清二楚了，能想到由妻子那處下手，而非正面找他談生意，用幾句話就搞定了下回與朝廷的合作案，這女人果然不是泛泛之輩啊！

應天麒也在內心暗自佩服著，綦瑤只是走進來說了三言兩語，就搞定一樁大買賣，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，卻斷了他下一次先與路斑接洽的路子，等於把兩人較勁的天平又扳回了一點。

厲害，厲害，不愧是他從小戰到大的對手啊！

此時，原本要離開的綦瑤突然腳步一頓，回頭意味深長地看了應天麒一眼，「應少主，記不記得上回在碼頭，我和你說過的話？」

應天麒挑了挑眉，頓時明白了，她指的是那句「這口氣我遲早會討回來」。

「看今日之事，妳已經做到了啊。」應天麒勾起唇角，很坦然地說道。

「不夠，還不夠。」她對於老勢在必得，哪裡是搶了應天麒下一樁未知的生意能彌補得回來的？那可是關係到妹妹們的下落。

綦瑤雖是微笑著，但笑意並沒有進到眼底，「應少主，我可等著你主動來找我呢。」說完一句意味不明的話，她沒有再看他一眼，飄然而去。

第2章

既然接下了朝廷的採購案，應天麒在宴請完路斑的隔日便到藥倉內視察，務求藥材的存量足以應付交貨的需求。

這個採購案路斑給了他三個月的時間，可以陸續交貨，到最後共需交出五萬份以上的金瘡藥，藥材所需的分量非常驚人，京城也只有應家與綦家接得下來，所以應天麒絕不允許其中出了什麼問題。

他十分認真的邊看著成堆的藥材，一邊聽著藥倉管事的報告。

「……于老承諾下一趟船會再送來我們所需的藥材，目前已到的有川芎一千五百斤、馬錢子七百斤、當歸七百斤、升麻一千五百斤、白芷一千五百斤……」

應天麒點了點頭，這些藥材要應付五萬份金瘡藥是不可能的，但這足以做出一萬多份金瘡藥，第一次交貨給路斑應該沒有問題，何況之後他們仍會持續採購，于老也會陸續將藥材送來，只要材料的來源不斷，那麼這筆生意的成功可謂十拿九穩。

然而，在這之中，偏偏有一樣藥材不足量。

應天麒走了一圈藥倉後，濃眉緊緊地鎖了起來，「怎麼止血草只有一百斤？」止血草可是金瘡藥的主藥，其中止血的成分都靠這種草，即使換了其他配方，效果也沒有止血草那麼好，如果只有一百斤，其他的藥材就算足量了也沒有用。

藥倉管事面有難色地道：「少主，我們已經盡全力在收購了，但現在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市面上的止血草大缺貨啊。」

「于老那邊呢？」應天麒的心微沉。

「于老是北方的大藥材商，但止血草南方才有種植，而且大多仰賴向異族進貨，于老說了，他即使拿得出止血草，也不及我們所需的十分之一。」藥倉管事嘆了口氣。

「這麼重要的事，你們怎麼沒有及時稟報我？」應天麒不滿地問。

藥倉管事的臉更苦了，「少主，不是我們不稟報，是根本來不及。原本我們收購得好好的，誰知止血草半個月前突然像斷貨了一樣，極難收購，我們想稟報，但您去了外地啊……」

應天麒微瞇著眼，想起半個月前他剛接到于老，接著便隨于老去外地巡視了一個藥園，回來後又馬上聯繫了路斑的事，所以藥倉的延誤稟報確實不能完全怪他們。

「止血草雖然不是普遍的藥材，但市面上一向貨源充足，怎麼會缺貨……等等！」半個月前？于老？

應天麒突然想起在金玉酒樓時，綦瑤臨走前那個勢在必得的笑容，他突然領悟過

來，表情變得十分精采。

這應該就是那小妞妞的報復吧？在京城裡也只有她有這般能力可以直接受異族那裡搶貨，很乾脆地讓京城裡的止血草斷貨。要知道，綦家在南方已然經營數百年了。

應天麒搖頭苦笑，喃喃自語道：「綦瑤啊綦瑤，我還是小看了你的手段。」

他的隨身小廝小四站在旁邊，一聽到綦瑤的名字，眼睛立刻發亮，「少主，您的意思是止血草會斷貨，是綦小姐造成的？」

「除了她還會有誰呢？我搶走了于老，她定然會報復的。」應天麒幾乎已經確定就是她了。

「綦小姐真是太厲害了，又美麗又有能力，京城的女子哪個能及得上她呀！」提到才貌雙全的綦瑤，小四滿心崇拜，「少主，您與綦小姐自小對門而居，與她交情不是一般的深厚，要追求她也比別人多了絲機會，要不您——」

「我追求她？」應天麒眉毛一挑，不以為然地道：「她追求我還差不多。」

「少主明明就和綦小姐很配啊……」小四表情古怪的咕噥了一陣，「難道少主是嫌綦小姐已經二十歲了，年紀太大？」

「若是我喜歡的人，就算她的年紀比我大，我也不在意。」應天麒認真地道。

「所以少主您真的喜歡綦小姐？」小四興奮了起來。

應天麒微微一頓，臉色沉了下來，居然有種惱羞成怒的感覺。

小四沒發現主子臉都板起來了，猶自鼓吹道：「那就快去追啊！綦姑娘美麗聰慧又落落大方，到時候被人搶了，您就欲哭無淚了。」

「我知道你崇拜綦瑤，但不要把本少主我也牽扯進去。」應天麒終於忍不住敲了下小四的頭，「你口中美麗聰慧又落落大方的女人搶光了市面上所有的止血草，讓我們的生意進行不下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小四低鳴了一聲，可憐兮兮地揉著自己的頭，不敢再說。他知道自家少主非常愛面子，因為與綦家小姐一直旗鼓相當，互相較勁，要他主動承認喜歡綦小姐，根本不可能。

應天麒看著小四那副模樣，好氣又好笑地道：「不過你倒是沒全說錯，本少主的確要快去追她，還得追到她家門前。」

「真的？」小四哭喪的臉馬上變得喜孜孜的。

這表情簡直沒自尊啊……應天麒忍不住又給他一記栗爆，並道：「不追到她家門前，我到哪裡去生止血草？到時候我被她搞倒了，以後叫你上街去要飯！」

「小姐啊，妳今兒個怎麼看起來這麼高興？」玉兒送了一壺熱茶到大廳，卻見綦瑤靠坐在窗邊的太師椅上，帶著一抹淺笑望著大門的方向，不禁疑惑地問著。

「我很高興嗎？我一向都這樣子啊。」綦瑤聞言馬上收起了笑容，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。

不過玉兒的腦袋瓜左偏右偏、橫看豎看，越看越不對勁，搖著頭道：「不對不對，

小姐今天看起來好像在期待什麼似的……嘖嘖嘖，還特地穿上了新的粉色襦裙呢！」

像是被人說中了什麼，綦瑤站起身來，遠離了窗口，否認道：「我……我才沒期待什麼呢。」她……她才不會承認自己在期待那個人來，對，她才不期待！

小玉正待再問，門房突然來到大廳，朝著綦瑤稟報道——

「大小姐，應家的少主求見。」

綦瑤美目一亮，「讓他進來。」

待門房去帶人，綦瑤整理了下心情，順了順頭髮，抿了抿紅唇，確認混身上下看起來都很完美後，便又擺出那副冰清玉潔、不容侵犯的高傲姿態。

「原來如此……」玉兒在旁邊看到這幕，差點笑出來，「小姐真是太假惺惺了……」綦瑤瞪了她一眼，玉兒馬上機伶地說要去泡茶，接著溜得不見人影。

天知道她才剛送來熱茶，根本就是想留機會給綦瑤與應天麒獨處。

此時門房已領著應天麒進到大廳。

綦瑤無暇與自己的小丫頭計較，全副注意力都放在了應天麒身上。

「應少主今日前來，真是令寒舍蓬蓽生輝啊！」她微彎唇角客套著，好像真的在恭維他似的。

「小妞妞，妳明知道我會來找妳。」應天麒哪會聽不出她的暗諷，只能嘆息道：「這次算妳厲害，居然來這麼一招釜底抽薪，讓我即使接下朝廷的大案子，也只能抱著滿倉的藥材望之興嘆啊。」

「喔？我聽不太懂應少主的意思呢。」她的美目一凝，方才的笑容馬上收了起來，「尤其在你叫我小妞妞的時候，我更是聽不懂。」

然而落在應天麒眼中，她這反應倒顯得可愛，是兩人爾虞我詐交手時唯一的清流，純然無偽的反應，讓他樂此不疲地逗她。

不過今天顯然不能再這麼玩下去，他只好硬生生地改口，「小妞——好吧，綦大小姐、綦姑娘、綦當家，現在全城的止血草應該都在妳的倉庫裡吧？請問可否賣一些給區區在下鄙人不才小弟我呢？」

「止血草，我藥倉裡堆得像山一樣，但我為什麼要賣給你？」他的來意她自然明白，不由得拿喬。

「看來我攔截了于老，真是把妳給得罪狠了。」應天麒搖頭苦笑，「我當然不會讓妳白白付出，除了藥材我會以高價進貨之外，我還會奉上一條妳亟需知道的消息。」

「我亟需知道的消息？」綦瑤疑惑地望著他。

「沒錯，妳來看看這個。」應天麒由懷裡拿出一份卷宗，在桌上攤開來，招她過來一起看，「這是我趁于老酒酣耳熱之際套出來的東西。他承認自己以前做過人牙販子，趁著戰亂拐帶小孩賣到外地，畢竟當年京城以南雖亂，但北方仍算安定，而且只要說這些孩子來自京城，那價錢就可以翻上好幾倍。于老鋌而走險，賣了好幾年孩童，因為人數眾多，賣過哪些孩子，他自己都不清楚。」

他聚精會神地敘述著，沒看到綦瑤望著他，原本犀利的美目轉為動容，甚至有著

一絲無措。

「而我手上這一份，是他印象中買量比較大的大戶。我猜想當年菡妹妹及卉妹妹如果真落到了于老的手裡，憑她們的出身，價格一定不會低，買得起她們姊妹的人家財力必然不俗，這幾個大戶可能性較高，我便全紀錄了下來。」他讓她大致瀏覽一遍後，大方地將卷宗交到她手裡。

她甚至還沒答應將止血草賣給他。

「你……」綦瑤難以形容她所受到的衝擊。她原本搜括市面上所有的止血草，就不是想向他勒索什麼，只是想要求他讓她接觸于老問個清楚。

不過她問的事情太敏感，很可能激怒于老，到時候也許會害應天麒的生意沒得做，所以這個要求並不是沒有風險，然而應天麒卻把這些事都替她做好了，而且比她想像中的更好，讓她一時不知該怎麼反應，只能呆呆地看著他。

「小妞妞，妳這副呆樣我好幾年沒看到了。」應天麒輕笑起來，沒有人知道他有多愛看她這個表情。「我知道妳在想什麼，菡妹妹、卉妹妹同樣和我一起長大，她們對我來說也像妹妹一樣，妳一直沒有停止尋找她們，我又何嘗不是？」

他只提到了綦菡、綦卉，卻沒有提到她的名字，綦瑤莫名地心焦了起來。

「那我呢？」她想都沒想就開口問了，「你把菡兒、卉兒當妹妹，那我呢？」

沒料到她問得這麼直接，應天麒怔了一下，隨即眼帶笑意地回答，「我倒是從來沒有把妳當成妹妹。妳沒聽我從小叫她們菡妹妹、卉妹妹，卻叫妳小妞妞嗎？」他用曖昧及勾引的眼神放肆地看著她，並用低沉誘人的嗓音賣了個關子，「……妳希望我當妳是什麼？」

綦瑤這才發現自己似乎洩露了什麼心緒，當下有些慌亂，不過長年在商場上打滾，她很快就收拾起心情，故作鎮靜地回答，希望他不會瞧出她的不妥，「……那自然是當成可敬的對手了！」

「可敬的對手？」他玩味地看著她，「妳這麼說，那就是了。」

他這句話把剛才兩人之間那種微妙的男女之情給輕描淡寫地帶過了，綦瑤鬆了口氣，心中卻有幾分失落。

不過這次他真是幫了大忙，她真心地向他道謝，「……謝謝你。」

她的真誠讓應天麒勾起唇角，「要得到妳這一聲謝謝可困難著，生意都差點讓妳斷了，妳是否該好好補償我？」

「我明天會派人把止血草送到你們的藥倉去。」她鄭重地承諾。

「欸，這止血草是我高價買的，不能算是補償。」應天麒朝她搖了搖手指頭，這次他默默被她擺了一道，若是這麼好搞定，哪裡還有資格繼續和她玩下去？

「那你要什麼？」綦瑤柳眉微皺，總覺得他俊朗的臉上充斥著不懷好意。

果然，應天麒有些壞心眼地笑了起來，「小妞妞，妳知道嗎？我一直很想念妳小時候甜蜜蜜地叫我麒哥哥，逗得妳開心了，還會湊上前來親我一口……」

「應天麒，作你的春秋大夢！」

「哈哈哈哈……」

綦瑤過濾了每個于老當年的主要交易對象，除去了幾個不可能的傢伙，再四處打探，最後將目標鎖定在一個名叫許源的富商身上。

這許源長得肥頭大耳，生性很是怪異，不僅好女色，而且上從半老徐娘下至垂髮孩童都不放過。他的產業主要在北方，但戰亂之後，他便在京城建了一個別館，讓人稱他許員外，成天風花雪月，玩弄女性，在京城之中聲名狼藉。

許源身旁永遠都跟隨著兩名武功高強的侍衛，片刻不離身，由此便可見這傢伙壞事做多了，怕落單被人給宰了。

「小姐，妳這麼做真的好嗎？」

玉兒跟著綦瑤來到了西市裡的綦家藥行，美其名是來視察，事實上卻是另有目的。綦瑤很少如此張揚，平常的她最討厭拋頭露面任人窺視或欣賞，這次卻刻意打扮了一番，又一直站在藥行的待客廳，顯然是故意引人注目。

「玉兒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」綦瑤臉色平靜地道。

「小姐，妳前陣子特意去參加什麼詩會，驚艷了眾人一把，那根本不是妳的作風，妳是想要吸引那個許員外的注意，但如果他真的纏上妳，只怕小姐想用都用不掉啊！」玉兒不依地跺起腳來。

綦瑤搖了搖頭，「我若不用這種方式引起他的興趣，如何知道我要的消息？」

「小姐，妳這根本是拿自己的閨譽開玩笑，那個許員外的名聲可是臭不可聞，沒有哪家的小姐會想和他扯上關係的！」玉兒急急道。

「我的閨譽早在選擇接下家業、以一介女流之身與那些男人周旋時，就已經不怎麼樣了，現在只是更差一點，若是能達到我的目的，那些犧牲又算什麼？」綦瑤定定地看著玉兒，「總而言之，這件事我已經決定了，妳不必多言。」

玉兒又氣又急，欲言又止之時，外頭一個肥大的身影，帶著兩個隨從大踏步進了藥行。

光是看到這個人，玉兒的心就涼了半截，想著真是怕什麼就來什麼，那傢伙果然來了。

「這不是許員外嗎？」綦瑤仍維持著一貫的清冷，客氣地迎了上去，「不知今日前來，是需要些什麼東西？請坐，玉兒奉茶。」

即使知道小姐是刻意支開自己，怕自己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，玉兒仍得聽命，忍住所有的氣急敗壞，繃著一張俏臉而去。

許源壓根沒注意到這個小丫頭的異狀，因為他全副心神都已經被綦瑤迷走了。

瞧瞧、瞧瞧，多標緻的美人啊！身著黛紫色上繡金線牡丹的長裙，腰間是沙金色絲綢軟帶，還綴著粉白流蘇，凸顯了她高貴典雅的氣質，走起路來搖曳生姿，步步生蓮，幾乎將許源看凸了眼。

幸好他還沒真的忘我到就這麼撲上去，只是一雙瞇瞇眼沒有離開過綦瑤身上。「綦大小姐，上回在詩會見到妳的風采，真令許某魂牽夢縈，所以特地上門一敘……」

綦瑤深知男人的心理，所以並沒有表現得特別熱情，不過做生意的手腕倒施展得很自然，「綦瑤可不希望常在我們藥行看到許員外呢。」

「哦？」許源眉一皺，肥臉顫動得更厲害。

綦瑤掩面一笑，「來到我們藥行都是治病、配藥居多，許員外看來紅光滿面、心寬體胖，應當沒有這個需要，所以我自然不會希望常在這裡看到許員外了。」

美人一笑，差點讓許源失了魂，而綦瑤的風趣也讓他感到自己似乎又接近了她一步，不由鬆開眉頭，笑顏逐開，「綦大小姐說笑了，許某想見綦大小姐，也只能來此解解思念，否則許某可沒辦法請得動妳啊。」

綦瑤眨了眨眼，「我也不是什麼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千金大小姐，出門在外做生意，偶爾會監送貨物什麼的，哪裡像許員外說的架子這麼大呢？」

這番話無疑暗示了什麼，說得許源心花怒放，「那好，那好，在下就向綦大小姐買個百八十斤的藥材，只是要勞煩綦大小姐替我押一趟貨了，沒有妳親自送貨，我不放心啊……」

廳內，兩人談笑風生，彷彿交情非凡。

此時應天麒正帶著小四經過外頭，不經意地往綦家藥行內看了一眼，就看到這個畫面，眉頭瞬間高高隆起。

「那不是許員外嗎？那頭肥豬怎麼跑到綦小姐的店裡，還色迷迷地看著綦小姐呢？他們許家又不做藥材生意。」小四率先發難，他可是綦瑤的忠誠支持者，對於許源這種可能危害到她的急色鬼，自然沒有好印象。

「綦瑤即使到店裡也很少像這樣在待客廳內亮相，要不就是她為了避嫌，不將許源迎到內室接待；要不就是她特地盛妝打扮，想吸引許源接近她……」應天麒的俊臉沉了下來。

「應該是前一種吧。」小四猜著。

應天麒卻搖搖頭，「我倒覺得是後一種。聽說綦瑤最近去參加了一個詩會，許源自詡風雅，時常流連舉辦詩會、棋會的地方，看來他們就是在詩會上認識的……」

「但是以往綦小姐從不參加那種場合啊，她突然去做什麼？」小四腦袋一下子轉不過來。

越思忖，應天麒越覺得不妙，看著綦家藥行的神情也越冷峻。「許源、許源……只怕她看了我給她的那份名單後，打算用最極端的方法……但願她不要傻到作繭自縛……」

「少主，您的意思是綦小姐是自己去招惹許員外的？」小四難以置信地瞪大眼。應天麒沒有回答他的問題，只是又深深看了一眼綦家藥行，若有所思地道：「小四，找幾個人幫我盯著許源，希望這傢伙不要真的色慾薰心，逼得我對他出手……」

應天麒的擔憂成真了，綦瑤不避諱地與許源多次接觸，甚至連袂參加京城裡的詩會、棋會等等，雖然兩人並沒有任何親熱逾矩的舉動，但因為許源的臭名昭著，連帶綦瑤也引來了許多言語攻擊與嘲諷。

雖然綦瑤年紀大了些，但全城依然有許多青年才俊把她當成夢中情人，所以當這

樣的消息一傳開，他們立刻哀鴻遍野，深恨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。當然不乏有人替綦瑤開脫，但大部分仍對她指責譏諷，說她愛慕虛榮、人盡可夫，根本是看上許源的財富云云。

綦瑤對此置若罔聞，一樣與許源一起參與詩會，只不過她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讓他碰她一下，在人前許源也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樣，所以輿論只能酸溜溜地撻伐兩人，沒有人能拿出真憑實據說兩人真的有什麼苟且。

可是這樣已經夠難聽了，當消息傳入應天麒的耳中，他震怒地一把將手上的藥材給捏碎了，看得小四心驚膽跳。

「到綦府去。」第一次要交貨給兵部的日期在即，但應天麒管不了那麼多了，拋下應家藥行裡的一堆麻煩事，他大步出門往綦家的方向走。

小四鮮少見到冷靜機智的他如此暴怒，連忙拔腿跟上。

應家藥行離綦家並不會很遠，不到一刻鐘的時間，應天麒已經來到了綦家門口。這一回不待小四詢問，他逕自上前將綦家大門拍得震天價響，嚇得門房領了兩個護衛才敢來開門。

「我要找綦瑤，我知道她在裡面。」應天麒鐵青著臉道。

應天麒從小到大來過綦府的次數多得數不清，往往是笑容可掬、態度和善，然而今日卻來勢洶洶，門房被他的氣勢震住，居然忘了先請示綦瑤，直接將他迎到大廳。

綦瑤坐在廳內沉思，忽見門房帶著面色不善的應天麒進來，皺了皺柳眉，卻沒有出言指責。

將人送到，門房便灰溜溜地閃人了，兩名護衛及玉兒也被小四給又勸說又推拉地來到了廳外，大廳裡剩下綦瑤及應天麒兩人獨處。

「綦瑤，妳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傻事？」應天麒率先開了口，當他連名帶姓地叫她，而不是親熱地稱她小妞妞時，代表他現在無比認真。

綦瑤連問都不用問就知道他在說什麼，不過她只是繃著俏臉，冷冷地回道：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」

她這撇得一乾二淨的回答，當真激怒了應天麒，他怒道：「我怎麼可以不管？于老的名單是我給妳的，妳如今接近許源，顯然是把他當成調查的目標，但妳也不必和他同進同出，不必一副與他交情匪淺的樣子吧！」

聽他音調拉高，綦瑤也不滿了，直視他，厲聲反駁道：「我承認我接近他有目的，可如果不讓他信任我，我如何查清我想知道的消息？」尤其他身邊永遠有兩個高手護著，若不支開這兩個人，讓他相信她不會對他不利，願意與她獨處，她永遠無法問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

但她的顧忌對應天麒來說卻不是問題，因為他根本不認為她需要用這種手段。他嚴肅地道：「妳沒聽到外頭現在將妳說得多難聽嗎？這樣會賠上妳的名聲，妳到底知不知道？」

「名聲？一斤值多少錢？」綦瑤冷笑著，一股委屈由她內心湧起，只是她不會讓他知道，「我綦瑤最不在乎的就是名聲！」

應天麒發現她像隻刺蝟一般，突然覺得自己說的似乎有些過頭了，遂深吸了口氣，讓自己儘量冷靜下來，緩緩道：「妳不要逞強，沒有女孩子不在意名聲。」可惜他的冷靜並沒有傳達到她身上，反而讓她長久以來壓抑在心裡的那種委屈更加強烈，所有不甘心、不服氣、不公平的心情，不由得一下子全爆發了出來。她咬緊牙根，一字一句清楚地說道：「從我父親去世，我一介女流卻需要拋頭露面做生意，以光大家業時，我便沒有名聲了，更何況我都二十歲了還沒嫁出去，全城的男人只貪我美色，卻沒人敢娶我，你覺得我還有名聲嗎？」她越說越激動，眼眶都紅了，最後一句話甚至是大吼出來，「名聲那種東西，早就被我拋棄了！」

這句話如雷重重地擊打在應天麒心上，他彷彿感受到了她的悲哀、她的傷痕，連帶著讓他也難受了起來。

他脫口說道：「我可以幫妳。」

綦瑤搖了搖頭，退了一步，離他更遠了。「對，你可以幫我，但你能幫我多久？而且這還不是一般的小事。」

應、綦兩家的生意是敵對的，應天麒的父母早就對她及綦家頗有微詞，日後應天麒總會娶妻生子，會有自己的家庭，到時候難道他真能不顧自己父母、自己妻兒的感受，傾盡全力去幫一個外人？

支撐家業這些年來，綦瑤體會最深的一點就是靠山山倒、靠人人跑，靠自己最好。而且她也只能靠自己了，連長久以來一直看著她是如何付出的他，現在都來質疑她的做法，她還能依靠誰？還能信任誰？

與其說她今日的失態是因為氣他，還不如說是失望，她一直認為他是不同的，而且非常不同，就算不贊同她，也不該質疑她，更不會阻止她。

應天麒被她說得啞口無言，他很想做下承諾，但他知道這種事空口說白話她是不會相信的，而他在真正做到之前，也覺得用這種空泛的承諾去制約她的行動很無恥。

見他無言以對，綦瑤終是悲哀地道：「所以，只要能找到我妹妹，名聲那種早就被我拋棄的東西，再拋棄一次又如何？」

她的表情及語氣令應天麒一陣心痛，差一點忍不住伸手將她擁入懷中，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如此逾矩，他雖然有預感她不會拒絕，但趁人之危是最卑鄙的，他若真的這麼做，和許源那種人渣又有什麼兩樣？

他只能放緩了語氣，用溫柔的眼光包容她，解釋道：「綦瑤，我只是不想看妳受傷，妳用的方法太冒險、太激進了，萬一許員外看出了妳的意圖，很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妳所要承受的後果，會是妳承受不起的。」

瞧她似乎漸漸撤去了混身的防備，他輕嘆道：「或許妳不信任我，但我確確實實想幫妳，而有我的幫忙，妳的成功機會也會大增，至少這一次妳必須聽我的，放棄妳的計劃吧，綦瑤。」

這「放棄」二字又踩到了綦瑤的底限，原本開始放鬆的她，隨即又緊繃起來。

「我會注意自身安全的，你請回吧。」她冷冰冰地轉過身，下了逐客令。

這次的談話顯然是兩敗俱傷，應天麒還想說什麼，可是他知道綦瑤聽不進去了，只能長吁口氣，內心糾結地離開。

來到綦府大門之外，小四忍不住問道：「少主，綦小姐怎麼說？」

應天麒只是搖頭不語，讓小四的臉都黑了一半。

真要比難過，絕對沒有人比應天麒現在更難過。那小妞用的方式簡直是玉石俱焚，讓他只想綁住她，把她關在家中，讓她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愚蠢。

可惜他沒這個資格。

「小四，你放心吧，我會阻止她的，無論用什麼方法。」應天麒凝目朝著綦家大門望去，神情透出了一股堅定，眼神中有著抹不去的溫柔。

雖然他在商場上與綦瑤鬥得昏天暗地，兩個人是對手，但對彼此的欣賞也是真的。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為什麼這麼幫她，為什麼放不下她，雖然他嘴巴上從來不說。

他知道她也懂，雖然她也不說。

第3章

就在許源與綦瑤似乎打得火熱的時候，京城裡一個謠言很快地傳了開來，又引起一陣譁然。

聽說應家的少主應天麒與綦家的當家小姐綦瑤明明是對手，卻那麼惺惺相惜，甚至有些曖昧，是因為兩人早已私訂終身，只是礙於兩家的競爭，只能在私底下苦戀，無法修成正果。

而許源則是趁隙而入，用生意箝制綦瑤，逼得綦瑤不得已與他同進同出，棒打鴛鴦，也因此讓應天麒心碎不已、綦瑤黯然淚垂，兩個有情人從此被拆散，人各一方，雖住對門卻不得見，比什麼都心酸。

這下子京城裡崇拜應天麒的那些女子都忍不住同情起綦瑤，而喜歡綦瑤那些青年才俊也義憤填膺，雖然他們都不希望應天麒與綦瑤在一起，但比起被許源那種人拆散，大伙兒還是寧願有情人終成眷屬。

因此全京城的人一時間都沉浸在這個悲傷的故事中，痛恨許源那個不長眼的，只不過許源有錢有勢，還有兩個強壯的護衛，沒有人敢對他指手劃腳，多是背後罵兩句而已。

可是對綦瑤就不是這樣了，之前打擊綦瑤的那些言論，漸漸轉為同情與遺憾，她原本註定不堪的名聲，反倒開始被人平反了，讓她只覺得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是為什麼。

這個晚上，當綦瑤與許源連袂參與月明十五之夜定期舉辦的詩會時，從來沒參加過這種場合的應天麒居然後腳也到了。

許多才子佳人紛紛將意外的眼神投向那個表情略顯失意的男人，不由得全都聯想到了最近京城的傳聞。

「咦，那不是應家的少主應天麒嗎？他怎麼會來？」

「一定是為了綦瑤啊！你忘了他們私訂終身的事？」

在眾人竊竊私語時，有些人看不過去，特地來到綦瑤身旁，趁著許源在與別人交

談時，避開他而苦口婆心地勸道——

「綦姑娘，妳不去看看應少主嗎？落花人獨立，他看起來很是落寞呢。」

「雖然我不看好你們，但是許員外再有錢，如何比得上一片真情？唉，易得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。」

「你們何必勸呢？相思相見知何日，此時此夜難為情啊……」

畢竟是詩會，大伙兒開口閉口就是古人名作，聽得綦瑤十分無語。事實上整件事情的真相根本不是他們想像的那樣，她卻無從解釋。

不遠處的許源終於發現這邊引起的騷動，詢問了一下，聽到是應天麒來了，表情陡然一變，連忙帶著兩名護衛走回綦瑤身邊，而這一走，不免聽到許多風言風語，打壞了他今日攜美而來的好心情。

因此當他回到綦瑤身邊時，不禁不滿地問道：「綦瑤，其實我早就想問了，妳最近和應天麒的那些流言是怎麼回事？妳真的與他私訂終身了？」

「沒有的事，我也不知道那些消息是怎麼傳出來的。」綦瑤聽出了他的慍怒，認真回答著，說的可是實話。

既然綦瑤否認了，那麼許源便不再執著於那些流言蜚語，反而開始有信心，因為綦瑤若是心中沒有他，何必和他解釋？因此許源的自傲在這一刻膨脹得極大，盯著應天麒來的方向，包藏禍心地道：「那我們就去看看那應天麒搞什麼鬼好了。」綦瑤並不想與應天麒碰面，正想出言拒絕，但山不來就我，我來就山，應天麒居然自己先走過來了。

「綦瑤。」應天麒直接忽略了許源，「好久不見了。」

他那「深情款款」的模樣讓綦瑤不禁打了個寒戰，當即明白這陣子會流言滿天飛就是這傢伙搞的，看來他仍希望她放棄自己的計劃。

但她不會就這麼屈服的，因此回答他時有些沒好氣，「應少主，從來沒看你在詩會出現，你是故意來的吧？」

「我的確是故意的，妳知道我來做什麼。有些事不方便公開說，不是嗎？」他欲言又止，那種酸楚的神情，讓一干姑娘們芳心碎了一地。

感受到許源質疑的視線，綦瑤暗自瞪了應天麒一眼，「我們沒有什麼事不能公開說的。」

「是嗎？」應天麒嘆息，「難道妳忘了，就是那一夜，我們依偎月下，妳主動抱著我，向我訴說內心情懷——」

「我什麼時候和你有那一夜了？」綦瑤忍不住拔高聲音打斷他，免得他再繼續造謠。

「沒有嗎？八月十六，妳忘了？那一年，好像妳才十七歲吧？」應天麒見她忘了，十分沉痛地道。

她十七歲的八月，不就差不多是父親去世的那時候？綦瑤赫然想起父親出殯那日，她頓覺孤獨無依，月下惆悵之時，他特地前來安慰，她忍不住在他懷中哭泣發洩。雖然她無法忘懷當夜之事，但那明明不是什麼私訂終身啊！

綦瑤不由得啞口無言。

她的沉默令許源起疑，「綦姑娘，真的有那一夜？」

「真的有。」應天麒代她答了。

「但那不是——」綦瑤正想解釋，卻被應天麒打斷。

「妳說，那一夜是不是妳主動撲向我、抱住我的？」

「是沒錯，可是——」

「然後妳還向我說了許多心事，我相信那些話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但是你不能把它當作——」

「妳都承認了，卻不願正視我們之間的感情，那我也沒什麼好說的了。」應天麒撫住胸口，像是心痛至極。

雖然他表面演得精湛，讓綦瑤又急又氣，但接下來的話卻是發自肺腑，「妳放心，我今日只是想來告訴妳，有什麼困難妳都可以告訴我，我會幫妳，千萬不要屈服於惡勢力之下。」

這惡勢力顯然指桑罵槐，許源跳腳，「應少主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應天麒一臉莫名其妙地望向他，「我能有什麼意思呢？不知許員外想問我什麼？」

我方才只是與綦瑤敘敘舊，難道說中了什麼令許員外不快？」

在旁邊旁觀的人，見許源三言兩語就被奚落得接不上話，不由嘻笑起來，這令許源更加惱怒。

很顯然，比嘴皮子，許源節節敗退，不過他說不過應天麒，卻不會讓應天麒好過，一道詭計突由心生，他的表情也從憤怒轉為陰沉。

「你……很好很好，伶牙俐齒，本員外還不知道應少主這麼會說話。」許源惡意地盯著他，「不過這裡是詩會，應少主可不能只會耍嘴皮子，肚子裡要有點東西才行啊！」

應天麒挑了挑眉，他似乎可以預料到許源會說什麼，眼中帶了點提防。

「不如我們各做一詩，讓眾人品評如何？」見到他的反應，許源果然不懷好意地詭笑起來。

這應天麒今日顯然是來找綦瑤，對於作詩，他深信應天麒絕對沒有研究，屆時自己做一首好詩將他狠狠比下去，一方面在綦瑤面前出出風頭，另一方面，被眾人恥笑的可就要換成應天麒了。

「好啊，好啊，我們也想瞻仰一下應少主的詩作啊！」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年輕才子們跟著叫囂起來。

應天麒沉著臉，像是陷入了為難，直到許源那奸險的笑容落入他眼中，他才勉強應允道：「好吧。」

許源就等他這句話，立刻哈哈大笑起來，「那就請綦小姐替我們出個詩題吧。」

綦瑤見兩人真的對上了，不由有些心慌。許源人雖下流，但才學不俗，否則也不會一天到晚參加詩會了；至於應天麒，她自幼和他玩到大，從沒有聽他做過什麼詩，用猜的也知道應天麒對上許源，贏面太小了。

可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綦瑤也不能偏幫應天麒，只能輕嘆口氣，抬頭望望天上的明月，說道：「那便以月為題，請兩位賦詩一首吧。」

「好，我先來！」許源一聽大喜，佔得了先機，思索片刻便搖頭晃腦地吟起詩來。
「明月映穹蒼，嫦娥斜倚窗……」吟到這裡，許源特地看了綦瑤一眼，顯然他此處是用嫦娥比綦瑤了，「……廣寒清寂冷，心念誰家郎？」

這是在問綦瑤芳心誰屬了，她自然不會在這個當口搭話。

許源在詩會混久了，結交了一群酒肉朋友，在這種時候自然要大力替他造勢。

「好詩、好詩！」

「嫦娥傾國傾城，念的自然是我們許家郎了，哈哈哈……」支持許源的那一小群人鼓噪笑鬧起來。

許源越發志得意滿，拋給了應天麒充滿挑釁的一眼，「怎麼樣，換你了？」

應天麒對此不以為忤，瀟灑笑道：「雖然我從小到大沒做過幾首詩，但既然許員外提出挑戰，那我就獻醜了。」

他抬起頭，故作深沉地望著明月，那翩翩美男子的姿態一下子迷住了諸多詩會上的少女們，連綦瑤都是眼神一凝。

「月兒圓又圓。」

第一句是像兒戲一般的開頭，令在場眾人都笑了出聲，尤其是許源，更是笑得混身肥肉顫動。

應天麒對眾人的訕笑似乎毫無所覺，手突然指了指天上，繼續吟道：「嫦娥在上面。」

第二句一點美感都沒有，引來的笑聲更大了。

許源更是出言嘲諷道：「果然是獻醜，這也叫做詩，真是笑死人了。」

應天麒忽而定定地望著許源，露出一抹邪氣的笑，「月兒圓又圓，嫦娥在上面，傾國傾城貌，天蓬亦被貶！」

傳聞天庭的天蓬大元帥豬八戒，就是酒後看到貌美的嫦娥，出言調戲，所以被貶去護送玄奘西天取經，應天麒顯然是用了這個典故。

連結方才那群人恭維許源的話，嫦娥念的是許家郎，可沒說是因為思慕，如果以應天麒的詩來看，那就是把許源比做豬八戒，而嫦娥念許家郎是因為痛恨。

因此當應天麒將整首詩都做出來時，在場眾人當下一陣沉默，綦瑤則張大了美目，有些難以置信的看著應天麒，臉上的表情有些古怪。

應天麒倒是直接，直指許源這豬八戒想覬覦像嫦娥般美麗的綦瑤，反正以他的身分，也不用忌憚許源有錢有勢，若兩人身家真要比起來，應天麒可以打趴好幾個許源。

下一瞬，眾人哈的一聲全大笑起來，綦瑤的臉上也不禁染上笑意，只是許源在身邊，她不能笑得太明顯，一時之間憋得俏臉都紅了。

「哈哈哈哈……好詩好詩，好好笑的詩……」一群早就看許源不順眼的才子們拍腿大笑，一點面子也不給，惹得許源一張肥臉漲成了醬紫色。

「應少主奇思妙想，這兩首詩一比，意境上顯然勝出太多太多了……」還有人酸言酸語，將這「意境」兩字硬是說得用力。

許源又羞又氣，失卻風度地指著應天麒罵道：「應天麒，你這詩是衝著我來的？」

應天麒泰然自若，完全沒有被許源的暴怒所影響，聳肩攤手道：「唉，許員外，在下的詩沒有指名道姓，你今日是怎麼了，為什麼每件事都拚命挖洞自己跳下去呢？」

許源氣得都快昏厥過去了，綦瑤忍不住遠離了一步，怕這胖子真的倒下來，被他波及可不得了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很好，我們走！」許源惱羞成怒，就這麼甩袖而去，連綦瑤都顧不上了。

他身邊的兩名護衛只能急忙跟上。

許源這氣急敗壞的模樣，令在場的眾人笑得更大聲了。

綦瑤並沒有追過去，她可不想自討沒趣，而且她已經想出之後要怎麼利用現在這個情勢達到她目的的辦法，所以她並不是很生氣，只是無奈地看著應天麒，質問道：「你是故意的？」

「對，我是故意的。」應天麒大方承認了，「但你看看四周眾人，相信他們都喜歡我的故意。」

他編出了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又氣走了故事中的反派豬八戒……嘵不，是氣走許源，眼下正得人心，她當然不會傻到去觸犯眾怒，直接否認兩個人有任何關係，或者學許源當場跟他翻臉。她只語重心長地道：「你不希望我作繭自縛，但在我看來，你這才是作繭自縛。」

綦瑤始終知道應天麒的父母不太喜歡她，雖然是對門鄰居，可自從她接下家業當家開始，他們就再沒有正眼看過她一次。現在應天麒放出這種與她關係匪淺的謠言，只怕他自己很難向應父應母解釋。

「我不擔心。」應天麒坦然道。

她真是拿他沒辦法，他有辦法就好，反正他的父母會有什麼反應，都不關她的事。

「即使你這麼說，我也必須告訴你，我不會放棄的。」綦瑤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轉身便要離開。

「我也不會放棄的。」應天麒望著她的背影，露出了一個高深莫測的淺笑。

那離開的身影頓了一下，似乎輕輕逸出了一聲長嘆，最後決絕地消失在眾人的視線中。

只不過綦瑤想都沒想到，他們兩個那句「不放棄」，彷彿成了兩人相愛的鐵證……

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」應府中，一名面貌皎好，年約十七、八歲的婢女急急忙忙地來到了偏廳。

此時應天麒的父母正在裡頭喝茶歇息，一聽到這喊聲，心齊齊提了起來。

「琉璃啊，你怎麼匆匆忙忙的，是發生了什麼大事？」應母有些緊張地問道。

這名婢女是應母的貼身小婢琉璃，她自幼在應家長大，很得應父應母的歡心，雖然名為婢女，但她要做的事並不多，且地位隱隱比其他奴僕高出一截，也因此在她乖巧的外貌下，隱藏著高傲的一面，比如說，她絕對不甘於只做一個小小的婢

女；比如說，她看上的男人必須又富有、又年輕、又英俊，而且還要風度翩翩，而全京城最符合她要求的，似乎只有一個人……

只是這一面，她當然不會在應家雙親的面前表現出來，在他們心中，她永遠是那個忠於應家、乖巧伶俐、毫無心機的小婢女。

所以琉璃表現出來的急迫，表面上看起來絕對是真誠的，「夫人，最近京城裡一直流傳著一個謠言，說我們少主與對門綦家的綦大小姐已經私訂終身，可是綦大小姐最近卻與惡名昭彰的許員外走得很近，我怕這種消息對我們應家的名譽有損啊！」

聽到這番話，應父皺起了眉，擺擺手道：「我們早就知道了，也為此心煩著。唉，如果對門的綦老爺沒死的話，說不定我們兩家幾年前就結親了，可惜他死得早，綦瑤逼不得已拋頭露面做生意，現在應該二十歲了吧？這種女子已經沒有資格進我們應家門了。」

應母倒是好整以暇，「放心吧，天麒與綦瑤從小一起長大，要有些什麼早就有了，我想天麒不會那麼傻的。」

「老爺、夫人，奴婢原本也是這麼想，不把那謠言當一回事，可是昨天發生了一件事，讓奴婢不得不重視啊！」琉璃見兩老不以為意，連忙加油添醋了一番，「奴婢有個朋友是黃家大小姐的婢女，黃家大小姐以文才見長，時常出入京城的詩會。昨日十五恰好是京城的例行詩會，那婢女也跟著黃大小姐前去，沒想到她看到少主也在詩會現身了。」

「天麒這孩子雖然很少去那種場合，不過他文才不俗，偶爾去一次有什麼奇怪的？」應父覺得琉璃有些大驚小怪。

「但是，少主去詩會是為了綦大小姐啊！」琉璃賣足了關子，才把最關鍵的消息一次說出來，更增添了衝擊感，「聽說少主一去，就表現出與綦家大小姐兩情相悅、卻被許員外逼得分開的樣子，然後還與許員外爭風吃醋，鬥起詩來。當然，我們家少主技高一籌，將許員外氣走，可現在全京城的人都在說這件事呢。」她說得彷彿身歷其境，繪聲繪影，讓應家夫婦也跟著著急起來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妳說的是真的嗎？」應母終於坐不住了，猛地站了起來。

「千真萬確啊！尤其是綦大小姐，竟利用自己的美貌遊走在兩個男人之間，簡直……簡直傷風敗俗，千萬不能讓少主接近她。」琉璃說得咬牙切齒。

應氏夫婦倆因為太過關心此事，慌了心神，看不出琉璃那深埋的恨意。

琉璃從小就看著應天麒與綦瑤玩耍，她卻因為身分的關係無法加入，且綦瑤比她漂亮又比她能幹，還有著豐厚的身家，在這種長久的自卑之下，她的嫉妒化成了恨，她相信自己只是投錯胎，否則除了外貌，自己的一切都不會輸給綦瑤。

應家是她最後的堡壘，但綦瑤長久以來與應天麒曖昧不清，等於一腳踏進了她的地盤，叫她如何不怒，如何不恨？

「沒錯，絕對不可以！」這次換應父站了起來，「去把天麒給我叫來，我要問個清楚！」

琉璃應了聲，連忙前去找應天麒。

恰好今日應天麒在書房處理生意上的事，一聽父母召喚，很快便與琉璃到了偏廳。一見到應天麒，應父也不囉唆，單刀直入地說重點，「天麒，聽說你昨天去了詩會？」

「是的。」這沒什麼好隱瞞的，應天麒坦白回答。

想不到應父微微變了臉，「你……你真是為了綦瑤去的？」

「沒錯。」應天麒仍然坦然地答道。

「混帳！」應父發怒，「你知不知道現在京城謠言滿天飛，說你與綦瑤私訂終身，為了她與人爭風吃醋，現在居然還跑到詩會去與人鬥詩？簡直丟盡我們應家的臉！」

面對父親的怒火，應天麒不疾不徐，平靜地反問道：「爹，您與已故的綦老爺是好友吧？」

「是，不過——」應父的話直接被應天麒打斷。

「綦老爺臨死前，是不是有請求我們應家好好照撫綦瑤？」應天麒的表情越發嚴肅，「孩兒知道，自從綦老爺死後，您就對綦家的一切不聞不問，孩兒只是替父親完成您朋友的囑託而已，這有哪裡不對？」

這件事的確是應父理虧，但他也有苦衷。當年綦威死後，他見綦瑤日漸標緻，怕自家的兒子真的被她拐去，加之綦家的未來黯淡不明，他真的覺得綦瑤配不上兒子，這才刻意忽略故友的交代。

然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綦瑤的生意卻做得有聲有色，他雖然看錯了綦家的未來，但如今的綦瑤在外拋頭露面，名聲有損，加上年紀又大了，他仍覺得她配不上自家兒子。

「但是——」應父還是想替自己辯解兩句，卻又再一次被應天麒截斷。

他正色看著應父，散發出來的氣勢及正直讓應父啞然無言。「何況我與綦瑤有沒有私訂終身，你們應該最清楚，現在聽到一點謠言就來質問我，是不是太過分了？」

溺愛兒子的應母見狀，連忙打圓場，「哎，是啊是啊，我們就不要逼太緊了，天麒會到詩會去與人鬥詩，一定還有其他原因，對吧？」

瞧著母親直使眼色，應天麒的臉色也緩和了一些。京城的謠言、詩會的鬥詩，以及他與綦瑤的關係，自然無法與父母完全坦誠，所以他找了一個無懈可擊的理由。

「還是母親了解我。」他淡淡地道：「我們接下了朝廷的案子，需要配製大量的金瘡藥，其中一味主藥止血草，市面上八成左右都被綦家收購了，所以綦瑤不能有事，否則我們的金瘡藥也要斷貨了。」

他的銳目望向了應父，「眼看著許源對她不懷好意，無論是站在故人託付的立場，還是合作對象的立場，對綦瑤，我都要稍加維護不是嗎？」

應父這才發覺兒子早就成長了，他的氣勢與話鋒，都不是自己可以匹敵的。對此，他十分欣慰，又有些感嘆自己日漸衰老，已經遠遠被年輕一代給拋在後面了。

應母也是感嘆地勸道：「孩子說的有道理，既然這樣，我們就靜觀其變就好了。」三言兩語搞定了父母，應天麒十分有禮地告退，「生意事忙，那孩兒就先離開了。」

待應天麒走了，偏廳裡的三人你看我、我看你。

雖然被兒子暫時說服，應母仍不免露出了些許愁容，「老爺，你說這……」她其實也不希望應天麒與綦瑤走太近，即使是做個背信棄義的人，不顧綦父的交託，她也不在乎，只要兒子的前途好就成。

「唉，就如妳所說的，我們只能先靜觀其變。」應父想了想，還是認為要做一些安排。他雖然已經不管事了，但不代表他不能管，當即喚道：「琉璃。」

「是，老爺。」琉璃連忙上前。

「妳這陣子好好與小四套套交情，看看天麒究竟在外頭搞什麼，尤其是與綦瑤的關係，務必要弄得清清楚楚。」應父仔細地交代著。

琉璃眼底幾不可見的閃過一絲精光，「是，老爺，這件事琉璃一定會辦得妥當。」

第4章

許源被氣走了，應天麒離間了綦瑤與許源，也讓京城的人都以為她與他確實情投意合，應該算是成功地達到了目的，不過綦瑤卻是穩如泰山，居然沒有因此找應天麒算帳。

因為她，早就有了解決的方法。

在眾人面前丟了極大的臉，許源氣壞了，還當真不再來找綦瑤。綦瑤備了大禮送到許源的京城別院，還命人送去一句話。

她說，她與應天麒沒有關係，如有需要，她可以單獨證明給許員外看。

這「單獨」二字說得許源心癢癢的，再加上綦瑤姿態擺得極低，她派去送禮的人也禮貌周到，將許源哄得心花怒放。

他當然不會蠢到認為綦瑤真的看上他一表人才，最大的可能還是她心儀他的財富與權勢，雖然她本身已經夠富有了，不過銀兩這東西誰會嫌多呢？尤其交好他許源，還可以拓展北方市場，所以他對自己的優勢是很有信心的。

且不管綦瑤為什麼對他這麼青睞，他都決定有機會就收了她，畢竟像她這麼美麗的女人不多了，做生意又有一套，有了她，他能省很多事，何況他後宮佳麗已經十幾個，多她一個不多，少她一個不少。

於是許源派出一輛華麗的大馬車試探，問綦瑤是否願意「親自」到他別院中一敘，綦瑤二話不說便答應了，帶著滿心不情願的玉兒，真的上了馬車離開。

看到這一幕的人不少，畢竟許源的馬車很高調，又是直接開到綦府門口，這下京城裡關於許源與綦瑤、應天麒之間三角關係的謠言又要滿天飛。

來到了許府別院內，綦瑤處變不驚地瀏覽著別院的園林。許源不愧是土財主，屋宇建築靡麗奢華，不過花園之中栽的雖然都是奇花異草，但在毫無搭配的情況下，美感全失，反而凸顯了主人的庸俗。

令人意外的……或者應該說，一點都不意外，下人並非將綦瑤帶至主廳，而是帶到了一間大臥房外。

臥房的門大開，可以看到裡頭華麗的裝飾以及一張超大的床鋪，床鋪四周掛著輕紗，挑逗意味十足。

許源正端坐在房裡詭異地笑著，他的兩個護衛就站在他左右。這情況彷彿是在考

驗綦瑤，看她敢不敢進去？進去了才能展現她的誠意，但會發生什麼令人遐想之事，就很難說了……

綦瑤的腳步停在房門口，但出乎許源的預料，她並沒有露出任何遲疑或不悅的表情，反而微微一笑，輕啟芳唇，「許員外，這是希望我一個人進去嗎？」

「當然，這樣有些私密的話……我們才能好好的說啊。」許源舔了舔嘴角，已經完全不掩飾他的色心了。

綦瑤氣定神閒地指著許源的護衛，「有這兩位壯士在，我只怕有些事不好開口，無法對許員外坦然以對呢。」

這番話無疑附和了許源的暗示，撓得他心癢難耐，不過他對於自身安全一向很注重，少了這兩個護衛，他會相當沒有安全感，因此遲疑了起來。

綦瑤嫣然一笑，今天她可是特別打扮過，這一笑，彷彿整個房間都亮了起來。她道：「這樣吧，我從府裡帶了些美酒，讓小玉送來給兩位壯士，就在耳房裡喝，如此兩位壯士喝酒，我與許員外談心事，如何？」

小玉與綦瑤情同姊妹，讓小玉送酒來就像是送人質一般，變相讓護衛們看守著，而且他們喝酒的地方與房間只有一牆之隔，許源真有什麼危險，他們也來得及過來營救，更不用說綦瑤一介女流，根本不可能對許源做什麼。

許源不再猶豫，立刻遣走兩名護衛，「你們到隔壁喝酒去吧。」

護衛領命離開，綦瑤等到玉兒前來，奉上了酒，且見兩名護衛在耳房開始喝起酒來之後，她才大大方方地進了臥室，還關上房門。

許源看著她悠然地走到桌邊，那纖細的手解下外袍的結，輕巧又優雅地將外袍脫了下來，彷彿有陣香氣鑽進了他的鼻子裡，看得他直吞口水，差一點撲上去。

「妳……妳這麼快就要脫衣服了嗎？」許源難得遇到這麼上道的女子，樂得他話都快說不出來。

綦瑤原本看著他的溫柔眼神隱隱閃過一絲冷冽，輕笑道：「衣服脫下來，才方便料理你呀。」

「綦小姐要怎麼料理我呢？」許源沒有察覺她的異狀，猶自沉浸在下流的想像裡。綦瑤走了過去，突然飛身一腳，「這樣料理你啊！」

許源猝不及防，擁腫的身軀居然飛了起來，直直撞上牆壁，這一下差點沒讓他昏過去。他靠坐在地上驚叫道：「妳……妳想做什麼？」

「想問你點事。」綦瑤走上去又補了兩腳，接著亮出一把匕首，惡狠狠地抵在他的眉心，「說！七年前京城因戰事淪陷，你是不是從于老那個人牙子那裡買走了我的兩個妹妹？」

「我聽不懂妳在說什麼……」許源惶然道。

綦瑤直接給了他毫不留情的一巴掌，「少裝傻！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到現在還在買童男、童女褻玩嗎？老實告訴你吧，我知道的消息就是于老透露的，他現在可是藥材批售商，與我有生意往來，不可能騙我。」

綦瑤說得真真假假，許源臉色微變，但仍嘴硬道：「我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！綦瑤，妳居然敢對我施暴，我不會讓妳好過的。」下一瞬，他突然高聲呼救，「來

人啊——來人啊——」

「哼，你的侍衛早就被我的酒迷昏了，你叫破喉嚨都不會有人來救你——」綦瑤的話才說到一半，緊閉的房門就突然被人踹開，她反應極快地拿刀往許源的大腿插下去，讓後者悽慘地痛叫了一聲。

「不准過來！」她厲喝道。

然而進來的人令綦瑤及許源齊齊傻眼，當下一個忘了繼續插，另一個忘了繼續痛，就這麼呆呆地看著門口。

「應天麒？你怎麼會來這裡？」綦瑤愣愣地問，忘記自己手上的刀還插在許源大腿上，不小心輕輕一帶，痛得後者哭爹喊娘。

許源涕淚橫流，臉上腫了一大塊，看到應天麒出現，也不管他是情敵了，連忙叫道：「應少主，快，快幫我制伏這個瘋婆子，她想殺我啊！」

剛進門的應天麒其實也有些怔住，他沒想到進門後看到的居然是許源這麼悽慘的一幕，他還以為自己是來英雄救美的，不料這美人竟表現得比英雄還英雄啊！

「你要阻止我？」綦瑤冷聲問

應天麒嘆了一口氣，輕聲勸道：「是，我要阻止妳做傻事，妳殺了他也於事無補。妳有沒有想過，妳今天威脅痛打了許源，之後許源將如何報復妳？還有他身邊的護衛可不是吃素的。」

他雖然出現得很惹人厭，但說的話卻是句句關心，綦瑤有些軟化，但手上的力道卻沒放鬆。「等我問出許源買賣人口的事實，就握有他的把柄了，他不敢報復的。而他那兩個護衛早就被我的酒迷倒了，否則你這麼大力踹門，他們早就衝過來了。」

豈料應天麒居然搖了搖頭，「妳太天真了，如果官府早就與許源勾結了呢？」

綦瑤聞言嬌軀微震，難以置信地慢慢將視線轉向地上的許源，而後者在痛極之餘，居然還有辦法露出一個奸險的笑。

應天麒接著道：「他如今還能續繼買賣孩童，就是有官府的人撐腰，否則這在大夏國是重罪，早就應該被制裁了。」

戰時因為人口販賣太嚴重，導致許多百姓妻離子散，所以京城收復後，朝廷便頒下禁令，嚴厲禁止買賣人口，違者可處斬，以期遏止歪風。

然而也有像許源這樣不信邪的，不過必定有人罩著，否則不會這麼多年都沒出事。綦瑤當即相信了應天麒的話，心中又氣又擔心。

許源更是帶著哭聲笑了起來，「哈哈哈，應少主說的沒錯，吳知府年年接受我的賄賂，他的把柄在我手上，非得幫我不可。綦瑤，妳敢傷我，這回妳死定了！」

綦瑤憤憤地看著他，恨不得現在就捅死這頭肥豬，但如今的確有些投鼠忌器。她自己得罪他事小，萬一知府追究起整個綦家，有成千上百個人要跟著她倒楣。

「所以綦瑤，我說過我會幫妳的。」應天麒深深地看了一眼，才轉向了許源，問道：「許源，你可知罪？」

「哼，我何罪之有？」許源冷哼一聲。

「你方才已經承認賄賂知府了，我手上雖沒有你買賣人口的證據，卻握有吳知府

貪贓枉法的罪證，等我直接上告到刑部，憑吳知府那膽小怕事的性子，許源，你說他會不會把你這些年來買賣人口的事實全供出來？」

這下換成許源臉色大變，而綦瑤卻是眼睛一亮，難以置信地望著應天麒。

應天麒朝著她微微一笑，「好了，綦瑤，妳可以繼續打了。」

有了他的支持，她彷彿有了源源不絕的勇氣及力量，二話不說直接將許源大腿上的匕首拔了起來，只聽他慘叫一聲，接著她便抬起美腿往他身上猛踹，三不五時再賞他兩巴掌，甚至劃他兩刀。

一旁的應天麒看得目瞪口呆，直吞口水。

綦瑤最後又是一刀刺進許源的左臂，待他哀號完才冷冷地說道：「快說！我妹妹們的下落呢？你再不說，我就斬掉你的五肢！」

五肢？應天麒納悶了一下，隨即恍然大悟，不由得打了個冷戰，哭笑不得地感嘆著，「這女人……幸好我沒得罪她太深啊……」

許源被打得像豬頭一般，知道自己瞞不住了，再這樣下去，不被這女人打死，這種折磨還不知道要延續到什麼時候，於是他痛哭流涕地求饒，「別打了，別打了，我說！我說……」

他勉強停下哽咽，老實地說道：「當年……當年我聽說綦家的三個女兒都貌美如花，所以找上了于老，要他想辦法幫我把人弄來，過了幾天，他就跟我說人已經弄到了，不過只弄到最小的那個……」

綦瑤聽到這裡，美目已快噴出火來，瞪得許源膽戰心驚。

在刀光的威脅下，他縮著脖子繼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買到的就是當年才九歲的綦卉，本來、本來我也以為我賺大了，可是當那小女孩送到我面前，我差點沒吐了出來……」他哭喪著臉道：「什麼綦家三姝個個美如天仙，根本是個幌子，那綦卉一張臉有半張都被紅斑蓋住，看得我噁心——」

啪！

「噁心」這兩個字一出，許源馬上被綦瑤賞了一巴掌。他自知失言，摸著臉哀聲道：「我錯了，別打啊！反正……反正我最後是虧了，于老又不認帳，說我指名要綦家女兒，他確實拐來一個，其他的事他不管，我一氣之下，就在半路……在半路上把那小女孩扔出馬車了，至於她最後怎麼樣，我就知道了……」

綦瑤一聽差點昏倒，幸好應天麒眼明手快，來到她背後扶住她。

感受到她的嬌軀顫抖，還有那種發自內心的哀傷，應天麒心疼地轉過她的身子，輕拍她的背。

許源無言地看著這一幕，這才知道原來他們兩人是真的有姦情，他追求綦瑤那麼久，她連碰都不讓他碰一下，這應天麒居然可以抱她，顯然兩人關係匪淺，他這次栽了也不算意外。

「應……應少主，我已經全都坦誠了，那你方才說的那些證據，還有狀告到刑部的事……」許源小心翼翼地問。

應天麒冷笑道：「那些證據早就交到刑部了，方才跟你說，只是想套出你的話而已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許源驚恐地瞪大了眼。

「而你方才親口承認賄賂吳知府，還有買賣人口的事，不只我們聽到，大家都聽到了，這次許源你在劫難逃！」應天麒厲聲喝道。

許源還搞不清楚狀況，突然間，門外衝進來一堆官兵，將他圍個嚴嚴實實，他才知道原來應天麒今日是有備而來，他這回真的插翅難飛了。

想到自己的生命及財富都將因這次的色迷心竅而盡失，許源氣急攻心，加上一身是傷，一個白眼昏厥了過去，不省人事。

而綦瑤心中的那種失望及難受，讓她管不了那麼多事了，幸好應天麒處理得妥妥當當。

她難得乖巧地依偎在他懷裡，汲取著他給予的安全感，在這一刻，她真的恍然以為自己找到了依靠，找到了寄託。

但他畢竟不會是她的，她只能放任自己沉淪這一刻，讓他的肩膀再安慰她一會兒，一會兒就好……

許源這裡的線索算是斷了，就算他的罪行足以讓他被砍頭上百次也於事無補，畢竟綦瑤還是找不到綦菡及綦卉。

綦瑤由許府回到家後，將自己關在家中三天三夜不出。

很快地就到了十五，又是一個月圓之夜，應天麒拎著一瓶酒，毫無阻礙地進入了綦府。

替他帶路的並不是門房，而是綦瑤的貼身婢女玉兒。

「……應少主，小姐這幾日吃得極少，整個人都清減了，我們看了都好心疼……或許只有應少主您勸得了她。」

應天麒不語，只是輕輕地點頭。他也知道這一次對綦瑤的打擊太大了，她簡直是什麼都豁出去了，卻落得一個萬事皆空的下場，連一點希望都不存，不管換成誰，都會承受不住的，綦瑤只是陷入低潮，已經算很理智了。

玉兒帶他來到了後院便悄悄退走，還吩咐侍衛別讓旁人進來打擾他們。

應天麒一步入院子，便見一身白衣的綦瑤靜坐在花園內的石椅上，怔怔地望著天空。

她脂粉不施，長髮披散著，秀美的容顏少了點氣勢，卻多了些清純，整個人沐浴在月光之中，加上渾身散發出的那種幽冷氣息，真似天上廣寒宮中的嫦娥仙子，讓已然習慣她美貌的應天麒也不由出神片刻。

即使是他，也很少看到她這麼不加偽裝、脆弱無比的時候。

他並沒有說話打擾她，只是靜靜地走過去，坐在她身邊，將酒瓶放在她眼前。

綦瑤沒有看他，他也沒有看綦瑤，兩人只是這麼肩併肩坐著，賞著明月，但一種無法言喻的情感卻在兩人之間流動，讓她心中的哀怨莫名地好了許多。

突然間，綦瑤動了，拿起應天麒帶來的酒瓶，也沒有將酒斟入杯子，而是就著瓶口往口中狂灌。

她平素根本不喝酒，因為做生意容易碰到那些別有居心的男人，她得保護自己，所以從來酒不沾口，可是今天一股衝動，加上他在身邊很安心，因此她難得想要好好放縱一下自己。

應天麒因為她的豪邁嚇了一跳，本想出言阻止，但見她一開始嗆了一下，咳了幾聲之後，就能順暢地像水一樣喝下，便硬生生住了口。

這小妞妞平時繃得太緊了，喝酒有助於她的放鬆，既然她願意喝，那就喝吧，反正有他在，也出不了什麼事。

綦瑤這麼咕嚕咕嚕地喝了大半瓶酒，俏臉漲得通紅，那種酒入喉後的刺辣感讓她有種發洩的快感，而喝進肚子裡又會升起一股暖意，讓她覺得心口不再那麼冷。可是她畢竟很少碰酒，一下子喝那麼多，再加上應天麒帶來的酒雖溫醇，卻後勁十足，才一會兒就讓她有些醉了，眼神也從空洞與落寞慢慢變成委屈和哀傷，最後眼眶慢慢紅了起來。

一股衝動讓她很想很想說話，好想把這麼多年來壓抑在心裡的一切傾吐而出，於是她扔開酒瓶，毅然把頭轉向了應天麒，表情卻像隻小貓般，無助又可憐。

「你知道嗎？我好討厭京城這個地方，我好討厭每個男人看我的眼神，我更討厭為什麼當年得救的是我，而不是綦菡或綦卉，那我就不會一直覺得對不起妹妹們，也不用面對這些了……」

應天麒見她可愛地打了一個酒嗝，小嘴扁了起來，目光跟著放柔。

綦瑤沒有注意他的轉變，只是盡情地傾訴自己的心情，「我這麼辛苦地扛著綦家的家業，這樣才有足夠的財富及資源去尋找大妹和小妹，本來以為有一點希望了，誰知道許源那個混球居然把小妹給丟了……」

提到綦卉，綦瑤淚水盈眶。「小妹臉上的紅斑是爹故意弄上去的，因為我們三姊妹之中，其實是小妹長得最標緻，而且又聰明，爹怕她因為美貌有什麼閃失，所以刻意用祕藥染紅她半張臉，只有用我們綦家的祖傳祕方才能洗去，想不到卻因為這樣被許源嫌棄……不過至少沒有被他給糟蹋，是不是？」

或許是酒能壯膽，她的話越來越多，「……還有大妹，菡兒雖然任性了點，不過我們綦家數百年來傳承的醫術，只有她學了個滴水不漏，甚至青出於藍。她從小就是個神醫，如果她還在的話，我們的家業至少要比現在擴大一倍，我也不會老是爭生意爭輸你了……」

應天麒苦笑了一下，想不到自己低估了酒的力量。

他揉揉她的頭，像小時候那樣安慰她。

現在的綦瑤只覺一股氣憋在胸口，讓她只想把內心的鬱悶全吶喊出來，他這麼一摸，像是觸動了什麼，她突然抓住他的手，放到自己的臉上。

應天麒嚇了一跳，但一觸碰到她嬌嫩無瑕的臉蛋，他便不忍離開，就這麼靜靜地撫著她。

「我很醜嗎？」她氣呼呼地問。

「不，妳很美。」他真心地道。即使她的兩個妹妹從小姿色就不遜於她，但他還是覺得自信又聰慧的她，是三姊妹裡頭最耀眼的。

「那你為什麼不喜歡我？」綦瑤的俏臉沉了下來。

應天麒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到，他不喜歡她？上天垂憐啊，他什麼時候不喜歡她了？他若不喜歡她，需要總在她失意落寞的時候來安慰她？他若不喜歡她，會私底下幫她打探她兩個妹妹的消息？他若不喜歡她，會明知父母對她有芥蒂還堅持接近她？會在她哭的時候借她肩膀，在她笑時比她更開心？

但是現在說什麼她都聽不下去，他只能無奈地望著她，聽聽她還想指控他什麼。然而，綦瑤的下一個動作卻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。這女人，這大膽的女人居然酒後亂性，突然抓住他的俊臉，香唇就吻向他。

應天麒如遭雷擊，在這當下他真的腦袋一片空白，動都不敢動。而綦瑤因沒有這方面的經驗，只是知道要這麼做，這一下兩人的初吻居然就僵持在這裡，像是兩根相貼的木頭。

只聽到應天麒低聲嘆了口氣，忽然摟住了她，溫柔地加深了這個吻。

綦瑤腦子昏昏沉沉的，只能憑本能隨著他的引導，享受著這種被呵護的感覺。

好半晌，他才放開了她，目光中的柔情幾乎可以滴出水來，但她仍是懵懵懂懂，一臉茫然地望著他。

這剎那應天麒有點想笑，卻又有些自責自己似乎趁人之危，在這小妞妞神志不清的情況下佔了她便宜。不過他不後悔，一點也不後悔，因為方才兩人唇齒相依的美好，讓他暗自下了一個決心。

綦瑤直盯著他，像是猛然想到了自己幹麼強吻他，那茫然的眼睛頓時睜了起來，語氣不善地說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覺得我漂亮，卻不娶我，一定是不喜歡我，對不對？」

應天麒這下真是欲哭無淚了，明明是她自己拿喬，總是要和他分個高下，也不給他什麼好臉色，怎麼變成他不願娶她了？

「唉，我沒有。」他只差沒有投降了。

「你知不知道我已經二十歲，過完年就二十一，這麼老的姑娘已經嫁不出去了，都是你害的，你害的啦……」

酒的影響力終於在這一刻達到最高點，也或許是她太激動，埋怨他的同時，嬌軀左右晃動。

應天麒連忙伸手去扶，結果她居然不負責任的直接醉倒在他身上，不省人事了。他有些哭笑不得，低頭看她毫無防備的睡顏，忍不住低下頭輕吻了下她光潔的額。

「唉，這麼相信我？強吻完之後居然就這麼倒在我懷裡，真把我當柳下惠了……」

隔日，當陽光曬入窗櫺，直直射到床上綦瑤的臉上時，她眉頭皺了皺，幽幽轉醒，茫然地看著自己的床帳頂。

為什麼她會在這裡？這好像是她自己的床…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她記得昨天晚上應天麒來了，還帶了酒，然後她和他說了好多好多話……

幸虧昨晚應天麒帶來的是上好的酒，不會使人宿醉，否則綦瑤這下頭可要痛一天

了。也因此她的理智很快地回到腦袋裡，且漸漸想起了昨晚她喝醉之後，似乎強吻了應天麒，最後還醉倒在他身上……

想到這裡，她猛地坐起來，結果因為動作太猛，還沒有完全清醒的腦袋一陣昏沉，差點又坐倒下去。

這時候，發現她已經醒來的玉兒連忙過來扶住她。

她、什、麼、都、想、起、來、了！

綦瑤顧不得身體不舒服，一手抓住玉兒的手臂，急急地問道：「玉兒，我……我昨晚是……」

知道自家小姐在問什麼，玉兒輕笑一聲，「小姐，我告訴你，昨晚你醉倒在花園裡，是應少主將你抱進房裡的，不過我沒有讓別人看到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這叫她怎麼放心啊！強吻他已經很糗了，還讓他抱進房？綦瑤美麗的臉蛋漲得通紅，訥訥地說不出話來。

玉兒瞧她困窘，笑意更盛，「小姐，你現在嬌滴滴的害羞模樣，連我看了都喜歡呢，應少主不會介意的。應少主今天也來了，正在廳裡等小姐，你要去看看呢，還是我請他先離開？」

「他來了？」綦瑤又是嚇了一跳，要不是玉兒扶住，她肯定會跌下床。

這下她該怎麼面對他？真讓玉兒趕他回去，會不會有作賊心虛的感覺？但如果去見他，她又該怎麼應對……

很快整理好紊亂的芳心，綦瑤推開玉兒下了床，吩咐道：「幫我打扮打扮，我去看他。」

在玉兒的幫忙下，綦瑤穿了一件翠綠色上衣搭配同色紗裙，臉上畫上淡妝，讓她看起來精神好了許多。她需要這樣的裝扮、這樣的形像，因為這回面對他，對她而言可是比打仗還要難啊！

不一會兒，綦瑤便趕到大廳，在進門前，她深吸了口氣，一進去就看到應天麒好整以暇地正在喝茶，看著她的目光帶了幾許興味。

他的這種表現，讓綦瑤一直以來面對他時的自矜與傲氣再次展現，很快的又把自己武裝起來。她若無其事地走了進去，拿了個空杯替自己斟了杯茶，然後與他面對面坐下。

「抱歉，我起晚了，都是因為昨天酒喝了太多，今日卻什麼都不記得了。」

這番話簡直是欲蓋彌彰，應天麒一口茶差點沒噴出來。他故意打趣地問道：「你記得酒是我帶來給你的吧？」

「記得。」她剛才都說她喝醉了，自然不會否認自打嘴巴。

「然後才剛喝下去，就什麼都不記得了？」

「……對，什麼都不記得。」喝下去之後的事，她怎麼樣都不能承認自己記得，就算自打嘴巴也要否認。

應天麒瞧她表情如常，臉色卻漸漸發紅，瞭然於胸，笑得十分微妙，就這麼直直地盯著她看，看得她嬌軀都忍不住想顫抖起來。

他雖然不再追問，但眼下的氛圍簡直比追問還令她尷尬。綦瑤拿起茶杯喝了一

口，掩飾了一下自己發燙的臉，接著故作鎮靜道：「你等了我這麼久，應該有什麼事想跟我說吧？」話聲頓了一下之後，她又補充一句，「如果是昨晚的事，就不用說了，反正我不記得。」

應天麒險些沒忍住笑了出來，但他知道一定不能笑，否則絕對會被她轟出門，於是他也正了正臉色，言歸正傳道：「許源被送進大牢了，家產抄沒，判刑秋決；至於包庇他的吳知府，被摘去烏紗帽，正在刑部候審，估計也逃不過死劫。」綦瑤不語，只是略略地顯出了一些落寞，不管這些貪贓枉法、為非作歹的人如何遭到報應，她的妹妹們也不會回來。

應天麒見狀，繼續道：「我到刑部大牢見過吳知府，原來戰亂之前他與許源便是舊識，所以許源當年與于老的交易，他很清楚，而且許源每回從北方到中原挑人牙，途中的護衛還是他安排的。由於綦家地位特別，所以許源買了綦家小女兒的事，吳知府是很有印象的，他告訴我當年許源走的路線，我推斷綦卉是被丟在京城往西南方約三日路程的一處樹林裡。」

綦瑤的眼睛漸漸恢復了神采，但也透出了擔憂，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當年小妹才九歲，一個女娃兒怎麼可能孤身在山林裡活下來？」

「這並不是不可能，據我調查，當年鎮南大將軍林平夷領軍征伐南方鬼族，與許源走的是一樣的路線，而且時間上幾乎重疊，說不定他們會有卉妹妹的下落。」應天麒沉聲道。

「真的？」綦瑤抓住了他的手，「有辦法問到嗎？」

應天麒望了眼她的柔美，眼底閃過一絲笑意。「有，只不過我希望你能冷靜，因為林平夷將軍已經戰死，早在幾年前鎮南大將軍就換成了龍瀟。龍將軍還不到三十歲，十分年輕，不一定會知道當年的事。」

「龍瀟嗎……」綦瑤把這個名字深深記在了心裡。

應天麒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微微搖頭，「龍瀟那個部分就由我來負責，不管結果如何，一定會幫你問到個答案。南方仍在戰亂中，你千萬不要一時衝動就直接殺到南方去。」

他果然很了解她，綦瑤還真的有這個打算。雖然仍有些擔憂，不過他的承諾讓她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來，終於不再那麼鬱悶了。

有了一點希望，總比絕望好多了，是吧？

「那你快想辦法問吧，什麼時候會問到？」她急急地道。

應天麒若有所思地望著她仍緊握他的手，「我是很想趕快去問，不過我現在被抓著走不了啊……」

抓著？綦瑤這才發現情急之下自己居然握住了他的手，羞得她連忙鬆開，將手縮回來。

這令應天麒覺得有點可惜，她的小手溫溫軟軟，細緻白嫩，觸感他很喜歡，只可惜才握了那麼一下。

「看來你真的很喜歡用強來的啊……」他摸了摸自己的手，語帶暗示，詭異地笑了起來。

綦瑤不禁想起昨晚她強吻他的一幕，也知道他必然是在消遣、撩撥她，芳心頓時一陣大亂，卻仍強自鎮定，「我……你說什麼我聽不懂，我只是一時情急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我告訴你，雖然你說你什麼都不記得了，但是昨夜——」

應天麒壞心眼的話，馬上被綦瑤打斷。

「對了，你的消息是怎麼得到的？你……你一介平民為什麼可以進到刑部大牢，還能與吳知府談話？而且你還能查到朝廷那麼多事情，甚至是行軍的路線，是不是你與龍瀟認識？」

她這番問話問得急促，應天麒深知她是羞窘，好笑之餘卻也知道逗她一下就好，可不能逼太緊，免得她惱羞成怒。

不過這小妞佔了他便宜還不認，他可也要留一手，吊吊她的胃口啊！

「小妞，這就是祕密了……」

第5章

月圓夜後，綦瑤與應天麒似乎有了某種獨特的默契，他們的樣子並沒有不同，但見到他們的旁人就是覺得兩人站在一起的感覺已經不一樣了，似乎更加親密，更加曖昧。

兼之許源被處斬、吳知府被抓，京裡的人終於知道這些事情是他們兩個搞出來的，應天麒更進一步操縱輿論，把事情導向綦瑤是為了揭發許源的惡行，才刻意接近他，所以她的名聲很快就平反了，綦家藥行前陣子受到打擊的生意也很快恢復正常，甚至更加興盛。

綦瑤自然知道事態的好轉要歸功於誰，而那個人不僅幫了她，還被她吃了豆腐。想到那一夜與應天麒的親密，即使是在酒醉之中，他唇瓣帶來的溫潤觸感以及懷抱的堅實，依然讓她的芳心顫動不已。

但就算是羞赧，也不能就此逃避他，她綦瑤可不是會被這麼一點事難倒的人，越是尷尬就越要面對，只有正面擊敗自己的心魔，才不會讓自己亂了方寸。

於是在綦家又一次運送止血草到應家時，綦瑤親自出馬了，因為她知道如今逼近朝廷要求的交貨期，應天麒都會在藥倉裡盯著。

當她翩然來到時，那絕代風華看得應家藥倉的管事眼睛都快凸出來，一心想著這綦家小姐的美麗真是看一次驚艷一次，以致於他都忘了去通報應天麒。還是應天麒聽到綦家來人的聲音，但久久沒有人通報，他才自己由倉內深處走出，看到宛如池中清蓮的綦瑤。

「稀客稀客，小妞，你今天怎麼自己來押貨？」應天麒見她面色如常，心中佩服她的定力，自己相中的女人果然不凡。

綦瑤聽到他的稱呼，橫睨他一眼，「不要叫我小妞。」頓了頓，她又道：「我在京城生活這麼久了，還沒有逛過你應家的藥倉，所以特地來看看，不知方不方便？」

應天麒無所謂地道：「你大小姐要看，當然方便，我帶你參觀吧。」

照理說這地方算是機密，雙方又是商場上的競爭對手，不可以暴露自家底細，但應天麒偏偏大大方方地帶綦瑤逛遍了整個藥倉，還主動介紹了藥材的擺放及儲存

方法，聽得綦瑤連連點頭，收穫不少。

而這陣子因為兵部那筆生意，藥倉裡雖然堆滿了，但大多是金瘡藥的配方藥材，綦瑤見了不由微妙地一笑，「看這屋裡的藥材，我對你們家金瘡藥的配方也明白了十之八九，你不怕我偷學去？」她瞄了他一眼，這一眼放在以前就是個普通目光，但在兩人關係更加曖昧之後，卻有說不盡的嫵媚。

應天麒可沒有因此就飄飄然，他的自制力一流，只是沉穩一笑，「妳有辦法偷學，是妳的本事，不過妳綦家醫藥有數百年底蘊，應該看不上我應家自創的金瘡藥。」

「說的好，那我就指點指點你。」綦瑤有心回報他交流藥倉管理的經驗，也洩露了一點自家的祕方，「你這回與朝廷的生意受我要脅，是因為少了止血草這味藥吧？但你其實可以把止血草改成乳香和沒藥兩味，雖然用酒炮製的過程麻煩了點，不過也比堅持用止血草而被我箝制要來得好不是？」

應天麒點了點頭，算是認同她的話，但隨即又提出反駁，「妳說的乳香及沒藥兩味，我們已經研究過了，雖然可以替代止血草，但藥效始終不如止血草強而迅速。此番是賣給兵部，在戰場上能早一時傷癒，就多一絲保命的機會。」

綦瑤當然知道應家一定做過各種試藥，不過她也是有自己的底氣，才會說出這種建議的。她不疾不徐地開口道：「藥效不夠強，可以用劑量補足，就算差也差不了多少，而且乳香及沒藥兩味還有一種止血草無法達到的功效，就是用酒炮製後可以放心地內服。止血草雖然也可以內服，但容易引起身體不適，而乳香及沒藥兩味引起不適的情況很少，也很輕微，若轉為內服，止血化瘀的效果又更好。」應天麒的濃眉微微一挑，思索著她的話，不一會兒便露出俊朗的笑容，「妳說服我了，綦家不愧是醫藥世家，在下敬佩。」這回確實從她那裡學到了東西，儘管他早就知道搭配起來的效果，卻很容易忽略使用方法的差異，所以他很大氣地讚美她。

尤其這小妞妞自信起來時，那副驕傲的可愛模樣，更令應天麒覺得賞心悅目，忍不住調侃她，就像逗弄自己心愛的女人那般，「不過小妞妞，妳把這招教給我了，以後可就少一個可以威脅我的把柄了。」

綦瑤昂起下巴，傲然道：「你都說我綦家是百年醫藥世家了，我會怕你的挑戰嗎？」應天麒聞言失笑，「哈哈哈，不愧是我的小妞妞，好氣魄！那麼妳要提高警覺，隨時準備迎接我的挑戰……」話聲頓了一下，他意有所指地道：「不管是哪一方面啊……」

不管哪一方面，都要迎接他的挑戰？綦瑤與他四目相交，目光的接觸彷彿發出了電光。應天麒說的自然是男女之情方面，而綦瑤顯然接收到了。

兩人的愛情雖然從未言明，卻早就盡在不言中。他既然敢放話，憑綦瑤的脾氣，又怎麼會不敢接呢？

她定定地望著他，笑容裡同樣藏著一絲情意，面上滿是自信，「好，我等你放馬過來！」

這種幾乎衝破整座藥倉屋頂的曖昧氣息，還有兩人暗藏玄機的打情罵俏，讓站在一旁的小四與玉兒都聽得興致勃勃。

玉兒忍不住用手肘推著小四，對著他得意地說道：「你看你看，我家小姐那麼漂亮又有魅力，難怪英俊瀟灑如應少主，仍對我家小姐十分著迷。」

聽到她的說法，小四可不依了，「明明是我家少主玉樹臨風，所以美麗優雅的綦小姐才會喜歡上他！」

玉兒像個茶壺般單手叉腰，「喂，小四你眼瞎啦？是應少主先向我家小姐示好的好嗎？」

小四不服氣，挽起了袖子，激動地道：「妳才嘴歪了！是妳家小姐先被我家少主迷住的。」

他們越吵越大聲，驚動了談話中的綦瑤與應天麒。

以往他們會去阻止自己的下人討論這方面的事，不過現在兩人的關係更進一步了嘛……就讓他們去吵出個所以然吧，連他們都很想知道，這場男女之間的角力，究竟誰會是贏家呢。

在綦瑤與應天麒的眼神你來我往，帶著幾分柔情、幾分勾引、幾分較勁的同時，藥倉的另一頭出現了一個不速之客，冷冷地看著這一切。

那是應夫人的婢女，琉璃。

應天麒與綦瑤的愛情，或許是憋了好幾年的關係，一發不可收拾，兩人如今同進同出，姿態親密。

很快的，關於兩人的流言再度滿天飛，祝福有之，嘲諷甚至詛咒的話也不少，畢竟兩人在京城裡都各有擁護者。

但他們不在乎，愛都愛了還怕什麼？兩人之間只差那層紙沒捅破，話說情在朦朧時最美，他們還想多享受一下這種甜蜜的感受。

然而這個時候，大夏國的情勢卻不妙起來。南方與鬼族的戰爭一直沒有停止，原本鬼族被鎮南大將軍龍瀟壓制著，但這陣子突然像吃錯藥一般，奮不顧身地開始猛攻，而且他們不知道是得了什麼幫助，出兵風格驟然一變，變得神出鬼沒。

由於戰事蔓延了整個南方邊界，只要是龍瀟不在的戰場，最近幾乎都吃了敗仗，京師開始動蕩不安，因為這情況與好幾年前京師被攻陷之前太相似了，有的人甚至開始舉家往北遷，顯然已經不相信朝廷了。

應、綦兩家在這個時候也不得不縮小事業規模，並暗中做一些布置，避免可能產生的災難損害。

而在這個時候，應天麒押著幾大車的藥材出了京城。

身為一個商人，帶著幾車藥材出行，顯然是要去做生意。但他出了京城後卻不走官道，而是彎進小路，走了三日三夜，才在一塊被樹林圍繞的空地停下來。

這裡不算隱密，只不過比較清淨、好辦事而已，反正應天麒做的也不是什麼壞事。應家的人在原地休整了約半天時間後，樹林的另一頭忽然來了一群人。這群人個個煞氣衝天，橫眉豎目，氣勢洶洶地直走向應天麒，如果有旁人在看，一定會以為他們要打起來了。

想不到帶頭的那一名壯漢，一來到應天麒面前，兇厲的表情就突然變得和善，甚至大笑起來，搥了他一拳，「應少主，我代表我家將軍謝謝你了！」

「李副將，這是身為一個大夏國的百姓該做的。」應天麒指著身後幾大車的藥材，「這裡的藥材不僅可入藥，還可入膳，都是對健體與滋補有大效果的，我相信軍醫會好好利用的。」

旁邊的士兵都是一臉感激，尤其是李副將，開心之餘不免感嘆道：「有了你這幾大車藥材的協助，確實讓我們輕鬆了不少，不過比起邊境大軍所需，仍是杯水車薪，只能一時救急啊。」

應天麒皺起眉來，「南方亂起，藥材本就收集不易，現在北方的藥商全漲了藥價，還降低供貨的數量，要再等一陣子，我才能收集到下一批藥材……」

李副將搖頭，「南方的局勢相當不利，到了這種地步，北方的商人仍想藉此牟利，著實不該，也不想想南方失守的話，下一個就換他們了。」

應天麒睜起眼，「這是國家的錯，朝廷自己亂成一團、各自為政，整個大夏國等於只靠龍將軍一個人撐著，我們身為百姓能做的，也只有這樣而已……」

「說的好！」

一道清亮的女聲在這時傳入兩人耳中。

由於兩人是光明正大地見面，並沒有派護衛守著周圍，因此連有人接近都沒發現。李副將身形才動，就被應天麒搭住了肩——

「別，是認識的人。」

應天麒平時一副文質彬彬的模樣，居然抬手就能制住武功高強的李副將，令李副將納悶地望了他一眼，但顯然此時不是問這個的時候。

另一邊的樹林，綦瑤走了出來，她一身褲裝，英姿颯爽，與平時嬌柔典雅的形象截然不同，卻另有一種英氣美。

她的身後同樣跟著幾輛大馬車，上頭全都是藥材。

見到她來，應天麒不由雙眼一亮，難道她……

綦瑤不負他的期望，悠悠開口道：「應少主，聽聞你載了幾大車藥材出城，最近又不是藥材交易的好時機，戰亂時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筆的交易，我便猜你是給龍大將軍贈藥來了。」她拍了拍自己身後的一輛車，笑盈盈地看著應天麒，「所以我也準備了幾大車的藥材，希望能為大夏國盡點力。」

「妳怎麼知道我認識龍大將軍？」應天麒訝異地道。

「上回你承諾我能向龍將軍詢問當年林平夷將軍行軍之事，我就隱約猜出來了。你可別怪我跟著你，畢竟你沒有隱藏行跡，而且這樣我才找得到要跟誰接頭贈藥。這幾大車或許數量比不上你，不過總是百姓的一點心意，請龍大將軍笑納。」她好整以暇地道。

「綦瑤……謝謝妳。」應天麒動容地望著她。

他想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善解人意，如此的大義凜然。或許她會贈藥給龍瀟的南方軍多是看在他的緣故上，但這種手筆一般商人都做不出来了，更不用說她是個女流之輩，豪氣干雲簡直更勝男人。

他眼中的情意毫不掩飾，幾乎要淹沒她了，若不是有其他人在此，他一定會狠狠地抱住她親吻。而他的動情也感染到了綦瑤，當她的目光與他接觸時，幾乎要爆出火花來。

李副將卻像根木頭一般，完全沒察覺身邊這對郎才女貌的佳偶間情意綿綿，自顧豪爽地大笑起來，打破了這份曖昧，「好，好！妳是綦家大小姐吧？李某早有所聞，如今一見本人，果然風華絕代，更是豪氣萬千，李某替龍將軍先謝了。」

「好說，本分之事。」綦瑤落落大方地回道。

此時已過了午時，李副將看看天色，朝著應天麒說道：「應少主，我也該趕回去了。關於你上回詢問之事……」

聽他語氣遲疑，應天麒立刻知道他是想單獨談話，不過應天麒知道他想說什麼，遂直言道：「其實李副將要說之事，便是綦瑤想知道的，不妨直言相告。」

李副將點了點頭，「那好吧，你要問當年林大將軍行軍途中有沒有遇到一個小女孩是吧？當時我也在隊伍之中，印象中是沒有……」

當他說到這裡，綦瑤已經臉色劇變，連忙一手抓住應天麒的手臂支撐，以免自己受不了打擊昏倒。

然而李副將接下來的話，又將她從地獄拉到雲端，「不過應少主提到面上有紅斑，占了半張臉，我倒是知道有這麼一個人，那人便是我們龍將軍的首席軍師。」

「那一定是小妹！一定是小妹！」綦瑤瞪大了眼，手一用力，差點捏得應天麒叫出來。

應天麒苦笑道：「李副將，下次你可以一口氣說完，否則我恐怕會被捏死。」

「我可不是存心賣關子。」李副將有些不好意思，接著強調道：「綦小姐，妳說我們首席軍師是妳的妹妹，可是軍師大人是個男人啊。雖然一樣年紀很輕，有些特徵也相符，但只怕不是妳要找的人。」

「不，我有種感覺，那人一定是我小妹……」綦瑤說不上來自己為何這麼有信心，但她就是這麼認定，畢竟半張臉長紅斑的人並不多，又與龍瀟的南方軍扯上關係，這樣就更有可能了。至於為什麼改當男生，或許綦卉有她自己的考量。

綦瑤興奮地向李副將道謝，接著看向應天麒，眼中的激動與情懷像是要一口將他吃掉一般。如果不是有旁人在，她或許已經不顧矜持，撲上去狂吻他了。

這真是……真是這幾個月來，最大的好消息了！她原以為南方正亂，應天麒即使承諾幫她，也不會這麼快有結果，但他的積極出乎她的意料，讓她感動得完全無法掩飾情感的流露。

兩人四目相交，誰都捨不得先移開目光，最後是自制力極強的應天麒硬是將臉轉向了李副將，並道：「為免天黑趕不回城鎮，那麼就先送李副將吧！」

綦瑤壓抑住內心的澎湃，再次與李副將鄭重道謝後，便與應天麒目送著他押車離去。

這時候，應天麒突然命令自己的人馬道：「咳，小四，帶他們到樹林的那邊守著，我有事要與綦小姐說。」

「是，少主。」在小四的帶領下，應天麒的人手在幾個眨眼內走光。

綦瑤也故作鎮靜地對自己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玉兒，帶著人去守著那一頭，我與應少主有生意上的事要談。」

在她的吩咐下，綦家的人也跟著玉兒朝另外一邊散去，這平靜的小空地上，終於只剩下他們兩人。

「綦瑤，我……」應天麒才剛開口，就見綦瑤搖了搖頭。

「現在什麼都不要說。」她美目中情意流轉，像要淹沒他似的。

應天麒心頭一動，驀地狠狠將她摟進懷中，低頭便是一記熱吻。

這記吻無疑是乾柴遇上烈火，兩人對彼此的情意都壓抑得太久，也渴望得太多了。月圓之夜的第一次接觸可說是一個意外，但這一次卻是紮紮實實的親吻，兩個人都毫不掩飾地付出了自己的情感，熊熊的愛火燃燒不盡。

這是一種撼動靈魂的交流，雖然仍然沒有人將愛字訴諸於口，但其中的意涵，彼此都很清楚。

一記熱吻過後，兩人緊緊相擁，目光纏綿，不捨分開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應天麒還是不捨地放開了她，在失去彼此體溫的同時，一股失落感也隨之襲上。

「這個你拿著。」應天麒突然拿出一塊玉珮，放在綦瑤的白嫩小手中，「這是我應家的信物，有了這個可以隨意出入應家的所有產業，也可以在應家藥行中無償取用任何東西。」

他的意思自然是方便她隨時去找他，這方玉珮顯然被他用來當成兩人的訂情信物。綦瑤輕笑道：「你不怕我將你家搬空？」

應天麒興味十足地一笑，「那就當成聘金囉。」

這幾乎不是暗示，而是明示了，綦瑤才沒這麼容易讓他得逞，「哼，這麼一點點家產就想娶本姑娘，想得美！以後我若將信物還你就是我要拋棄你，知道嗎？」

「我不會讓你有這個機會的，小妞妞。」

「不要叫我小妞妞——唔……」

又是一記熱吻，比剛才的更熾烈，像要把樹林都燒起來似的那麼熱情，短時間內，他們這一場單獨的「談話」，只怕會談很久。

而守在樹林兩頭的兩家人馬，等了好一陣子仍沒見兩人出來，都有些不解。

小四與玉兒分別鑽進樹林裡察看，不一會兒又鑽了出來，都表情古怪，異口同聲地對著自家人道——

「少主與小姐正談到重要的地方，你們千萬要堅守崗位，別偷看啊！」

應天麒與綦瑤男未婚、女未嫁，又郎才女貌，因而獲得不少祝福，但風言風語依然不少。由於兩人十分匹配，沒什麼好挑剔的，好事者只好把矛頭指向綦瑤二十歲了年紀太大，還有過去兩家的競爭關係，並指稱如今兩人突然好了起來，說不定是綦瑤的美人計云云。

這些話在當事人耳中都是一笑置之，橫豎在商場上，更難聽的話都聽過了，這些

小打小鬧根本不痛不癢，況且旁人的觀感與他們何干？反正他們相愛又沒有犯哪一條律法。

如今最為這些謠言感到痛苦的，反而是琉璃。她深知應天麒的個性，絕不能當面抵觸他，於是變著法子在應父、應母面前一陣嘴碎，果然引起兩老的反彈，要她來找應天麒，準備再一次問清楚。

琉璃來到應天麒面前時，表情顯得相當無措，一副為難的模樣說道：「少主，關於您與綦小姐的事，老爺與夫人這次很生氣，您可要留心了。」

「我與綦瑤的風聲，不知道已經在京裡傳多久了，怎麼這一次他們反應會這麼大？」應天麒看著琉璃，深思著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或許是下人們之間嘴碎，又被老爺、夫人聽到了吧？」琉璃似乎很為應天麒擔憂，「少爺，這次的謠言風波，您還是和老爺、夫人好好解釋一下，說一切都是假的，他們就不會那麼緊張了……」

「是真的。」應天麒一笑，「這次是真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琉璃倒抽了口氣，差點沒掩飾住自己的心情，「少爺，您……」

「我與綦瑤之間是兩情相悅，雖然還不到私訂終身的地步，不過我想也快了。」想到那倔強又驕傲的女子，他就忍不住勾起唇角。

琉璃雙眼睜得老大，都快轉為猙獰了，不過她很快便將內心的驚濤駭浪壓抑下去，「可是……可是老爺與夫人只怕不會答應啊……」

「他們不就是叫妳來找我，讓我去解釋？」應天麒不慌不忙地說著，「我會說服他們的。」

看到琉璃好像仍處於震驚之中，他搖頭笑了笑，「琉璃，妳平素服侍我爹娘，是離他們最近的身邊人，妳偶爾也替我與綦瑤說說好話，如果以後我與綦瑤能開花結果，好處不會少了妳的。」

琉璃胸口的一股怒氣簡直快把她憋死，卻只能強擠出一張笑臉，「少主，琉璃一定會幫您的。」說完，她帶著應天麒前往應家兩老所在的偏廳。

這一段路不長，但難得只有她與他兩人，看著他那寬厚的肩膀與俊挺的側臉，她不由一陣恍惚，心中某種決心更加強烈了。

來到了偏廳，應父及應母果然神色不善，不過這次先發難的並不是應父，而是一向寵溺兒子的應母。她知道應父一開口一定沒什麼好話，為了問清楚這件事，還是讓她先來，對話也能緩和一點。

「天麒啊，上回問你與綦瑤的事，你說是因為和她買藥材才會走得比較近，可這次怎麼又有風聲說你和她兩情相悅了呢？上回那個許源下獄砍頭的事，也有人說你是什麼衝冠一怒為紅顏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許源作惡多端，綦瑤為民除害，我只是幫了一把而已。」他簡單把那件事帶過，畢竟裡頭牽扯太多他不方便說的事，「不過也因為那樣，我與綦瑤的感情一日千里，京城裡現在謠傳我與綦瑤情投意合，我並不否認。」

應母張大了嘴，本來想問的話硬生生卡在喉頭，什麼都說不出來了。

而方才一直忍住不語的應父，直接跳了起來，「你說什麼？你真的與綦瑤情投意

合？」

「真的。」應天麒回答得坦然。

「你知不知道她已經二十歲了！這麼大年紀尚未嫁人，你不怕娶她會被人說閒話？」應父哼了一聲，摓了下椅子扶手。

「爹，我大她五歲多，如果以您的說法，那我不是更容易受人議論？」應天麒不慌不忙地回道，在他心中，只要他喜歡，年紀根本不是問題。

「可是綦瑤名聲不好啊，前陣子與許源的事鬧得風風雨雨，她那種輕浮的性子，和她在一起會丟了你的臉面！」應母也急了，出口便是貶抑。

應天麒皺了皺眉，「綦瑤揭發了許源的惡事，對官府來說是立下大功，有多少人辦得到？爹，您能嗎？娘，還是您可以？」

兩老被他問得一頓。

應天麒冷聲道：「如果她這叫輕浮隨便，那全城的人都比她更輕浮隨便。」

一向不在父母面前生氣的他，心中終是升起一絲慍怒了。他們批評綦瑤的話都是無的放矢，而且越來越難聽，讓他無法忍受。

但他的態度卻激怒了應父，應父怒道：「綦瑤那壞女人是怎麼蠱惑你的？居然讓你反抗起父母來了！」

「爹、娘，我平時順著你們，並不代表你們是對的。」應天麒十分淡然，完全不受應父的怒氣影響，「而且我今日願意來解釋，只是要讓你們知情，並不是要接受你們的反對。不過你們放心吧，我與綦瑤是不會私訂終身的。」

「天麒，你的意思是？」應父、應母聞言心中一喜，連在一旁一直聽著的琉璃都表情一亮。

想不到應天麒的下一句話，直接將他們擊落谷底。

「如今戰亂四起，我準備等到時局穩定一些時，再向綦瑤求親，你們贊成那就皆大歡喜，你們反對也沒用。」

應天麒說完便不再多說，逕自告退，離開了偏廳。

偏廳裡只剩三個人，而這三個人的臉色都黑得像鬼。

說得難聽一點，應家現在全靠應天麒撐著，以往應家藥行在應父手上時，生意差了不少，差點關門大吉，還是應天麒年少便顯現出了做生意的手段，一手將家業光大到現在這個地步，甚至能與百年世家綦家相抗衡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應父、應母挾著父母的威脅想去逼應天麒是沒有用的，他也不可能乖乖聽話。

瞧應父、應母一副氣得快炸了，卻又無可奈何的模樣，琉璃心中一冷，陰惻惻地開口了，「老爺、夫人，奴婢看少主是被迷昏頭了，既然說不動少主，奴婢建議直接從綦小姐那裡著手……」

第6章

綦瑤好久沒過得像這陣子這麼愉快了。

因為有著尋找妹妹的任務及願望，她一直以來都活在莫大的壓力下，再加上大夏國戰亂四起，她一個女人還要出外周旋，與人做生意，她其實過得並不快樂。

可是現在不同了，她有了應天麒，似乎一切困難都迎刃而解。他為她問到了綦卉的下落，雖然還不能肯定，但綦瑤卻比往常都抱著更大的期待；而她的醫藥生意或許會因為戰事緊迫而面臨莫大危機，但應天麒在這方面洞燭機先，早早做了各種準備，也不吝將經驗傳授給她，讓她即使未來可能面臨家業的全面潰散，也不再那麼惶恐了。

最重要的一點，有了他的陪伴，她的人生自此變得多采多姿，她不再在意那些滿懷惡意的言語攻擊，不再理會那些有色的眼光，因為她綦瑤也是有人愛、有人疼的！

只是這樣的光景能夠持續多久呢？她不知道。人說好景不常，她只能好好地把握每一刻與他相處的時光。

這時候應家雙親偏偏找上門來，綦瑤對他們的來意喜憂參半，但仍十分殷勤地接待著。

她身著一件湖水綠襦裙，搭配淺黃小袖上衣，體態顯得輕盈曼妙，態度從容優雅，來訪的應母、應父將這一切都收入眼中，一時不由感慨萬千。

如果綦威還在的話，又或者這丫頭只有十六、七歲的話，他們會恨不得天麒趕緊把這個出得廳堂、入得門房的好女娃娶回來。可惜最好的時機錯過了，這丫頭已經二十歲了，又成天在外頭拋頭露面，如今可配不上自家兒子。

應父想說些什麼，卻因應母使了個眼色而未出聲。

應母微笑著開口道：「綦瑤啊，妳今年也二十了吧？」

「是的，過年就二十一了。」綦瑤沉著地回道。

「妳也老大不小了，我們這次來，是想向妳說一門親事。」應母緩緩說著，笑得很是誠懇。

親事？綦瑤的心漏跳了一拍，難道會是……

在綦瑤兀自驚疑與羞澀不已時，應母繼續道——

「我娘家姓葉，我們葉家在北方也頗有根基，天麒有一個表哥名叫葉默，今年四十五，妻子前幾年亡故，正想續弦，我想妳很適合啊。」

越聽，綦瑤的心越沉，她已經可以肯定應家夫婦今天究竟是來做什麼的，不過她並沒有什麼激動的反應，只是態度不像先前那麼熱絡。

「很抱歉，應伯母，我想我無法答應這門親事。」綦瑤慢慢收起笑容，「我已經有心儀的人了。」

應母當然不會笨到去問她心儀的人是誰，只是逕自說著，「葉默事業有成，外表也算與妳般配，而且妳嫁過去也是正室……」

「應伯母，我若嫁給心儀的人，我相信我也會是正室。」他們兩老想打迷糊仗，那麼她就陪他們打，同樣不說出那個關鍵的名字。

兩老聽她拒絕得斬釘截鐵，臉色已經有點變了。

應父臉色一板，才要開口，又被應母攔住。

「綦瑤，我們女人啊，要有自知之明，有些枝頭高攀不上，就不要硬來，強來的都不是好姻緣。」應母暗示著她。

「我不認為我攀不上高枝。」綦瑤定定地望著應母，「因為我自己已經在高枝上了。」

這句話顯然暗示著她不認為自己配不上應天麒，甚至把自己擺到跟應天麒一樣的位置。

這種說法應家兩老自然無法接受，只覺得綦瑤自傲過頭，應父的氣再也忍不住了，狠狠地一拍桌，「綦瑤，我跟妳講明白好了，妳跟天麒的事，我們不贊成。妳也不想想自己已經二十歲了，這麼老的姑娘娶來，只會讓我應家蒙羞！還有，人家大家閨秀是大門不出、二門不邁，妳卻一天到晚拋頭露面，周旋在男人之間做生意，這種品德，我們應家敬謝不敏。」

這話說得直接，更是說得傷人，綦瑤要是仍維持著笑容虛與委蛇，那就真是犯賤了。

她肅起了面容，不再跟應父應母客套，「應伯父，我認為你大錯特錯。」她毫不畏懼地迎視著應父，「我二十歲了又如何？你們沒有二十歲過嗎？這是一個罪惡的年紀嗎？二十歲才談到嫁娶之事，我不知道是犯了哪一條律法，讓你們這麼反對。」

應父、應母被她這麼一說，當下愣住，不知該怎麼反駁。

綦瑤冷聲道：「此外，我記得家父生前與應伯父是好友，家父死前還特地交代應伯父照顧我。這些年來我獨自撐起家業，說實話並沒有感受到伯父有給予任何照顧或幫助，不過這也就罷了，反正我自己也能活得更好。」

「只是伯父您答應好友的事不僅沒做到，還嫌我拋頭露面做生意……我若不撐起綦家，能活到現在嗎？我不像伯母還有丈夫、孩子可以依靠，我只有一個人，我綦瑤靠自己的能力養活自己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怍於人，伯父以此嫌棄我，您對得起我黃泉之下的父親嗎？」

應父聽她提到綦威，臉色大變，「妳——」

瞧自己的丈夫氣到都快昏厥過去，應母嘆了口氣，緩緩道：「綦瑤，我知道我們應家不是完全沒有錯，不過妳口頭上辯贏了我們又有什麼用呢？我們不會讓妳過門的。」

「你們又知道我想嫁了？」綦瑤其實心中已經氣炸了，但越氣，她表面上便越是冷靜，冷靜得懾人，散發出的氣場令應家兩老都感到不安。

「今天你們既然來了，我身為故人之女，也不能讓伯父、伯母白跑一趟。」綦瑤冷笑起來，「我倒是可以答應你們，絕不會嫁給應天麒。」

「真的？」應父、應母聞言一愣，這情緒轉變之快，讓他們有些措手不及。

「真的。」綦瑤笑得更加燦爛了，只是這燦爛的笑容，竟讓應家兩老感到有些陰冷。

「既然妳答應了，那麼我們也不再多說什麼。綦瑤啊，其實葉默真的是個好對象——」

應母的話才開個頭，就立刻被綦瑤打斷，「伯父、伯母，話說完了，那麼我就送客了。」他們來意不善，她也不用太客氣，沒有直接把人轟出去，已經是看在應

天麒的面子上了。

這種態度自然又勾起了應家兩老的慍怒，然而這件事是他們理虧，只能憋著氣，冷哼一聲踏出綦府大廳。

只不過才剛出門口，就聽到綦瑤的聲音淡淡地傳了過來——

「我絕不會嫁給應天麒……所以你們不覺得，你們該去說服的，是自己的兒子嗎？」

當晚應天麒一回來便得知父母前去綦府的消息，可因為時間已晚，不好打擾父母休息，好不容易等到早上，詢問後，應父、應母也坦然承認，並說綦瑤不識好歹，葉默那麼好的對象都不要，硬要巴著自己兒子。

最後，他們提到綦瑤承諾絕不會嫁給應天麒時，他簡直氣炸了，與父母爭執一頓，之後他不想留在府裡了，直接往對門綦家衝去，應家的人攔都攔不住。

他與綦瑤好不容易破開迷霧，兩心相許，萬一被父母這麼一搞，惹火了自尊心強的她，說不定兩人的感情又會發生什麼變數。

是他太疏忽了，最近因為戰事，他必須多注意生意，還有他本身也有一些私事必須處理，且按他對父母的了解，他們不太可能直接去找綦瑤，他便沒設防，想不到他們最後還是去了，這其中只怕有他不知道的原因。

不過現在他管不了那麼多，先找到綦瑤說清楚比較重要。

他衝進了綦府，很快就被護衛攔住，但護衛一看是他，便識相地放行，只不過看著他的目光有些古怪就是了。

應天麒徑直來到綦瑤的房門口，恰好碰到玉兒推門出來。

見到他一臉慌張地出現，玉兒朝他眨了眨眼，很快速地低聲說道：「小姐正在氣頭上呢，應公子可逕自進去，但要小心點。」

應天麒長吁了口氣，看來這次難辦了，綦瑤若是發火，依她的脾氣可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壓下去的。

他一進門便與坐在椅上的綦瑤目光交會，還來不及說什麼，就看到她起身，氣勢洶洶地朝著他走來。

應天麒將門一關，為難地想解釋，「綦瑤，我——」

然而他什麼都來不及說，來到他面前的綦瑤突然一把抓住他俊俏的臉蛋，接著像惡虎撲羊似的，踮起腳猛然吻上去。

應天麒只愣了那麼一瞬便反應過來，隨之加深了這個吻，與她沉溺在男女親密的感受之中。他不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，不過這送上門來的好事，不配合那不是傻了？

於是這記熱吻越來越炙熱，一種莫名的渴求充滿了心頭，兩人忘我地擁吻，雙手探索著對方的身體，慾望節節上升。綦瑤的衣服不知什麼時候滑落一半，露出香肩，而應天麒精壯結實的胸膛也袒露了出來。

雖然天雷勾動地火，但此時絕對不是纏綿的好時機，應天麒用盡最後一絲理智，

硬生生將自己由情慾的漩渦裡拔出來，止住這個吻。

他眼中帶著烈火，卻逼自己將綦瑤的衣服拉好，觀著她媚態橫生、艷若桃李的臉蛋，努力平撫心緒，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一進門就受到如此熱烈對待，而且還是在他父母錯待她之後，他不懂，真的不懂。

豈料綦瑤忽然沉下了俏臉，嬌哼一聲道：「你爹娘要我離開你，我偏偏要和你在一起，要多親熱有多親熱，看他們還怎麼阻攔！」

「什麼？」她的反應讓應天麒有些傻住。

「就是你爹娘啊！特地跑來我這裡罵人呢，我綦瑤是這麼好欺負的嗎？」她不滿地別過頭，這嬌俏的模樣狠狠地勾了一下應天麒的心。

「我以為妳很生氣。」他有些哭笑不得。

「我是很生氣啊，不過我氣的是你的爹娘而不是你，這點我還分得清楚。」綦瑤理所當然地向他點點頭，她可不是那些喜歡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庸俗女子。「居然說我配不上他們兒子，我偏偏配給他們看。」

這根本就是賭氣，應天麒一陣無語，不過他要問的可不只如此，最重要的是她對他父母的那個承諾。

他再度問道：「可是我爹娘說，妳承諾以後絕不嫁進應家？」她好強、獨立自主，自尊又高，他相信這絕對是她說得出來的話。

而綦瑤的回應，讓他當下屏住了氣息。

「是啊，我答應他們絕不嫁進應家。」她像是惡作劇般覲了眼他的表情，才傲然道：「但我又沒有答應他們會離開你或不和你在一起，這是兩回事。」

這算是什麼回答？應天麒不由傻眼，「啊？還可以這樣？」

「怎麼不可以？除非你這傢伙移情別戀，或者我拋棄你，否則只要我們在一起的一天，我們就不能成親，到時候看急的人是你爹娘還是我啊。」綦瑤終於說出自己那當下的打算，原本繃住的俏臉也微微露出一抹嬌笑。

原來如此，應天麒啞然，身為人子，他還真不知該怪她整他父母，還是讚她反應快速。

好半晌後，他才搖頭嘆氣道：「居然還有這招……這招對付我爹娘的確會有奇效，妳真是太狠了。」

她白了他一眼，「比起你爹娘，我這只能算是溫和反擊，總不能老被壓著打，我可不是那麼好擺弄的女人。何況在這件事情上，我忠於自己的感情，也沒有犯哪一條律法，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錯。」

這一番話說得義正詞嚴，正經八百，應天麒不由感嘆自己愛上了個奇女子，外頭哪裡有人有她這麼超脫的想法？

可是他愛她的不就是這一點？她有著別的女子沒有的見識，有著比許多男人還勝出一籌的理智，否則京城美女那麼多，他又怎麼會獨鍾她這朵花？而且還鍾情許多年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久了……

「我真是……真是白擔心了，我早該知道妳不是一般的女子。」他笑了起來。

「那當然，我若是一般的女子，你這驕傲的應少主也瞧不上啊。」她彷彿看穿了

他的想法，得意地嬌笑起來。

應天麒拿她沒法，忍不住將人抓過來又是一記熱吻，緊緊抱住她，說道：「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，我本來還因我爹娘欺負妳而滿懷歉意，畢竟是我這陣子太忙，疏忽了家裡的事，才讓他們直接來找妳質問……」

其實在進門前，他真的有那麼一刻怕自己真的會失去她，直到將她抱在懷裡，他才真正鬆了口氣。

綦瑤從他話裡聽出了點蹊蹺，「是啊，你最近在忙什麼？連我也好久沒看見你了呢。」

說到這個，應天麒沉默了下來，慢慢鬆開了抱著她的手，接著正色望著她，一臉凝重。

「我正好要告訴妳，我知道妳最近已經在處置綦家的產業，但在我看來速度遠遠不夠，因為……」他吸了口氣，因為接下來的話，字字句句都像萬鈞那麼沉重，「據我收到的情報，南方戰況每況愈下，京城只怕大亂將起。」

雖然漸漸入秋了，但京城的氣候仍然炎熱，綦瑤臥房的窗只開了一半，她卻感到混身發寒，一切只因為應天麒說的那四個字——大亂將起。

綦瑤知道現在是亂世，再加上小時候京城失陷導致姊妹離散的經驗，所以她先前一得到南方戰事不利的消息時，就一再地縮減生意，其實就是在為逃離京師做打算，但依應天麒所說，這樣的處置似乎還不夠。

應天麒語氣相當沉重地道：「消息尚未傳回京師，但我已經知道龍將軍與鬼族的作戰節節敗退，南方有三分之一的州郡已經失守，如果真的讓鬼族攻進來，只怕慘況會比以前京城失陷還要嚴重，大夏國甚至有可能覆滅。」

「那麼嚴重？」綦瑤狠狠嚇了一跳，隨即想到什麼，狐疑地上下打量他一陣，終於忍不住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？你……應該不只是認識龍瀟將軍那麼簡單吧？」

否則怎麼可能京城都還沒收到消息，他卻比皇帝還早知道，這麼早就在做因應的準備了？

應天麒苦笑道：「妳真的很聰明，幸好我們不是敵人。」他猶豫了一下，像下定什麼決心般，嚴肅地說道：「其實我除了是一名藥商外，同時也是龍瀟的結拜兄弟，在京中等於他的密探，替他打聽京城裡的消息。」

「妳也知道大夏國朝綱不振，龍瀟在南方邊境努力保家衛國，守得無比艱難，可朝廷裡有人不顧國家安危想打擊他，若他要撐著不倒，就必須通曉朝廷的動向，以便及早做出反應，否則他老早被朝中那群奸臣弄死幾百遍了……」

綦瑤看他的眼光漸漸變了，難怪這傢伙老是能夠得到一些機密的生意消息，對於大局的反應也極為迅速，原來是因為他與龍瀟有如此特殊的關係。

不過能夠同時兼顧軍機及家業，他這密探還要做得無聲無息，甚至跟朝中許多大官都關係良好，也算他的本事，至少綦瑤捫心自問，她做不到。

「我突然覺得，很多生意輸得很不甘心啊！」她嬌嗔道。

應天麒原本心情凝重，聽到她這麼一打趣，忍不住彎了彎嘴角。

只可惜這樣的放鬆只有一瞬，隨即他又肅起面容，眉眼流露出一絲憂色，「我這兩天接到了一個與妳有關的消息，只不過妳必須答應我，聽到消息時要冷靜。」綦瑤心裡一跳，本能地覺得可能與妹妹有關，於是她也收起了笑容，深吸了口氣才道：「你說。」

應天麒沉聲道：「龍瀟的軍隊只怕是遭人算計，原本替他出謀劃策的首席軍師，就是半邊臉有紅斑的那位，似乎受了毒傷……」

綦瑤聞言一震，渾身發抖，要不是剛才答應他要冷靜，她現在可能已經不顧一切地衝出去趕往南方了。

她忙問道：「小妹怎麼樣了？怎麼會受毒傷？」

「綦瑤，她還不一定是卉妹妹，至於受傷的情況我不清楚，不過我能向妳保證，她暫時沒有生命之憂。」應天麒安慰道。

「我想親自去看看！」綦瑤一刻也坐不住了。

「妳去了又能幫上什麼忙呢？只是窮緊張罷了。在京城裡，妳還有很多事要做，你們綦家還得靠妳整頓。」應天麒搭住她的肩，理智地分析給她聽，「我早就調查清楚了，南方浮苓州裡有一個小山村，山村裡出了一名神醫，他不輕易出手，但一出手必然藥到病除，我可以去尋那名神醫，把神醫帶到龍瀟那裡。

「那個紅斑臉軍師對龍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左右臂膀，所以不管是為了妳還是為了龍瀟，於情於理我都會想辦法救他。」應天麒很鄭重地承諾。

綦瑤面露難色，眉頭緊鎖，閉緊了美目，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可是與妹妹相聚一事，她實在盼望太多年了，要她壓下這種期望不親自去看看，她真的忍不了。

「妳一個弱女子，長途跋涉到戰亂的南方，先不說很可能還沒看到那名軍師已然遇上重重困難，更別提京城裡還有太多事必須靠妳來支撐及打點。」應天麒溫言勸著，「所以妳留在京城，南方的事我去辦，一定幫妳辦得妥當，而且我也有事想麻煩妳。」

綦瑤深吸了口氣，「什麼事？」

「雖然我爹娘對不起妳，對妳做了很過分的事，但是在我離開京城的這段時間……麻煩妳照拂一下我爹娘，還有應家藥行我也交給妳了，憑信物，絕對不會有人擋妳做任何事。」應天麒說得相當果斷。

綦瑤望著他沒說話，她的理智告訴她，憑應天麒的特殊身分，要辦好那些事確實比較容易，如果換成她，說不定還沒見到妹妹，她已經比妹妹先陣亡了。

思索片刻，她咬牙說道：「好！我答應你。」

應天麒終於露出今日第一個放心的笑容，他真的很感激自己相中的女人是她，果決理智，不拖泥帶水，骨子裡的驕傲及脾氣更增添了她的可愛。要是換成別人，被他的父母羞辱，又是在這種混亂的節骨眼上，只怕會增加他許多麻煩。

「既然這樣，那我先回去準備，明日就出發去南方，京裡的事就麻煩妳了。」應天麒有了她的承諾，知事不宜遲，便準備回家。

「你等一下……」綦瑤突然叫住他，而且一臉不好意思的樣子。

應天麒眉頭一挑，像是想到了什麼，滿臉笑意地道：「喔對，小妞妞，我忘了給妳一個離別之吻呢！」說完，也不管她的反應，將她摟了過來就是一記深吻，直到兩個人都氣喘吁吁才放開。

「好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」他依依不捨地道。

綦瑤並沒有留他，而是掏出繡帕，在他唇瓣上擦了擦，擦掉她留在他唇上的胭脂，接著噗嗤一笑，「本來還想氣一氣你爹娘……不過現在應該不需要了。」

應天麒一愣，隨即大笑起來，低頭又是一記親吻，「我不介意讓他們多氣一點。」

應天麒火速離開了京城，用的自然是經商的名義。

應家的人恨不得他這趟去久一點，最好久到與綦瑤感情淡了再回來。如果能在外地認識家世不錯的大家閨秀，那當然更好。

可世事豈能盡如人意，在他們慶幸應天麒的離去後，才一個多月，馬上又轉為了擔憂。

原來南方的戰情越來越不利，聽說許多南方州郡都已經失守，鬼族的軍隊直逼京師而來，應天麒此行的藉口便是到南方去採購藥材，現在南方遽變，應家兩老自然擔心得不得了。

與此同時，綦瑤早已有先見之明地逐步收起綦家的產業，也按照應天麒及她當初的規劃，處理掉許多資產，換成黃澄澄的金子。

在這種動亂時代，即使身懷銀票也沒保障，大夏國搖搖欲墜，錢莊不可靠，等鬼族打進來，銀票都成了廢紙，只有金子才能到哪裡都通用。

當然，應天麒將應家的產業交給她幫忙照顧，她不會置之不理，在這段期間做了與綦家相同的處置。她有應天麒的信物，應天麒又讓小四輔佐她，於是她假應天麒之名，大肆變賣應家產業換成黃金。

由於做這些事都是由小四出面，應家兩老又早就不管生意，綦瑤的計劃進行得無比順利。

這些都是應急措施，當然最希望的就是鬼族不要打進京裡來，這樣以綦瑤的處置來說，兩家不過是損失一點財產而已，很快又可以東山再起。

不過理想畢竟只是理想，情況終是走到了最壞的那一步，一直擔任大夏守護神的龍瀟，居然叛變了！

朝廷發出金榜緝拿龍瀟，也馬上派出新將軍補上龍瀟的位置，然而誰比得上龍瀟的用兵如神？在鬼族的攻勢下，南方局勢岌岌可危，而北方的人則越來越緊張，每天都有人站在皇城告示外等候，或者用盡自己的人脈打聽，希望能得到最新的消息。

「不行，龍將軍與應天麒關係匪淺，他們的命運息息相關，如今龍將軍被通緝，他們的關係難保不會被人察覺蛛絲馬跡，只怕應家會受到影響。再加上鬼族若真入了京，第一個要對付的一定是大家族，我必須儘快將他爹娘帶出京才行。」

綦瑤知道應天麒並沒有讓家裡的人知道他與龍瀟的關係，所以她若直接到應家兩

老面前曉以大義，大概會被冠上妖言惑眾的名頭給趕出去，因此若要帶應家兩老出京，看來只能硬來。

於是她先將這陣子變賣來的黃金裝了幾大車，事先派親信將黃金埋藏在安全之地，再遣散綦家奴僕，只留下忠心耿耿又武功高強的那些，最後換上一身褲裝，裝得一副趾高氣昂的模樣，帶著幾個護衛直接進入應府。

應府的護衛們自然全力阻止，但綦瑤有應天麒的信物，亮出信物後他們便不敢攔，因此她如入無人之境一般，直接來到應府的庫房之前。

「來人啊，給我搬。」在綦瑤一聲號令下，綦家護衛先踹破庫房大門，接著一湧而入，將應家所有值錢的東西全搬了出來。

此時，接到消息的應父、應母及琉璃急急忙忙地趕到庫房來。

看到一群人在搬他們的家當，應父氣急敗壞地嚷道：「住手！都給我住手！誰叫你們搬的？」

「是我。」綦瑤好整以暇地從旁邊走出來，對上應家兩老彷彿在噴火的眼神，一點也不退讓。

「快叫妳的人停下來！妳憑什麼搬我們應家的東西？」應父憤怒地指著她。

琉璃也氣紅了眼，一時忘了自己並不是應家主人，連忙瞪向一旁呆愣的應府護衛，發號施令道：「你們還不快把她攔住！」

護衛臉色奇差，欲言又止。

綦瑤若無其事地道：「他們已經被我遣散了，每個人都拿了一筆錢，不會再幫你們應府做事。怎麼，小婢女，妳也想被解僱嗎？」

琉璃怒道：「奴婢絕對不會在這時候拋下老爺與夫人的！老爺，我們去報官抓她！」

「我有應天麒的信物，是他說他出行的這一陣子，應府的一應事物全交給我管理，就算官府來，我也有說法。」綦瑤冷笑著，淡然地瞥了一眼琉璃，「早在一個月前，我就將你們應家的產業全換成黃金了，現在我要離京，自然要把能帶走的全帶走。」

綦瑤顯然沒把琉璃這小小婢女看在眼裡，氣得琉璃差點咬碎一口銀牙。

「妳……妳這是在報復我們嗎？」應母一副天要塌下來的樣子，她直覺認為綦瑤是在報復他們兩老不讓她與天麒在一起，所以迷惑天麒，讓他將信物交給她。

想不到綦瑤這女人做事居然這麼狠，這是要刨他們應家的根啊！

綦瑤笑得古怪，雖然沒有承認，但她的表情似乎在說「就是這麼回事」，而且她一副故意要激怒應家兩老的模樣，更讓人相信她來搬空應府是一種惡意的報復。她聳聳肩，「隨便你們怎麼想，不過我告訴你們，這座府邸也被我賣了，你們最好快收拾細軟走人，免得被人丟出府去，那可不好看。」

「我不會放過妳的，這是我們應家的財產！」應父破口大罵，但他也只能罵，因為應家的護衛都礙於綦瑤手上的信物不敢動手，而綦瑤帶來的人則守在她的兩旁，他連自己要上前動手都沒辦法。

「我沒有說它們不是應家的財產啊，我只是代管，在這段期間我要怎麼處理，那

是他的事。」綦瑤像是懶得再理會他們，還刻意再刺激了一句，「我要走了，難道你們還能跟著我，拿回你們的財產嗎？簡直笑話。」

其實她這一趟最想說的就是這一句，她很少事情做得這麼絕、這麼壞，第一次就用在了自己愛人的父母身上，也真夠刺激。

這時候，綦家的一名護衛上前稟報道：「小姐，搬好了，連同屋中值錢物品，一共三大車的財物，已經列表。」

綦瑤不管應家兩老的反應，逕自喃喃算著，「加上我那五大車，一共八車……已經行了，我們立刻走吧。」

說完，她領著一批奴僕，就這麼大搖大擺地離去，不再理會暴跳如雷的應家兩老及憤恨不平的琉璃。

「綦瑤，妳給我等一下！綦瑤……」應父還想追上去，卻被應母拉住。

「別叫了，人都走遠了，還是想想要怎麼辦吧。」應母看著空了的庫房，甚至屋子裡的值錢東西也一樣都被搬走，急得眼眶都紅了。

「奴婢就說綦瑤把少爺迷得團團轉，一定是不懷好意，現在果然如此。老爺、夫人，我們絕對不能讓應家財產落入那個女人手裡啊！」琉璃急得跺腳，在她心中，無論是應天麒還是應家的所有財產，最後都應該是她的，怎麼可以這麼輕易地被綦瑤搶走了？

尤其應天麒將信物交給了綦瑤，讓綦瑤可以為所欲為，這更是琉璃完全無法忍受的。

應父也是在商場上打滾過的人，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想著綦瑤已經搬走了所有財產，連自家大宅都被她賣了，他們現下連個容身之處都沒有，看來要阻止綦瑤的惡行，只有一個辦法了。

「哼，她那麼多輛車，走不快的，我們把東西收一收，也駕車追上去，另外派小四去聯絡一些天麒認識的大官，請他們幫忙抓人，看這女人能逃到哪裡去！」

第7章

綦瑤領著八輛大馬車，引人注目地出了京城，之後便往南疾行。

隨後不久，應家的馬車也跟上了，因為應家的護衛都被綦瑤解僱了，除了駕車的車夫及幾個比較忠心的護衛，車子裡就只有應家兩老及琉璃。

馬車疾行許久後，車子出了官道，進入山林。

由於森林中大樹遍布，馬車不好走，綦瑤還是被應府的人追上了。

應府的馬車不管不顧地直接衝向綦瑤的座駕，令綦瑤乘坐的馬車的馬匹差點失控，幸好車夫機伶，勉強控制住，不過此時也不宜再行。

這時候，應父、應母及琉璃一身狼狽地下車，帶著一群護衛以肉身擋在綦瑤的馬車面前。

「綦瑤，把我應家的財產還來，」應父咬牙切齒地道：「否則我不會讓妳好過的！」綦瑤見狀悠然下了車，似乎對應府人張牙舞爪的模樣很不以為意，淡淡地道：「就憑你們這點人？」

在她的一記眼神下，綦府那群高手迅速地把應家的人圍了起來，人數是應家人馬

的好幾倍，武力顯然也高出一大截。

應父沒有露出任何害怕的表情，惡狠狠地道：「妳敢動我們一根汗毛，我看妳怎麼跟天麒交代！」

綦瑤睨了他一眼，「反正我絕不會嫁給應天麒，我需要跟他交代什麼？」

應父、應母被她堵得一陣無語，綦瑤不嫁應天麒是他們逼的，現在居然成了她為所欲為、無法無天最好的憑仗？

現在他們不僅勢弱，還詞窮，拿她完全沒辦法，可是要他們眼睜睜看著她謀奪自家的財產，那是絕對辦不到的。

最後，應父索性拉著應母及琉璃，並吩咐自家護衛，一行人全往馬車前筆直地一站，一副「我不走你們也別想走」的模樣。

「老子跟你拚了，如果不將財產歸還，那就從我們身上輾過去吧。」應父擺出一副視死如歸的模樣。

綦瑤還想說什麼，她的身後突然跑來了一名護衛，將一張小紙條交給她，並急急道——

「小姐，京裡飛鴿傳書，說官府已派兵追出城，算一算時間，應該距離我們不到五十里了。」

綦家在京城自然有自己的眼線，綦瑤早就料到會有追兵，所以特地做了防範，只是想不到官兵這麼快就來了。

聽到那護衛的話，應父冷笑道：「綦瑤，妳以為妳贏了嗎？我已經叫小四去找我們熟識的官員了，妳有種就在這等著，官兵就要來了，我讓妳吃不完兜著走。」

綦瑤冷冷地看著他，「你不知道應天麒叫小四全聽我的嗎？你們應家變賣家產，還是小四出面處理的呢，現在來的官兵，只怕不是抓我，而是抓你們的。」

「妳在說什麼？」應父等人聽得莫名其妙。

綦瑤並沒有回答應父的話，而是當機立斷下令道：「放棄那五輛馬車，令他們往五個方向奔逃，剩下的原地找隱蔽處躲藏。」

一聲令下，綦家的護衛很快就動了起來。

應父一見，急忙道：「妳想做什麼？那五輛車是變賣我們應家產業換來的財寶對不對？車輪那麼沉，肯定是黃金——」

然而他話才剛出口，馬上戛然而止，與身旁的應母及琉璃齊齊看得目瞪口呆，因為綦家護衛在上車前打開了車簾，車廂裡裝的居然是一堆石頭。

應父有些不可置信，自己竟追著載有他們應府財物的三輛車，還有五輛裝滿石頭的大車而來？

綦瑤沒有空和他解釋，直接發布下一個命令，「把應家的人全抓起來，不要讓他們壞了大事。」

「什麼？綦瑤妳敢！」應父氣瘋了，想撲上去給她一點教訓，但綦家的護衛一湧而上，他與應母、琉璃及一千應家護衛只能束手就擒，口中還被塞了一塊布，讓他們連大聲呼救都沒辦法。

接著，應家兩老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扛到了這山林之中的一些隱蔽之處，藏得

極為巧妙，不免令人懷疑綦瑤是早就看好這塊地方當成藏身之處，因為連剩下載著財貨的三輛馬車都能恰好藏得看不見蹤影。

此時五輛載著大石的馬車走遠了，綦家護衛將留下的痕跡動了些手腳後，也躲進了樹叢間。

不久後，果然聽到了踢踢蹠蹠的馬蹄聲由遠而近來到附近，就在他們方才起衝突的地方停了下來。

「王參將，看來他們曾經在這個地方停留過。」

「先給我搜這塊地方……」

聽聲音真的是官兵來了，而且來的還是京軍，不是知府的捕快，應家兩老有些納悶，小四既然是聽命綦瑤的，應該不會這麼快帶人來，而且憑小四的身分，頂多能見到知府，他居然請得來京軍？

不過先不管這些官兵怎麼出現的，應家兩老打算鬧出一些動靜，希望官兵能注意到被制住的他們，順便拿下綦瑤這個惡毒的女人。然而他們都還沒開始動作，又聽到官兵說道——

「本來還以為捉拿應天麒一家人是個好差事呢，想不到他們倒是精明，不知從哪收到消息，居然先跑了，現在要怎麼追啊……」

「看痕跡，似乎有幾輛馬車離去了，而且走的還是不同方向。」

「他們可能知道我們追上來了，快跟上去，我們也分頭追，絕不能讓他們跑了。」

這段話嚇得應家的人動都不敢動，滿臉不可置信，尤其應父似乎從他們的話中聽出了什麼，驚異地望向了綦瑤，後者一臉凝重，卻鎮定萬分，向他們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。

不一會兒，眾人就聽到官兵的馬兒遠去的聲音。

直到一刻鐘之後，綦瑤才現身，很快地吩咐道：「我們也走。」

應父口中的布條早就被拿下來了，雖然還是被制住的狀態，但他已經不再那麼憤怒，理智也慢慢回復。

「等等，綦瑤，天麒究竟做了什麼，會讓官府要捉拿我們？還有，妳是不是早就知道官兵會來抓我們，所以準備了五大車石頭裝成黃金魚目混珠？妳搬走我們應家財產，是要引我們出京？」

如果綦瑤做這一切都是要激他們出京，以避開官兵的捉捕，那只能說她用的方法太高明了，利用他們對她的偏見與不滿，讓他們完全中招，現在他們反而不知道要用什麼心情面對她。

綦瑤也放下了之前故意擺的架子，坦然道：「應天麒在做什麼，若他願意，他自會告訴你們，至於我是不是知道官兵會來抓你們……老實說，其實我不知道。」她見應父皺起眉，以為她故意賣關子，也不想多解釋什麼，只是淡然地陳述事實，反正她又不是刻意想討好他們。

「不過我不會眼睜睜看著你們被抓走，應天麒既然把應家交給我，只要有官兵上門的可能性，我就必須做出應變。你們視我為寇讎，我只能出此下策，將你們騙出府。」

應父與應母有些下不了臺階，表情皆訕訕的。

一旁的琉璃見應家兩老對綦瑤的態度似乎有些鬆動，便尋釁道：「那我們應家的財產呢？妳讓小四變賣了應家家產，還賣了應家大宅，換來的黃金都可以裝滿幾大車了。」

對了！應父、應母聽琉璃一說，表情也不善起來，戒備地看向綦瑤。

綦瑤只差沒翻一記大白眼，「你們真的認為我會傻到帶著幾大車黃金上路？自然是事先藏在一個隱密的地方了。」

「那妳還不快交出來！」琉璃大喝，內心十分得意，終是抓到她的小辮子了。

綦瑤皺眉看著琉璃，總覺得這個婢女對她很有敵意。「把黃金全交給你們，你們讓那幾車財物拖慢了腳步，有幾分把握能從官兵手上逃出來？別傻了。」

琉璃被她說得接不下話，只能跺著腳，賴皮地說道：「妳……綦瑤，妳果然不懷好意，說來說去還是只想侵吞我們應家的財產。」

豈料她這麼一說，綦瑤竟然笑了。對一個心存偏見的人，還有什麼好說的？

「隨便你們怎麼想。」綦瑤直接忽視了琉璃及應家的人，轉向自家的護衛，「走了！」

接下來的日子，綦瑤帶著應家人在山裡逃難。

平時從京城往南方大多是走官道，路途平緩，而這次為了逃避追捕，綦瑤選擇直接翻越京城南邊的大山，這樣要前往南方的難度就高得多了。

由於官兵一直沒有放棄搜索，還不斷加派人手入山，這樣的執著令綦瑤當初由山路轉回官道的計劃落空，她只好隨之改變策略，讓一些綦家護衛喬裝成商旅及逃難的難民，帶著三輛載著財貨的馬車分別下山，而她則是與剩下的人繼續在山裡躲避，緩緩地向南方前進。

幾次與官兵的遭遇，都是靠綦瑤的智慧及兩家護衛的英勇，讓應父、應母堪堪逃過一劫，也因為這樣，他們慢慢放下成見，用著不帶任何批判的目光去看待綦瑤，而這一觀察，才發現自己錯得太離譖了。

綦瑤有著一般女子沒有的冷靜與能幹，別看她長得嬌滴滴的，但在山裡不管吃什麼苦，她都連叫也沒有叫一聲，打獵、生火、紮營都難不倒她，在山中迷失了，她還能從太陽的方位尋找出對的方向，更別說她能靠智慧精確地判斷官兵的去向，讓他們一次次安然地逃脫。

這樣的女子，如果還沒資格做他們應家的媳婦的話，什麼女子有資格？

兩老不由有些後悔，但綦瑤「絕不嫁應天麒」的承諾還言猶在耳，讓他們不好再去提這件事。何況還有琉璃在一旁挑撥，兩老對綦瑤的成見剛放下一些的時候，總是會馬上被點燃起來，所以雙方除了逃難時必要的溝通，始終沒什麼交集。

終於進入了南方州郡的邊界，追捕的官兵已經大幅減少。這幾日幾乎不眠不休的逃難，大家身心都緊繃到了極點，綦瑤決定在一個山坳處紮營，讓眾人好好休息一晚。

今夜月明星稀，可能是難得的放鬆，每個小帳裡的人都很快地沉沉睡去，唯獨綦瑤清醒著，立在黑夜之中抬頭看著天上圓月，心緒起伏不定。

她睡不著，真的睡不著，只要閉上眼，沒多久就忍不住張開，疑神疑鬼地探出帳外張望，怕哪個方位又冒出官兵。她多麼怕因為她的誤判，他們這一群人會落入官兵的手中，那麼她不僅對不起應家所有人，更對不起那些信任她的綦家人。

沒有人知道她承受著多麼大的壓力，表面上她看起來永遠那麼冷靜理智，但事實上如果不保持著那種狀態，她怕自己下一刻就會崩潰。

所以她索性不睡了，沐浴在溫潤的月光下。仔細一看，她手裡正拿著應天麒給她的玉珮，溫柔地摩挲著，因為今晚的月光，讓她想起好像每次她遇到困難時，他總會在月圓之夜前來安慰她、當她的心靈支柱。

她想他了，真的好想。

正對著綦瑤的一頂小帳內，睡的是應家兩老。應父及應母同樣夜不成眠，原想出小帳透透氣，卻見到了月光下的綦瑤。

綦瑤身上是一件女式武服，經過這幾日的逃難，早就汙濁不堪。她未施任何脂粉，頭髮也是隨意綁著，可是這樣的她反倒顯得英姿煥發，別有一種獨特的美感。看她那麼珍惜寶貝那塊玉珮，兩老赫然明白她是真的對應天麒情深意重，即使他們錯待她，她仍願意為了應天麒捨上自己的身家來營救他們，換了個男子也未必做得到。

他們……似乎真的壞了兒子的一樁好姻緣啊……

在這樣寂靜的夜，只有風聲特別明顯，應母的聲音突然在綦瑤的耳畔幽幽響起——

「綦瑤，妳在思念天麒嗎？」

綦瑤心頭微微一驚，雖然表面上仍波瀾不興，但她知道自己走神了。

這令她有些懊惱，應家兩老居然都走到她身旁了她才發現，這在逃難時是絕對不能發生的錯誤。

幸好沒有不可挽救的情況出現，綦瑤定了定心情，轉向了應家兩老，十分坦然地回道：「是的，我在思念他。」

「妳……仍然愛他嗎？」應母忍不住問，如果這女娃兒還愛兒子，那麼現在他們便不再反對這兩人了。

綦瑤柔柔地笑了，這笑容之美，讓兩老都捨不得移開目光。

她笑道：「我從來沒有停止過愛他呀！或許你們認為這樣的回答不夠矜持，但我只想面對自己的真心。」

她這番話重重地撼動了應家兩老，他們對視了一眼，最終應父開口道：「其實……呃，有鑑於妳這陣子的幫忙，讓我們應家躲過大難，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反對妳跟天麒的事了，如果妳還想嫁給天麒的話，我們可以考慮考慮，不過以後妳就不能再拋頭露面做生意了，這樣有損我們應家的顏面。」

一番話說得好像是施恩一樣，但應家兩老是真的放不下架子。在他們的認知裡，綦瑤能嫁給兒子已經是他們法外開恩了，她進了他們家，就要照他們家的規矩來，

他們叫她往東，她自然不能往西。

綦瑤自然感受到了他們把自己擺得高高在上的態度，想趁她還沒過門就先給她來個下馬威，不過大風大浪見多了，她並沒有因此產生什麼情緒，反正應家兩老她也不是第一天認識，明白他們自然會將自己的勢利眼及保守觀念強加在她身上，但這不代表她就得照單全收。

「伯父、伯母，你們知道嗎？或許在你們心中，我沒什麼優點，但有一件事，我始終謹記在心。」她定定地望著他們，「那便是已經做出了承諾，就不能輕易背棄，這是做人的基本原則。」

應父、應母心頭一突，似乎聽出她在暗示什麼，難以置信，齊齊皺起眉來，「妳的意思是……」

她笑了起來，口齒清晰地說道：「我，絕不會嫁給應天麒。」

兩老傻眼，心中升起了一種無名的憤怒。他們已經釋出善意了，她應該感激涕零地接受才是，居然還不識好歹？

「好，妳就不要後悔！」應父冷哼一聲，拂袖回到帳內。

應母見狀搖頭，連忙跟上。

於是夜晚又恢復了清淨，只可惜被撩動的心湖，不是那麼容易能平靜下來的。

綦瑤望著明月，幽幽地嘆了口氣，「唉，妾心似明月，君心千里遠……」

綦瑤一行人來到南方，她沒料到南方的情勢比京城裡聽說的還要危險許多，雖然追捕的官兵變少了，但流竄在山裡的鬼族卻神出鬼沒，令人防不勝防，進到南方這一段山路後，綦瑤已經遇到三波鬼族士兵，閃過了其中兩波，第三波卻不得已打了起來，以擊敗對手險勝作收。

因為這原因，綦家及應家的護衛受傷，戰力大減，不過沒人敢丟下其他人逃走，畢竟一個人行走在山裡死得更快。綦瑤等人就這樣躲躲藏藏了好幾天，每個人的情緒都緊繃到了極點，應家兩老終於受不了了。

「我不走了，我不想走了，這樣躲藏何時是個頭？」應父氣呼呼地直接原地坐下。

應母一向唯夫是從，所以也跟著坐了下來。

「老爺不走，那奴婢也不走了，說要帶我們去找少主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騙人呢。」琉璃也到了極限，原本為了乖巧的形象咬牙硬撐著，現在有了應父這個藉口，她也隨之坐下，看向綦瑤的目光十分不善。

綦瑤皺眉望著他們，「出了山之後，我們會朝著龍將軍的軍隊方向前去。」

「龍將軍不是叛變了嗎？我們就是因為他，才會被害得那麼慘，妳現在又帶我們去投靠他？」琉璃像是抓到她的把柄似的，胡亂出言攻擊，「妳是不是想害死我們，這樣就能明目張膽地侵吞我們應家的財產？」

綦瑤實在懶得理會這個兇悍的小婢女，一路上一直針對她不說，提出來的質疑也一點道理都沒有。

不過應父、應母的目光也看向了她，所以她還是忍住氣，沒好氣地說道：「一路

上我能害死你們的機會不下百次，要下手早就下手了，還輪得到妳來質疑我？」見琉璃還想開口，她冷下臉，「這裡並不安全，如果妳不想走，那麼大可留下，我也不會留妳。」這句話雖然是對著琉璃說的，可顯然也是在暗示應父、應母不要耍任性。

兩老雖然聽了心頭不舒服，還是拍拍屁股不悅地站了起來。

琉璃一看，連應家兩老都向綦瑤妥協了，她更不能忍受，一把跳起來，怒喝道：

「綦瑤，老爺與夫人是妳的長輩，妳居然說得出這種話，妳果然想害我們！」

「妳這個白痴，噤聲！」綦瑤見她在樹林裡大吼，連忙制止。

可惜已經來不及了，不遠處傳來了大動靜，聽那草木的沙沙聲，似乎是人數不少的隊伍迅速穿過樹林，往他們的方向前進。

綦瑤才剛叫所有人聚攏，樹叢中就立刻冒出一個又一個的鬼族軍人，數目是綦瑤等人的好幾倍，而帶頭的那名鬼族人衣著不凡，看來地位似乎不低。

鬼族人一見到綦瑤帶領的這個隊伍，立刻來了興趣，一方面是綦瑤他們顯然不是軍人，而是平民，雖然有的帶傷，但身上缺乏了沙場上的殺伐之氣；另一方面是這個隊伍裡居然有幾個女人，而且站在最前面的那個姿色不凡，幾個婢女也算是清秀，看得鬼族人都心癢癢的。

「我是鬼族地部的統領安南。」那名華衣鬼族人朝綦瑤等人獰獰一笑，「把你們的武器扔過來，全部坐在地上，讓本統領好好驗一驗。」

「統領，還驗什麼啊，男的殺掉，女的擄走不就好了？」其餘鬼族人按捺不住興奮，提議著。

綦瑤站了出去，一反平時的剛強，一臉為難，說話聲音也是溫柔中帶點哀求，「安南統領，我們只是平民百姓，因為戰亂，所以到南方投親，身上沒有什麼財物，你放了我們吧。」

「妳說放就放？」安南用著一種淫穢的目光上下打量綦瑤，赤裸裸地表現出了他的渴望，「像妳這樣的美人，我怎麼能放過呢？」

「原來統領大人要的是我。」綦瑤嘆了口氣，像是在心中掙扎了半晌，之後毅然決然地走向了安南，「那麼我便把自己獻給安南統領，其他人殺了於你也無用，是否可以放過他們？」

「嘿嘿嘿，姑娘，妳想得太美好了，我們地部可不只我一個男人啊，妳伺候我，那誰伺候他們呢？」安南的目光轉而放到琉璃及玉兒等人身上，笑得更下流了。這番話言下之意，安南是不打算放過任何人。

綦瑤一副大受打擊的樣子，想不到安南看了之後更開心，正要伸手過來摟她的時候，她的袖子裡突然滑出一把短刀，接著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短刀抵到了安南的喉間。

「全都別動。」綦瑤那偽裝的柔情似水在一瞬間轉為冷冽，她的手壓了壓短刀，安南的喉間便滲出血水，「誰敢靠近，我就割下他一塊肉。」

「不要過來，你們不要靠近我！」安南驚叫起來，接著咬牙切齒地說道：「女人，妳敢動本統領一根汗毛，我要你們所有人陪葬。」

綦瑤冷笑，「你自己都顧不得了，還想留下我們？」她轉向了自己人的那個方向，命令道：「帶著伯父、伯母先走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絕對不要回頭。」

應父瞪大了眼，「我們走了，那妳怎麼辦？」

「我自己會想辦法脫身，你們快走，快走！」綦瑤喝道。

應父及應母不由動容不已，依綦瑤的能力及武功，明明可以輕易逃脫，現在綦瑤這等於拿自己的命換他們的命，而且能不能成功還不知道。

事情都到這個地步了，他們不逃反而會連累她。這麼想著，應父一咬牙，拉著應母，朝著綦家護衛點了點頭，「走。」

綦家護衛為難地看了綦瑤一眼，便帶著其他人欲走。

鬼族的軍隊圍過去時，安南頓時痛呼一聲，脖子上流出更多的血，令所有人不敢輕舉妄動。

「快走。」綦瑤催促道。

綦家護衛領著其他人匆匆逃出樹林，每個人留給綦瑤的最後一眼都是感激的、動容的，還有人已然哭成淚人兒。

沒想到綦家護衛逃走沒多久，突然間又從樹叢中冒出來。

綦瑤見狀震驚地問：「你們……你們回來做什麼？」如果他們被更多鬼族人逼回來，那她也無力再阻擋了。

綦家護衛並沒有回答她，反而是他們身後一道清朗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是我叫他們回來的，因為我要救妳。」

隨著聲音現身的，是應天麒。

一看到他，綦瑤呆了，手上的刀差點拿不穩，驚得安南慌張亂叫。

不過是幾個月沒有見到他，在她心中彷彿已經過了一輩子，她似乎用了一生的時間去思念他。

應天麒早就擔心京城的亂象了，才會帶著一隊人馬快馬往北趕，想不到會在這山頭遇見綦瑤，而且她還救了他的父母。

此恩此情，他真的無以為報。

他雖思念她，可是現在顯然不是訴情衷的時候，應天麒按捺下對她的情潮，冷靜地下令，「全給我拿下。」

應天麒不知從哪裡帶來人手，雖然沒有鬼族的人多，但個個驍勇善戰，武功高強，再加上安南在綦瑤手上，鬼族人投鼠忌器，居然一個照面就呈現了敗象。

安南看到這個情況，擔心自己的手下全被殲滅，心頭一凜，知道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，把心一橫，居然做出了一個眾人想都想不到的舉動。

他忽然抓住綦瑤的短刃，而且還是刀身的部位。

綦瑤嚇了一跳，可是堅持住沒鬆手，反而反應很快地用力向安南殺去。

一個眨眼，安南被削掉了兩根手指頭，滿手的鮮血，但也因為這麼一招，他脫離了綦瑤的控制，用一隻手換一命，也算是值了。

「哼，斷手之仇來日必報，撤退！」安南說完立刻往樹叢裡跑，至於其他的鬼族人跑不跑得掉，他管不著了。

連應天麒也沒想到安南可以對自己這麼狠，因他的舉動而愣神剎那。
鬼族的稟性就是如此，打起仗來個個都像不要命似的，因此特別難纏。
安南都跑了，其餘的鬼族人也很快散去，留下一地屍體及滿目瘡痍。
這時候應天麒才終於放下心來，快步走向綦瑤，深情地望著她，「幸好，幸好你沒事。」

綦瑤張著水潤的雙目，緊抿著嘴不說話，表情像是有千言萬語欲訴，卻無法開口說。

應天麒心頭一揪，不顧眾目睽睽，一把將綦瑤摟入懷中，「小妞妞，我很想你。」他嘆息般低喃，只有把她擁入懷，才能真正感受到她的存在，才能確定這一切都是真的。

他真的與她重逢了。

然而綦瑤的反應不是嬌羞，也不是感動，她竟是愣愣地抬頭望著應天麒，那美目越來越紅、越來越紅，最後盈滿了淚，哇的一聲大哭起來，什麼大小姐的優雅形象都沒有了。

她聲嘶力竭地哭著，雙手摟著他的肩，像是在抱怨他怎麼這麼晚才出現。在這一刻，她不再是什麼堅強獨立的女當家，只是一個等待男人呵護、受盡委屈的可憐小女人。

應天麒見狀心都碎了，他想像得到她這一路壓力有多麼大，又要負擔眾人的安危，又要躲避官兵的追緝及鬼族的攻擊，直到現在才將情緒釋放出來，已經非常堅強了。

「都是我的錯，都是我的錯……」他喃喃說著，將她抱得更緊。

心中各缺一塊的兩個人，終於在這一刻圓滿了，四周的人為這一幕深深動容，沒有人取笑綦瑤的哭泣，也沒有人質疑應天麒的行為逾矩，而是都默默地退開來，將這一小塊空間讓給兩個有情人。

只有一道異樣的目光，冷冷地看著這一幕。

第8章

在應天麒小隊的護衛下，眾人終於不必再提心吊膽，應父、應母甚至有了馬車可坐。一隊人直接下山，到了山下的紮營地點。

這個地點是應天麒精挑細選的，距離最近的城鎮叫寧城，只有數十里之遙，城裡龍蛇混雜，大夏人與鬼族人都有，但主事的卻是鬼族，所以如果掩護得好，可以好好地打探一些鬼族的消息。

下山後，眾人終於可以好好的坐下來吃一頓晚膳，雖然只是大鍋肉湯加蔬菜，不過比起在山裡吃乾糧、啃肉乾，已經不知要好多少了。

應天麒看著父母形容憔悴，狼吞虎嚥，心中很是感慨，再看看綦瑤也清減不少，卻沒什麼食慾的樣子，更是心疼不已，內疚自責。

他沒有想到戰局會急轉直下，也沒有想到龍瀟的對手會這麼快就出招，影響了他在京城的布局，他的身分也因此暴露出來。

幸好綦瑤反應迅速，將他父母帶出京師，否則他真不敢想像會發生什麼事。如果

拿父母來威脅他也就罷了，他可以自行解決；若是拿此來威脅待他若親兄弟的龍瀟，絕對會引起腥風血雨、生靈塗炭的結果。

多虧了她，真的，多虧了她。

眾人酒足飯飽後，有了精神，一雙雙困惑或好奇的目光全落在了應天麒身上，最後還是應父先開口——

「天麒，怎麼會有京軍要抓我們？你發生了什麼事？又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聽你的？」

應天麒與龍瀟的關係，由於在場還有至親以外的人，所以他不方便透露太多，只是隱晦地道：「我到南方經商遇險，恰巧被龍將軍麾下的李副將所救，聽聞京城危急，所以我請求他們派人與我回京營救爹娘。」

此話一出，早知內情的綦瑤沒什麼反應，其餘應父、應母、琉璃等人，都是一臉恍然大悟。

看到他們的反應，應天麒就知道綦瑤沒有向任何人說過他是龍瀟密探之事。

他朝著她飽含柔情的一笑，信任她果然是對的，她即使出賣她自己，也絕對不會出賣他。

待眾人的驚訝緩和了些，他又說道：「龍將軍並沒有叛國，京裡的消息不過是有心人士放出來混淆視聽而已，這是政治上的鬥爭。龍將軍被人污陷，名譽有損，我與他的人走得近了，被有心人的人馬見到，認為我們是一夥的，所以我們家自然成了京軍欲抓去問話的目標，才會連累到爹娘。」

沉吟了一下，消化了這個驚人的消息後，應父突然別有深意地問道：「這些事，綦瑤都知道嗎？」

應天麒卻是搖搖頭，「她只知我在南方受到李副將幫助，至於我事實上在做什麼，她是完全不知道的。」

也就是說，綦瑤只知道了這麼一點事，就能從時局判斷出要快點帶應府的人離京？這要有多大的膽識及多縝密的心思啊？

應父忍不住感嘆道：「這次真的是靠綦瑤了！龍將軍叛變的消息才傳回京師，她便馬上將我們帶出京城，我們一開始還不相信她呢，想不到不久後就親眼看到官兵來追捕我們，這實在是……實在是……」

實在是怎麼樣，他忽然說不下去，雖然想表達謝意，但他們兩老與綦瑤的關係太僵，一句感謝還真是說不出口，不過他的意思總歸是表達到了。

綦瑤淡然一笑，並不居功，「我只是做了該做的事，求一個問心無愧罷了。」

「我在離京前把應府交給你，就是知道無論如何，你都會做出最好的處置，事實證明我沒有看錯人。」應天麒含笑看著她。

這句「沒有看錯人」可是一語雙關，綦瑤感受到他語氣中那隱含的曖昧及情意，也忍不住望向他。

兩人相視一笑，無窮的暖意及溫馨由兩人之間散發出來，然而這樣和樂的氣氛，卻讓琉璃一句陰陽怪氣的話打破了。

「可是少主您不知道，綦小姐雖然救了老爺、夫人，但用的手段實在太過分了！」

琉璃矢口不說自己也是被救的人之一，她根本不領這個情，所以雖然已經儘量壓抑，想讓表情看起來委屈，但話聽起來仍有那麼一點咬牙切齒。

她試圖把整件事渲染得嚴重又可惡，「她變賣我們應家財產、搬空了我們的庫房，還賣掉我們的大宅，要讓我們無家可歸，藉此威脅我們跟著她，老爺和夫人當時都差點氣昏了呢！唉，要是當時老爺和夫人真的氣出了什麼病來，那可就難收拾了。」

這顯然是雞蛋裡挑骨頭了，綦瑤的手段是有點超過，可應家人對她心存偏見，善意的規勸他們根本不會相信，這在當時算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了。

應父、應母雖然覺得琉璃說得有些偏頗，但基於這小婢女也是替自己發聲，而且這一路上他們確實被綦瑤氣得不輕，因此都保持著沉默，看兒子怎麼回答。

應天麒沒有如琉璃期望中那般，發脾氣質疑綦瑤，他反而好整以暇地問起琉璃，「但到最後事實證明，綦瑤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，而且成功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那只是運氣好，這種生死大事，賭在運氣上實在太兒戲了。」琉璃猶自替應家兩老不平，「何況綦小姐變賣了我們應家所有家產，途中我們不只一次向她提出歸還，她都避重就輕。少爺，雖然綦小姐救了我們，但是一碼歸一碼，救命之恩及侵吞應家財產，不能混為一談啊。」

應天麒皺起眉，他聽出了琉璃對綦瑤的成見，暗道：難道她是被父母先前的反對影響得太深了？

想到父母十分疼愛琉璃，他不好當面責罵她不識好歹，正準備好言相勸，綦瑤卻伸出一隻手，止住了他欲說的話。

綦瑤淡定地看著琉璃，她現在十分確定，雖然不知道哪裡得罪了這小丫鬟，但琉璃是真的很討厭自己，一路上什麼事都針對她。不過琉璃現在說的話，某部分代表著應父、應母的意思，所以她選擇再一次替自己解釋，「那可是幾大車的黃金，我已經藏起來了，帶著走不是拖累自己嗎？要真還給你們，你們就抱著金子等人來抓好了。」

她搖了搖頭，這些話都不知道說過幾遍了，但琉璃就是緊咬著這點，讓她懷疑起琉璃在意的究竟是人命還是錢財？「難道妳認為那些黃金還不如你們的性命重要嗎？」

這般反問，讓琉璃無言以對，最後她想了半天，只能硬生生地擠出一句話，「那……那現在妳總可以告訴少爺了。」

綦瑤沒好氣地望著她，幽幽嘆了口氣，這要是綦家奴僕，早就被人直接扔出去了，哪裡可以這樣放肆地質疑主人？

但某種程度上來說，這也代表著琉璃在應父、應母面前受寵的程度。

意識到這一點，綦瑤心頭一動，忍不住看向應天麒。

只見他一臉深思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她索性不再多想，事到如今，這已經是應家的家事了，應家的事不應該由她來處理，她需要面對的，只有應天麒一個人。

她淡淡地道：「我會告訴他的，還是妳希望我在眾目睽睽之下公布你們應家財產

放在哪裡？」這帳子裡除了親人，還有些侍衛、奴僕，「或者，以妳的身分，妳也想知道嗎？」

「我……總之，綦小姐到現在還沒有歸還不是嗎？在她歸還應家財產之前，老爺和夫人都不會相信妳的。」琉璃說不過綦瑤，其實她也知道自己理虧，所以硬把應父、應母拖了下水，以壯自己的聲勢。

應父、應母有心想說其實他們已經不那麼怪綦瑤了，但琉璃一方面是替自己說話，捍衛自家的財產；另一方面綦瑤也確實太驕傲了，他們都已經拉下臉來讓綦瑤嫁進應家，她居然不領情，所以應父、應母的心動搖不定，最後只得默認了琉璃的話。

「琉璃，那麼我也告訴妳，關於這件事，我就回答到這裡，以後我不會再說，妳想知道就去問你們少主，以妳的身分，沒有一再和我平等說話的資格。」綦瑤已經給足應家兩老面子了，所以她不打算繼續忍受琉璃的挑釁，畢竟區區一個婢女，也真無須她一直費精神去應付。

琉璃氣得臉色漲紅，還想再說，卻被應天麒擋了回去。

「好了，琉璃，別再說了。」他朝著綦瑤一笑，站在哪邊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。

「其餘的事我與綦瑤會處理，應府的人不得再去煩擾她。」

於是好好一頓晚膳，因琉璃的擾亂而草草結束。

本以為此事到此為止，但他們並不知道，這才是風波的開始。

晚膳後，應天麒請綦瑤入了他的營帳，要說的當然就是當初答應她的、關於調查龍瀟那位斑面軍師的事。

可兩個人早就擺明了兩情相悅，月黑風高，孤男寡女，有個什麼乾柴烈火也不是不可能，因此綦瑤在帳裡待得越久，就越引人遐想。

不過應天麒並不在意別人怎麼想，反正在他心裡，綦瑤遲早是他的人；而綦瑤同樣對他人的眼光不以為意，當初為了一點點找尋妹妹的線索，她都能不顧名譽地接近許源那種惡名昭彰的人了，現在與應天麒就算傳出點什麼，她也不在乎。

應該說，多年以來，京城裡的人對她的風言風語及含沙射影，已經讓她練就金剛不壞之身，懶得去管別人的看法了。

「這次我要告訴妳兩個好消息。」他不知想到了什麼，笑得有點微妙，「為了避免浪費時間，我接到龍瀟信函，確認他的軍師的確身中奇毒後，便直接去尋那山村裡的神醫，結果當我尋到那人時，狠狠地嚇了一大跳。」

「怎麼了？神醫不能去嗎？」綦瑤緊張起來。

「不是，是神醫的身分很特別……」應天麒賣關子道：「神醫比妳年輕，但醫術首屈一指，而且妳認識那人。」

「我認識的神醫？還比我年輕？」綦瑤沉思了一陣，突然眼睛一亮，難以置信地望向應天麒，「你說的難道是……」

應天麒沒有直接回答她，而是曖昧一笑，「咳，回答這個問題，總該有些獎勵吧？」

綦瑤馬上懂了他的意思，毫不害羞地靠了過去，在他俊臉上重重地印了一個吻，然後催促道：「快說呀你！」

「雖不滿意，但勉強可接受。」應天麒得意地摸了摸臉頰，並回答，「那神醫就是菡妹妹。」

「真的是菡兒？」綦瑤緊張地道：「然後呢？然後呢？」

「菡妹妹似乎腦子受過傷，個性變化很大啊……」應天麒撫了撫下巴。

「所以你找到大妹了？那小妹呢？」綦瑤著急地接著問。

應天麒沒有直接說，只是點了點自己的唇。

綦瑤好氣又好笑，卻沒有再著他的道，只是語帶玄機地道：「如果你給我的答案令我滿意，說不定會有更豐厚的獎賞喔？」

應天麒眼睛一亮，馬上正色說道：「我確認過了，龍瀟的軍師的確是男扮女裝，身分也確認是卉妹妹，她中毒的原因我不清楚，但菡妹妹已經被人護送著趕過去了。我因為父母的事急著回京，無法同行，才會恰好在鬼族的手下救了妳。」

「所以，我兩個妹妹都找到了？」綦瑤十分激動，眼眶泛紅。

「是啊，本少主功勞甚偉，那個，妳說的豐厚獎賞呢？」應天麒深深地望著她，星目中像有火焰燃燒。

綦瑤的芳心狠狠震動了一下，霎時領悟過來，因為自己一時嘴快，今晚似乎有什麼要發生了。

但她不得不承認，自己並不是很排斥，反而隱隱有著期待，因為對象是他。否則她為何要在來到他的營帳之前，先叫玉兒替她備好熱水，仔仔細細地沐浴一遍，把自己弄得香氣襲人呢？

綦瑤想通了，驀地朝著他嬌媚一笑，踮起腳尖，伸手撫上他的俊臉，印上了真心的一吻。

兩個人都思念對方太久，也壓抑太久了，幾乎是唇碰唇的瞬間，火就燃了起來。這一次彼此都沒有保留，拚命探索著對方身體的每一部分，想將全部的自己獻給對方，每一分觸摸都是激情，每一分愛撫都是顫動，急促的呼吸彰顯了彼此的愛有多濃，濃到都快讓人窒息，讓人沉溺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兩人已衣不蔽體，肉體貼著肉體的刺激，讓這一把火再也無法熄滅。

激情就要發生的那一刻，應天麒逼自己停了下來，啞著聲音問道：「再繼續下去，妳今晚就走不出這個帳蓬了……」

綦瑤嬌喘吁吁，在他胸膛上狠狠印上一吻，似乎要吻得比他兇，才算贏似的。

「我今晚進來，就沒打算再走出去。」她望著他的目光充滿慾望及誘惑。

「妳不怕——」

綦瑤的纖纖玉指抵住了他的口，綻出了一個這輩子最美麗的微笑，「都與你獨處一帳了，我有什麼好怕的？」

應天麒覺得自己醉了，沉迷了，瘋狂了。在她這記傾國傾城的笑容裡，他覺得自己可以為了這一刻的她付出一切。

他早該知道她的獨特是不能用一般大家閨秀的標準去衡量的。或許她原就有獻身之意，又或許她是臨時起意，無論如何，橫豎他早就認定她了，這件事遲早會發生，他何必拘泥於迂腐的禮教，扭扭捏捏？

身在亂世，沒有人能確定自己看不看得到明天的太陽，何須再去在意世俗的眼光？

於是應天麒抱起了綦瑤，緩緩走向床鋪。

油燈熄了，這一夜，綦瑤沒有再出過營帳。

在兩人纏綿悱惻的同時，沒有人知道，琉璃在應天麒的帳外守了一夜，直到陽光破曉，都沒有看到綦瑤從裡面走出來，她才真的心碎、心死，滔滔的恨意幾乎淹沒了她所有的理智。

有些事，忍到極點就無須再忍，不管用什麼手段，能夠除去眼中釘，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最重要。

應天麒帶領的小隊只在原地駐紮兩天，一方面讓綦家及應家的嚴重傷員稍作恢復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收集一些必要的資源與消息，之後便要回歸龍瀟的軍隊，畢竟這座山頭是鬼族坐大，多留一天就多一分危險。

然而琉璃卻趁著這個機會偷偷離開駐紮地，一個小婢女的消失根本沒有人在意，而她給應父、應母的理由也無懈可擊，說她要喬裝一下，去鎮上替他們採購一些日常用品，以便在路途中讓他們更舒適。

應父、應母對此還欣慰不已，給了她好些銀兩，原還想派人護送她，卻被她婉拒了。

就這樣，琉璃輕而易舉地出了營，卻不是往城鎮的方向，而是入了山。

她知道自己此行要犧牲的可能是她的一切，而且更要碰運氣才能達到她的目的，但她管不了那麼多了，因為她怨恨、不甘、憤怒，如果事情不能按照她的期望進行，那就玉石俱焚吧。

兩日後，應天麒的軍隊拔了營，準備前往龍瀟紮營的所在地。

這一行比來時不知要危險多少，一是因為傷員變多了，綦家及應家的護衛有些甚至連行走都不行，再加上多了應父、應母及兩家的奴僕，手無縛雞之力，又偏偏最需要保全。

如今的情況不像綦瑤等人先前走的山路，有天然的林木、草叢等掩蔽物，要躲的官兵及鬼族也只是小股人馬；現在已入了南方地界，鬼族的人每次出現都是一個大隊，更別說還有些流寇、強盜等等。

應天麒的人馬已經失去先前快速如風、神出鬼沒的優勢，必須帶著一堆拖油瓶趕幾天幾夜的路，風險之大不言可喻。

但在細心的規劃下，應天麒還是出發了。

為了避免行蹤洩露，一行人繞了遠路，進入某些路段後甚至會一直繞圈圈，就為

了避開鬼族軍隊。

然而他不曉得的是，一個天大的陷阱早在前方等著他們。

行走約莫三天之後，應天麒等人來到一個三不管地帶，這裡是大夏國與鬼族的緩衝地，一般商旅跟軍隊根本不會走這裡，應天麒卻反其道而行。有鑑於其中的危險，還特地挑了三更半夜前進，企圖讓黑夜隱去他們的行蹤。

然而才走沒多久，四面八方忽然亮起火光，小隊裡一陣騷動後，應天麒等人驚愕地發現，他們居然被鬼族包圍了。

那些人不僅在人數上是他們的十倍以上，由他們身上穿著的甲衣判斷，這群夜襲者還是鬼族裡的精英，通常都是在戰爭時用來打游擊的，想不到居然殺雞用牛刀，派遣這麼多人，只為了抓他們幾個。

應天麒等人驚疑不定時，鬼族的地部統領安南突然站了出來，陰險地笑道：「你們中原有句話說風水輪流轉，現在該我走運了吧，抓到你們這幾條大魚。」他轉向綦瑤，笑意變得殘忍又下流，「還有你，遲早是本統領的人。」

事到如今，驚慌也沒有用，應天麒很快地冷靜下來，緩緩開口，「你怎麼知道我們會走這裡？而且這裡不是你負責的領域吧？」

「我只要抓到你們就是大功，誰會管我在哪個領域抓的呢？」安南並沒有直接回答應天麒的話，對他也不感興趣，說話時有些不屑，反倒是一直色迷迷地盯著綦瑤，「聽說你是京城醫藥世家綦家的當家？你還侵吞了應家藥行對吧？還聽說你把兩大世家的財產全換成了黃金，那些黃金現在藏在哪裡？」

綦瑤不語，甚至不願看他一眼。由他的話裡，她已經推測出太多恐怖的可能性，所以她現在多說只會多錯。

安南怎麼會知道她的身分？又怎麼知道她將兩家的財產全換成黃金藏了起來？

再者，她早就告訴應天麒黃金的所在之處，會認為她侵吞了應家財產的，不過是那些對她有偏見的人……

綦瑤環視了己方人馬一圈，似乎……有人不見了？

安南對綦瑤的美色早就蠢蠢欲動，又想到她身後隱藏著富可敵國的黃金，不想再浪費時間下去，厲聲道：「廢話少說，今日你們全都是本統領的囊中之物，全都給我拿下！」

命令一下，鬼族的人立刻湧上，即使應天麒的精英小隊奮力抵擋，依舊不敵，最後紛紛被制伏。

安南獰笑著來到被綁住的綦瑤身邊，大手狠狠捏住她的下巴，將她的臉轉向應天麒，帶著一絲殘忍的意味說道：「那男人是你的姘頭吧？放心，我會好好『照顧』他的，哈哈哈……」

之後，所有俘虜被帶回了寧城。

寧城的城主是鬼族人，因為位階比安南低，所以在應天麒等人分別被關進大牢裡之後，便把處置這些俘虜的權力交給了安南。

如今唯二沒有被關起來的，便是應天麒與綦瑤，只不過應天麒是被安排到了行刑室，綦瑤則是被安南帶在身邊，從外頭看著行刑室內的情況。

鞭子一道道落在應天麒身上，他閉眼苦撐，硬是連哼都不哼一聲。

外頭的綦瑤看得雙拳緊握，貝齒都快咬碎了，但她表面上並沒有露出太多情緒，因為她知道自己表現得越激動，那麼安南施加在應天麒身上的刑罰就會越殘酷。

「怎麼樣？看到自己的男人被打，是不是很心疼、很傷心？」安南目光掃了掃應天麒那布滿可怖血痕的精壯身軀，「聽說京城綦家的女當家美麗能幹，但到了二十歲都還沒有出閣，所以這個男人是妳的護衛嗎？他為什麼帶著龍瀟麾下李副將的小隊？他們是什麼關係？」

從安南的話中，可以推斷他根本不知道應天麒的身分，綦瑤自然不會隨便洩露，否則只怕應天麒會死得更慘。她胡說道：「他確實是我綦家護衛，因為我認識龍瀟，所以在南方動亂之前派他去找龍瀟求援，他才會恰巧在山林裡救了我。」

「想不到只是個護衛也能得到妳這種美人的青睞。不過無妨，很快妳就是本統領的人了，還有妳藏起來那些富可敵國的黃金，哈哈哈哈……」

安南似乎很肯定兩人關係匪淺，就是不知道他的消息從何而來。

綦瑤冷冷地望著他，「你想得美。」

「那妳就眼睜睜看著妳的護衛情人被折磨吧。哼，妳放心，本統領不會讓他死得太痛快，非得將他折磨得不成人形才解氣。」

彷彿在證明自己所言不虛，安南居然命人將一鍋燒紅的木炭抬進行刑室，接著開始烤熱烙鐵。

他獰笑著，「那烙鐵上用你們大夏國的文字寫著『罪犯』二字，而且用了特殊的藥水，只要烙下，就是一輩子的印子。本統領就將這幾個字烙滿他的全身，包含那張俊俏的臉，未來除非妳那護衛願意將身上所有肉剏去，否則這輩子他就帶著罪犯這兩個字過活吧。」

「你！」綦瑤終於勃然色變。

「怎麼樣？美人兒，反正妳始終要從了我，還不快快供出妳那批黃金藏在哪裡，免得妳的護衛情人現在受刑事小，之後可是要一輩子受辱啊。」安南笑觀著她。如果可以，綦瑤真想一把抓下安南那張可惡的臉，但為了應天麒，她必須忍，而且她絕對不能讓他遭受那種變態的酷刑。

依他的尊嚴、他的自信及他的性格，都不會允許那樣屈辱的字眼跟著他一輩子的。綦瑤努力冷靜下來，思考著該怎麼辦？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保護應天麒，又可以暫時保全自己的清白？

她突然洩了氣般，無奈地對安南說：「我可以答應你的條件，可是我有更好的方法能讓你升官發財，你想不想聽？」

安南聽說過綦瑤的機智，因此對她話提起了興趣，「說。」

綦瑤淡然地道：「老實說，本姑娘是不甘只委身給一個統領的。聽說你們鬼族的族長十分好色，如果你將我獻給他，那麼你就能受到族長的青睞，要再往上爬並不是難事。」

安南沉吟著，像是在考慮其中的得失，也在質疑綦瑤的心態。

「比起跟著你這個統領，跟了鬼族族長更能吃香喝辣，地位也是我比較能接受

的。如果你可以讓我成為族長的女人，那麼我還可以幫你一個忙。」綦瑤直視著他，目光沒有一點心虛，「我藏起來的那些黃金，你找到後總是要獻出大部分給族長吧？如果我願意幫你保守祕密，告訴你黃金的位置，那麼你大可全部私吞，不必上交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「妳真的願意幫我？」安南瞇起眼。

「可以，反正我是逃不掉了，跟了你不如跟著鬼族族長，相信憑我的美貌加上經商的能力，他一定求之不得。」綦瑤擺出一副不屑安南的模樣，如此更加能取信於他，「而你要我替你保守黃金的祕密，我自然會做到，如我受寵，未來還可以替你在族長面前美言幾句，這對你我而言是互利之事，不過我有一個要求……」她指著行刑室裡的應天麒，「我要你放了他，畢竟我們有過感情，要他死在我面前，我無法接受，何況如果你殺了他，或者像你所說的對他施以烙刑，那麼你不怕我日後報復你？到時你黃金得不到，地位也得不到。」

安南的表情一變再變，突然發現眼前的女子比自己想像中要聰明太多了，她一邊威逼，一邊利誘，他居然無法反駁，而且完全被她說動了。

「而且我可以在你面前羞辱他，讓他滾出這個地方，這樣你就能相信我和他沒有任何勾結了吧？也能斷了我和他的感情。」綦瑤咬牙道。

安南皺起眉頭，不捨地看了看她，但又想想天涯何處無芳草，這個烈馬似的女人，族長一定會非常喜歡，如果族長知道他在外地收了美女卻不告訴他，反而自己享用，應該會氣得不輕，心中甚至會產生疙瘩……

「好吧。」安南憤憤地道：「美人兒，妳最好遵守妳的承諾，否則我會讓妳受到比下地獄更可怕的後果。」

第9章

不知是第幾天幾夜的酷刑折磨了，應天麒被打得已沒有了知覺，混身傷痕累累、體無完膚，只是憑意志力撐著，根據鬼族人來施刑的次數，默默判斷著自己被抓的天數。

他不明白的是，明明他們一行人掩藏行蹤，神出鬼沒，還選擇了一般人不可能走的路線，可安南卻好整以暇地布置好了伏兵等他，這其中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？

他一點都不擔心自己，這副皮囊死了就死了，一了百了好過在這裡天天受折磨，而他最擔心的是綦瑤。據他所知，安南這個統領也是以好色著稱，先前他已覬覦過綦瑤的美色，現在她落到他手裡，應天麒簡直不敢想像會有什麼下場。

憑她的聰慧，是否能夠逃過這一劫？

應天麒只能這麼猜測，否則他會被自己的胡思亂想給逼瘋。不是他介意那些事，無論綦瑤遭遇到什麼不堪，他都要她，一輩子只要她，但他知道她自己會先受不了。

突然間，行刑室的門開了，應天麒抬頭望去，不經意間牽動了身上的傷勢，讓他微微皺眉。

當他見到了來人，頓時瞪大眼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誰。

「小妞妞？」應天麒不顧疼痛，竟不由自主地想朝她走去，身上的鐵鍊卻因此勒

得更緊。

「妳沒事吧？妳怎麼……」他一邊問，一邊關心地掃視著她全身，第一時間發現她受到的待遇似乎不若他所想像的不堪，因為她身上乾乾淨淨的，而且……沒有受到任何束縛，就像她才是這方空間的主人般，大大方方地走進來。

綦瑤見到了應天麒，眼中沒有過往的柔情，而是略帶嫌棄地道：「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？」

應天麒苦笑道：「階下之囚，能保得一命已經不錯了，倒是妳……他們沒有對妳怎麼樣吧？」

綦瑤定定地望著他，像是有些煩惱，又有些不悅地道：「他們對我很好，甚至……甚至比你能給我的更好。」

應天麒頓了一下，似乎在思索她話中的玄機，她的態度及語氣似乎都朝著他最不願意看到的方向發展。

他收起了原本驚喜的心情，略帶沉重與擔心，問道：「妳……妳有受什麼委屈嗎？妳怎麼沒有被安南囚禁，還能在牢裡來去自如？」

綦瑤終於笑了，笑容中帶了些嘲諷，「跟聰明人說話就是省事。你應該看得出來，我在這裡過得如魚得水，原因沒有別的，安南他要我獻給鬼族的族長，而我也認為鬼族現在如日中天，族長更是尊榮無比，比起你這一介商人，又處在搖搖欲墜的大夏國，跟著族長似乎更有前途。」

她無視應天麒那幾乎要噴火的眼神，繼續道：「我本來也是不從的，但我看到你們這些階下囚淒慘卑微的樣子，我發現我不想過這種日子。憑我的美貌，我明明可以錦衣玉食，可以高高在上，為什麼我要和你們攬和在一起？」

「所以我最後選擇了鬼族，我願意當族長的女人。」綦瑤正視著應天麒，臉上露出了一絲鄙夷，「所以，我和你已經結束了。」

「綦瑤！」應天麒大受打擊地噴了一口血，內傷一次湧上，咳得他話都快說不出來，「我不相信！妳的承諾，還有妳與我過去美好的日子，難道都是騙人的？」

「我沒有騙你，當時我是真心的，只是我現在選擇了別人。」綦瑤不耐煩地道：「而且你自己摸著良心說，你對我好嗎？我跟著族長可享榮華富貴，但自從跟了你開始，我過的就是顛沛流離的生活，族長可以給我尊崇的地位，四周的人對我唯命是從，但你呢？你的父母是怎麼對我的？他們承認過我嗎？我能對我們的未來有什麼信心？」

一說到自家父母，應天麒沉默了下來，她的話殘酷且針針見血，但都是事實。他相信她獨立堅強，相信她聰明機敏，所以他敢把事情讓她去扛，她也的確扛了起來，卻不見得沒有怨言。

他以為可以不管父母的反應，只要相愛，兩人的事自然會水到渠成，但那些對她都是傷害，即使他有把握父母的反對沒用，可是站在她的立場來看，那就是委屈，就是不圓滿。

是他虧待了她。

應天麒從沒有覺得如此屈辱過，當她把兩人曾有的愛情用那麼功利的觀點剖析之

後，他才發現自己似乎是個徹頭徹尾的混帳，她明明能享有美好的生活，他卻從來沒有給她，還逼著她給承諾。

「小妞妞，無論如何，我對你的心，是真的。」應天麒痛心地道。

綦瑤驀然冷笑起來，「真心值多少銀兩？能讓人吃飽嗎？」

「但我們才剛擁有過一夜美好……」應天麒不願放棄，更不願面對現實，因為她是他的摯愛，即使她口中說著已經變心了，他仍然不相信，如果能說放就放，那肯定不是愛。

他的未來計劃中一直都有她，從他很年輕、很年輕的時候，她就在他心中了。可是好不容易擁有了她，那美夢難道只持續幾天就要碎了？

看著她冷淡的表情，他心痛加劇，彷彿有人掐著他的脖子，讓他無法呼吸。那種從天堂瞬間掉到地獄的落差，不是意志極為強大的人遇到，一定會瘋的，會瘋的！他壓抑著最後一絲理智，不落入瘋魔狀態，可是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，他快被她的無情擊垮了。

「我已經把女人最重要的東西給了你，你也算不虧了，反正我知道依鬼族的風俗，族長不會在乎。」綦瑤似乎對自己的清白不以為意，說出口的話越發冷漠，

「看在你幫我打聽到妹妹下落的分上，我可以讓安南饒了你們的命，不過我希望你永遠不要再來煩我，不要破壞我的幸福。」

說完，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而後無視他痛苦壓抑的表情，離開了行刑室。

只是才剛出了行刑室，她便聽到裡頭傳來悲哀沉痛的大吼，像是受了傷的野獸在咆哮，像是被一刀刀凌遲而發出的痛苦嘶吼。

她當即紅了眼眶，卻握緊了拳頭，緊緊咬住嘴巴，不敢發出一絲哭聲。

應天麒在遭受非人的酷刑時，哼都沒有哼過一聲，現在卻因為她的背叛而失控，那該是多麼大的打擊、多麼痛的體會？

他現在應該恨死她了吧？因為她的見異思遷、愛慕虛榮。可是如果不這樣，他怎麼可能離開她？她又怎麼能在安南面前不露出半絲異樣，讓安南放他出去？

她的痛，絕對不下於他。

即使她再怎麼想回頭看他一眼，多麼想安慰他，告訴他一切都是假的，她都只能忍著，只能把所有的想望深埋心底，因為她知道安南很可能正在別的地方看著她的一舉一動。

綦瑤只能裝著若無其事，再次邁開腳步，把那令她痛徹心扉的悲吼聲拋在腦後，走出了陰暗潮濕的地牢。

她最愛的男人啊……再見了……

應天麒不知道自己接下來過的是什麼日子，他只覺得自己像個行屍走肉，即使從行刑室被關回地牢之中，仍渾渾噩噩，失魂落魄。

失去了綦瑤，他才知道自己的心再也不完整了，他的自信及意志好像在她轉身離去的那一剎那被摧毀殆盡。

他與她之間存在的從來不是激情，而是日復一日、層層堆疊起來的愛情。兩人表現在外的瑜亮情節，只是因為不想輸給對方，不想在這場愛情之中遜色。在生死交關的時候，他們都能把最重要的東西交到對方手裡。

什麼時候連這麼厚重的感情都變了呢？如果真是這樣，這世上還有什麼可以相信的？

在不斷的自我質疑及信心崩壞之下，他身心俱疲，不再在意自己身處何處。

突然有一天，地牢的門打開了，一個鬼族侍衛粗魯地把應天麒拉出了地牢。

走過又長又黑暗的地道，一絲天光自外頭射進來。

應天麒忽然見到久違的陽光，眼前頓時一片空白，他極為不適地閉上眼。

「別裝了，你們可以滾了。」那鬼族侍衛冷笑一聲，用力推了應天麒一把。

在地牢中受盡苦難又有一餐沒一餐的應天麒，虛弱的身子向前一撲，差點跌倒。

但很快的，他感覺到一雙軟綿綿的手扶住了他的手臂，然後是一聲嬌呼——

「少主，您沒事吧？」

應天麒瞇著眼，好不容易才適應光線，慢慢地張開眼睛，意外地看向扶住自己的人——琉璃。

他還沒有想清楚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就見地牢口又被推出了兩個人，赫然是應父及應母。

應父及應母也花了一段時間適應外頭的光，直到看到了琉璃和形容狼狽的應天麒，應父才一臉莫名其妙地問道：「琉璃？怎麼會是妳？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琉璃一邊扶著毫無反應的應天麒，一邊解釋道：「老爺，是奴婢救你們出來的。」

「什麼？我們獲救了？」應父及應母相視一眼，看到的都是對方難以置信的表情。瞧他們不明所以，琉璃像在邀功似的，仔細地說明著，「奴婢到寧城替老爺、夫人置辦生活用品，來不及跟著你們一同撤離，所以那日車隊遇襲，奴婢恰好逃過一劫。後來知道少主和老爺、夫人被鬼族抓回寧城，奴婢便努力想辦法把老爺和夫人救出來，今天才能來這裡接你們出地牢。」

應父還是一頭霧水，因為在他看來，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，他以為自己死定了。他問：「妳是怎麼辦到的？」

琉璃有些僵硬地笑道：「是、是奴婢之前聽少爺說，龍將軍的人曾幫過他，所以奴婢便趕到軍營，想請龍將軍幫忙，沒想到真的能見到龍將軍！龍將軍好像認識寧城裡一些有力人士，匿名花了點銀兩，就讓牢裡的人把少主放出來了。」

龍瀟那麼高的地位，按常理來說，一般人不太可能與龍瀟有接觸，而應天麒不過是受過龍瀟底下的人的恩情罷了，所以琉璃的話根本無從求證。可是就現況來說，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了。一個小小婢女居然能見到龍瀟，足見她花了多大的心力。

應父及應母點了點頭，心疼地看向了自己憔悴失神的兒子，「只是天麒怎麼會變成這樣呢？」

「這都要怪綦小姐！」提到綦瑤的名字，琉璃義憤填膺，「綦小姐真是太過分了，少主對她一往情深，她卻為了保命，愛慕虛榮，答應把自己獻給鬼族的族長。當

少主、老爺和夫人在牢裡受苦受難時，綦小姐早就在安南的宅第裡享福了！」沒有人在意琉璃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，因為聽到了這些消息，應父、應母最直接的反應是氣炸了，連一直沉默不語的應天麒，臉色都沉了一分。

琉璃見自己激起了大家的憤怒，便更賣力地道：「少主……少主會這麼失魂落魄，也是因為聽到綦小姐變心了，所以大受刺激。」

「這……唉，我就說那女娃兒不可靠，真是太可惡了！」應母忍不住罵了兩句，眼光轉向了琉璃，兩相對比之下，忽然覺得這自小帶在身邊的婢女越看越順眼，轉而笑道：「還不如我們家琉璃呢！」

「這是琉璃應該做的。」琉璃乖巧地連連搖手，像是擔不起這誇讚似的。

「妳所做的早就超出了一個婢女的本分了，我們都瞧在心裡。」應母逃出生天，終於露出了一絲笑容。

看琉璃寸步不離的攏著虛弱的應天麒，應母有著說不出的滿意，忍不住打趣了一句，「琉璃，妳會這麼盡心盡力的營救我們，只怕為的不是我們兩老吧？」

「當……當然是……」琉璃接不下話，一下子紅了臉，小女兒心思表露無疑。

應父、應母相視一眼，俱是點頭微笑了起來，最後像是在眼波交流之中達成了什麼協議。

應父開口說道：「好了好了，我們也年輕過，怎麼會不知道呢？妳雖然身為一介奴婢模樣卻生得好，個性也機伶，如果妳對天麒有意的話……其實也不是沒有可能。」

兩老在這麼多次生死交關之下，也看得很開了，以往在意的身分、地位等問題，現在不再是最重的考量。如果琉璃有辦法得到應天麒的心，他們也樂觀其成，願意讓應天麒在娶妻前先納個小妾。

琉璃大喜，但仍羞怯地道：「但憑老爺、夫人安排。」

「好好好。」應父笑了笑，被關這麼多天，總算有一件值得高興的事。他又道：

「在談那些事之前，我們先離開這個鬼地方吧。」

說完，看著失神又憔悴消瘦的應天麒，他嘆了口氣，心中對綦瑤的芥蒂更深了。

沒有人知道綦瑤毛遂自薦想成為鬼族族長的女人，除了想在安南面前保住自己的清白之外，另一個原因是她與鬼族有不共戴天之仇。

先不說她小時候之所以在顛沛流離之中度過，就是因為鬼族攻打大夏國；而後她與兩個妹妹失散多年，也是鬼族害的；父親在戰亂逃難時留下隱疾，所以早早升天，讓她成了孤兒，還必須以一介弱女子之身扛起家業。如今應天麒好不容易替她找到妹妹的消息，小妹綦卉卻因為鬼族的緣故身中奇毒，治療之後也不知會不會留下什麼後遺症。

這樣的仇恨已足夠令綦瑤萌生想殺死鬼族族長的念頭，這一次就算以生命為代價，她也要深入虎穴，與鬼族不死不休。

騙走了應天麒之後，她反而冷靜了下來。幸虧安南不知道應天麒與龍將軍的關

係，誤以為他只是一個與自家小姐偷情的護衛，才會願意放人。現在她要做的就是替他多拖一點時間，讓他們有多遠走多遠，最好能逃到龍將軍的勢力能夠保護到的地方，那樣她就無後顧之憂了。

這時候，綦瑤所在的房門被不客氣地推開了，來人是趾高氣昂的安南。他雖然還是色迷迷的看著綦瑤，但始終不敢對她動手。

「綦姑娘，妳要我放的人，我已經放了，那麼是不是該換妳帶我去找黃金的下落了？」安南不悅地道。

綦瑤望向他，「你倒是放得很爽快，等他逃得無影無蹤，不怕我食言不帶你去找黃金？」

安南不以為意地冷笑了起來，「妳的顧慮根本不需要擔心，妳以為我放走他，就再也找不到了嗎？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綦瑤極力想掩飾心湖的波動，但表情仍不禁微微色變。

「妳沒想過我們當初怎麼能先一步前去埋伏你們嗎？那是因為你們之中有個小婢女，叫琉璃的，以身體為條件要求見我，向我透露的。」安南嘿嘿笑了起來，笑容十分邪氣。

或許是認為綦瑤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了，他大大方方地把整個陰謀說了出來，「那小婢女似乎對妳恨之入骨，告訴我們妳擁有無數黃金，抓了妳我不僅能報仇，還能立功。之後那小婢對我們提的唯一條件，就是放了那個侍衛。」他不屑地道：

「哼，想不到那個侍衛長了一副好皮相，居然讓這麼多女人為他爭風吃醋啊。」原來琉璃也一口咬定應天麒是綦瑤的護衛，才讓安南輕易相信應天麒的低下身分，而非懷疑他與龍瀟有什麼特殊的關係，因為綦瑤也承認自己才是認識龍瀟的那個人，她的說法與琉璃不謀而合。

瞧綦瑤臉色越來越難看，安南就越有快感。他不想看著她一直擺著高姿態，既然得不到這個女人，噁心一下她也好。

「所以我賣了個人情給那小婢女，讓妳的護衛情夫以為他是被小婢女救走，如果我想找他們，我自有辦法透過小婢女找回妳那情夫，所以我根本不怕妳食言。至於另外兩個老的，就算是送給妳的禮物了，也希望妳能答應當初的承諾，在族長面前替我美言幾句。」

綦瑤越聽心情越凝重，只想出去尋應天麒，把琉璃的種種手段告訴他，要他加以防範。

她想不到琉璃因為妒意及佔有慾，居然可以出賣整個應家及綦家的人，只為了置她綦瑤於萬劫不復之地，這種愛情太可怕、太致命了。

可是綦瑤即便有再多的掙扎及憂心，都只能往肚子裡吞。

聽安南的言下之意，應天麒等人是跟著琉璃走了，雖然琉璃心如蛇蠍，但至少她對應天麒的愛應該是真的，換句話說，她不可能再安排什麼令應天麒等人陷入險境的作為。

從這個角度想，綦瑤緊繃的心情陡然放鬆了一些。

雖然她與應天麒分開了，而且還是她一手造成的後果，但是她不後悔，只要他能

夠安全，那就夠了。至於他與琉璃會不會有結果，那不是她應該擔心的，而且她也不想去擔心，她最好不要再知道他們的任何消息了。

即使一直逼自己想通，逼自己豁達，綦瑤的心仍然如同刀割般疼痛，畢竟親手把摯愛的男人推到陷害自己的女人手中，那是多麼令人不甘心、令人痛苦的殘酷現實。

她深吸了一口氣，猛地看向安南，「他們離開多久了？」

安南想了想，很坦白地道：「該有一天了。」

綦瑤微微點頭，也就是說，再幾天他們應該就可以遠離寧城、遠離鬼族的勢力範圍。

然後，她的人生就再也沒有愛情，只剩下復仇的火焰。

綦瑤突然笑了，笑得很美，很迷人，好像夏末的荼蘼花一般，綻放最後的美麗，一眨眼就會凋謝似的。

這樣的美麗帶著哀愁，帶著淚花，凸顯出一種虛幻出塵的氣質，連一直看著她的安南都忍不住失神。

「再等三天，等我準備好了，我便帶你去尋那些黃金。」

在成功逃離寧城後，失魂落魄的應天麒慢慢恢復了正常，除了絕口不提綦瑤之外，只比往常沉默了些。

他帶著眾人與李副將成功接頭之後，一行人便被接到安全的城鎮之中，這大半年顛簸動蕩的生活，才勉強算安定下來。

途中，應天麒有意求見龍瀟，但畢竟他們只是平民，見不到高高在上的龍瀟。

應父、應母失望之餘，琉璃卻鬆了一口氣，至少她的謊言目前看來是不可能被拆穿。

而琉璃對應天麒無微不至的照顧，好像真的奪得了他的心，兩人越來越親近，他也不若以往事事都自己獨斷，幾乎對她的話言聽計從，因此旁人看了，都認為兩人好事近了。

連琉璃自己也是這麼覺得，她已經自詡為未來的應家少奶奶了，而且不是妾，是唯一的正妻。她認為憑自己的手段，只要讓她入了應家門，還不是要什麼有什麼，何況應天麒現在全副心思都在她身上，把她的話當成聖旨，再加上整個應家似乎只有她有辦法能見到龍瀟，因此她將自己的地位擺得越來越崇高。

像現在，她早就不做婢女做的事了，她唯一願意伺候的只有應天麒，成天跟在他身邊，對他身邊的人頤指氣使，弄得天怒人怨，只是礙於應天麒對她的寬容及嬌寵，其他人個個敢怒不敢言，只能把委屈吞下去。

「少主，人家跟在你身邊好久了，你不覺得，我們的關係應該做點改變嗎？」書房之中，琉璃恣意地向應天麒撒嬌，要是換成過去，她絕對不敢這麼做，但最近他簡直把她寵壞了，她說什麼就是什麼，所以她大膽了許多。

「什麼改變？」應天麒朝她微微一笑。

琉璃幾乎要被他的笑容迷死，以前他雖文質彬彬、待人謙和，但很少只對著她笑。現在這個是只屬於她的笑容，琉璃在心中告訴自己，她絕不容許別人奪走！

「就是……就是我們成親的事啊……老爺和夫人都暗示過了，就是不知道少主你疼不疼惜琉璃？」琉璃索性擺明了自己的態度，眨巴著眼等他的反應。

應天麒愣了一下，爾後眉頭一挑，「妳想成親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最近家中遭逢大難，百廢待舉，可能要委屈妳等一陣子。」

「那得等多久呢？」琉璃不依了，正要抱怨時，只見應父、應母突然由書房外逕自開門進來，臉色還不是一般的難看。

應天麒當即止住了琉璃的話，迎向了父母親，「爹、娘，你們怎麼過來了？」

見到應家兩老，琉璃不禁有些惱怒，她差一點就催婚成功了，這兩個老人是來湊什麼熱鬧？

氣呼呼的她只是沉著一張臉，沒有像應天麒一般走過去招呼。

可是應家兩老顯然是為了琉璃而來，他們應和了一下兒子的問候之後，便坐到主位上，帶著三分慍怒及七分不解的目光，齊齊射在了琉璃身上。

「咳，」由於是家務事，這次是應母先開口，「琉璃啊，最近妳的態度似乎……不太好，那個洗衣服的小蓮，被妳打了一巴掌，是也不是？」

小蓮？難道她去告狀了？琉璃在心中冷哼一聲，大大方方地承認了，「對，我打了她一巴掌，誰叫她把我的衣服洗破了。」

應母聽了之後微微皺眉，「那廚娘呢？廚娘可不是我們應府的人，說來算是龍將軍那的人，妳怎麼也辱罵人家？」

「誰叫她在我的膳食中加了辣椒，我最討厭吃辣。」琉璃有些不耐煩地道。

「這……妳說說她就好啊，何必罵人？我們應家在京城也算大戶人家，對待下人的名聲一向很好，豈可由妳敗壞。」應母看著琉璃那桀驁不馴的表情，有些不快，只覺得她變了許多，「妳以前服侍我們，我們有打過妳、罵過妳嗎？也不想想妳已經多久沒有來我們身邊伺候了，我們都由著妳，可是妳怎麼越來越走樣了……」琉璃看了看身邊的應天麒，見他對兩老的指控不為所動，絲毫沒有教訓自己的意思，知道他這次是站自己這邊，所以也就放心大膽地反駁道：「老爺、夫人，琉璃已經跟了少主，少主也說過要娶琉璃過門，因此琉璃現在不再是婢女了，當然不需要繼續服侍別人。」

這下不待應母有反應，脾氣暴躁的應父便立即拍桌大罵，「誰答應妳的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天麒要娶妳，有經過我們同意嗎？」

「老爺、夫人，你們的命是琉璃救的，你們沒有任何酬謝，我已經不計較了，怎麼還敢要我去服侍你們？如果我去龍將軍面前哭訴一番，龍將軍知道你們這般忘恩負義，說不定會叫李副將不要收留你們。」琉璃直接撕破臉了，反正有應天麒與先前的謊言撐腰，應家兩老的反應她根本不在乎。

她接著道：「而且我以後是應家少奶奶，如果還做婢女的事，豈不是會笑掉人家大牙？」

「我們當初只說他能納妳做妾，可不是娶妳為正妻。」應父怒道。

「不管是妻還是妾，只要少主獨寵我一個就好，這應府的家務事還不是我說了算。」琉璃輕描淡寫地頂回去，她已經不想再裝乖了。

「好，好，妳很好。」應父索性瞪向那個始作俑者，也就是一直冷眼旁觀的應天麒，「天麒，你怎麼說？難道你看到琉璃這樣沒大沒小、一手遮天，都不管一管嗎？還真的要娶她？」

琉璃想說什麼，應天麒卻制止她，給了她一個安心的眼神，接著才淡淡地說道：「爹、娘，當初我選的媳婦你們不想要，現在這個媳婦不是你們自己選的嗎？」應父、應母一聽，齊齊一愣，之後漲紅了臉，一句話都罵不出來，只能難以置信地直指著應天麒，氣得渾身發抖。

當初應天麒選的綦瑤，他們是徹頭徹尾地反對，但之後綦瑤救了他們的命，他們也漸漸改觀，知道她其實頗為能幹，雖說態度冷淡些，卻絕不至於失禮。而現在的琉璃，似是已經忘卻了他們應家將她從小教養到大的恩情，居然一有嫁給應天麒的機會就想奪權，高傲得不可一世，跟以往天差地別。

這兩個女人究竟孰勝孰敗，應父與應母內心雪亮，早在心中後悔，但後悔顯然已經沒用，而且聽說綦瑤要被送去鬼族，成為鬼族族長的女人，那她就再也不可能和他們應家有所牽扯了。

「你們……好，琉璃，天麒順著妳，妳還有龍將軍撐腰，所以我們沒有辦法，不過我提醒妳，我們應家早就是個空殼子了，什麼值錢的東西都被綦瑤換成黃金藏了起來，妳就算嫁進來，也不是什麼大藥行的少奶奶，我們應家已經家徒四壁，養不起妳了！」

說完，應父拉著應母，氣沖沖地出了書房，不想再面對這個令他們傷透了心的小婢女。

第 10 章

應家兩老最後說的話，讓琉璃呆怔在當場。

琉璃十分震驚，是了，現在依靠龍將軍底下的人，所以生活過得還可以，能有服侍的人，但等到不能再依靠了，那一無長物的應家，她還拚命想嫁進去，根本是個笑話。

她嫁給應天麒是想當上少奶奶，可不是想吃苦的！

「少主，當初……」一要提到綦瑤的名字，琉璃就氣得牙癢癢的，「當初綦瑤那女人沒有告訴你黃金藏在哪裡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應天麒一臉困擾，但眼底卻閃過一絲幾不可見的精光，「我要是知道，老早就搬回來了，怎麼會投靠李副將？」

琉璃板著一張臉沉思片刻，最後像是豁出去般，咬牙說道：「少主，綦瑤要被送去鬼族，離開之前，安南一定會想辦法從她身上得到消息，把黃金都搬走的。只要我們跟蹤他們，不就什麼都知道了？」

「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掌握鬼族的動線。」應天麒洩氣地道。

「可以的！」琉璃怕他真的放棄，急急說道：「我知道鬼族留的印記是什麼意思，他們出行的習慣是只要隔一段距離，一定要留一個暗號，讓後來的人可以找到，

集結成可用之力，這也是鬼族在南方能很快立足的原因之一。」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應天麒一臉目瞪口呆。

「我……呃，是龍將軍，是他告訴我的。」琉璃隨口搪塞了一個理由，橫豎應天麒也不可能見得到龍瀟求證，「反正我有辦法追蹤鬼族，只要少主你能夠借到足夠的兵力，說不定我們還能搶在那人之前先找到黃金，然後全部搬走呢。」

應天麒眼睛一亮，「好主意！琉璃，那這件事就麻煩妳了。至於兵力，我馬上出去向李副將借點人手，絕對沒問題的，如果配合得好，還能打鬼族一個措手不及呢。」

琉璃掩口一笑，「是啊，少主英武蓋世，這一仗一定會馬到成功。」語畢，她擠進應天麒懷中，作起成為少奶奶的美夢。

應天麒一手攬著她的腰，彷彿沉浸在柔情密意裡，只是在她看不到的地方，應天麒究竟是怎麼想的，那就知道了……

綦瑤隱藏黃金之處，距離寧城有千里之遙，離京城比較近，因此以安南為首的鬼族人不得不喬裝成商旅，組了一個車隊，才能輕鬆混入目前大夏國的地盤。

一路上，綦瑤都坐在馬車裡，不與人交談，也不理會任何人。安南曾經前來搭訕，但見她不言不語，表情冷漠，他也不想一直踢鐵板，只得由著她去，反正只要黃金能找出來就好，至於她的心情，他可不想管。

原本綦瑤連飯都不太吃，但最近她的胃口似乎好了很多，有時還會主動要求吃東西，可是她的態度仍然冷淡，讓鬼族的人有些摸不著頭腦。

管她的，願意吃就好，免得在還沒找到黃金前就先餓死。而且安南要贈美人給族長的消息已經傳回鬼族，族長興致勃勃，她眼下金貴得很，不能出一點差錯。

綦瑤知道這其中的緣故，所以她的姿態才能擺得那麼高，算計著之後到了鬼族要用什麼樣的手段慢慢為自己復仇。

可是這一切因為一個突發的變故，全都被推翻了。

如今她已經不想再去鬼族，甚至願意暫時放棄這個復仇的大好機會，只要能讓她安然逃離安南的掌握之中。

「噁……噁……」一陣陣的反胃讓綦瑤有些頭昏眼花，能吐的東西早就全吐出來了，但她忍住一切不適，盡量不讓外頭的人發現她的異狀。

雖然不舒服，但她的臉上卻散發著一股溫暖的微笑，因為她懷孕了，懷的是自己最愛的男人的孩子。

起初她只覺得自己身體有些古怪，似乎變得易累，時常暈眩。雖然她不像大妹那麼精通醫術，但畢竟是醫藥世家出來的大小姐，一些平常的診脈及用藥還是了解的，所以當她認真地替自己把過脈後，再推斷一下月事來的時間，她赫然發現自己的體內正孕育著一個小生命。

這種感覺很奇妙，讓她一心求死的態度完全轉變，她知道自己不能死，為了這個孩子，她要勇敢地活下來。

因此她改變了計劃，在她藏黃金的地方，附近有一條河流，流水不深但急，或許在安南他們看到黃金、內心鬆懈的時候，她可以藉由那條河逃脫，那是她唯一的生存機會。

為了肚裡孩子的安危，她必須養好身子，儘量降低到時候出差錯的可能。目前她狀況不錯，沒出什麼意外的話，跳河對腹中孩子的影響，遠沒有她被帶到鬼族後可能發生的事來得大。

車隊走了約莫一個月，終於到了埋藏黃金之處。綦瑤將黃金藏得很巧妙，她把幾大車的黃金載進了一個山洞，用茅草石堆蓋著，再搬大石頭封起。這山洞的洞口雜草叢生，將裡頭的情況掩蓋得十分嚴實，若非有她提醒，根本沒有人會發現這裡還有個山洞。

安南等人撥開雜草後，發現果真有石堆擋住了一個類似山洞的地方，他整顆心都雀躍起來，連忙吆喝其餘人過來幫忙挖開。

看守綦瑤的幾名鬼族士兵心思全不在她身上，皆雙目放光，痴痴地望著山洞。這時候，綦瑤慢慢地、不著痕跡地朝著河流的方向靠近，只差幾步遠時，她深吸了一口氣，正在蓄積勇氣，想破釜沉舟地跳下去時，卻被一旁的士兵發現。

「妳想做什麼？快回來！」兩名鬼族士兵一邊大喝，一邊衝向綦瑤。

這麼大的動靜，安南自然也發現了，急忙大罵，「快給我攔住那個女人，她想跑！」族長已經在等綦瑤過去了，如果這女人有什麼閃失，就算把所有黃金都獻給族長，他也不可能太好過，所以綦瑤絕不能出事，至於黃金，還能之後再挖。

安南很快就想通了這一點，連忙命令正在挖洞的士兵過去支援抓人。

眼看就要逃不掉了，綦瑤把心一橫，就要跳下河去，但此時異變突起，四周的小丘及樹林間突然射出了如雨般的亂箭，一下子她前方的幾名鬼族士兵被射成了馬蜂窩。

而那濃密的林間，也同時傳來一個令綦瑤心悸的熟悉聲音——

「小妞妞，別跳！」

綦瑤本能地停下腳步，往聲音的方向望去，果然看到應天麒翩然出現。

他看著她的目光仍充滿著深情，他表現出的緊張，更明顯表示他從來沒有忘過她，沒有記恨她。

「你……」她摀住自己的嘴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麼。

她應該傷透他的心了，不是嗎？他應該不想再見到她了呀，為什麼他仍是那麼擔心、那麼在意她的死活？

「妳欠我的多了，在還清之前，我不許妳跳！」應天麒認真地重複了一次他的話，

「站在那裡不要動，等我回來，一定要等我！」

這時候，應天麒埋伏在此地的人馬早就與鬼族的士兵戰成一塊了，連安南都被捲入戰局。應天麒為了不讓在場的任何一個鬼族人逃掉，所以必須親自督戰。

綦瑤愣怔地看著眼前的一切，若非那種心跳失速的感覺太真實，她還以為自己看到的都是虛幻的。他怎麼會這麼適時地出現？怎麼會來救她？

而她，真的得救了嗎？

戰況很快地呈一面倒之勢，先前安南埋伏應天麒，現在被他反埋伏回來，他要出的氣可大了，每個鬼族士兵都死狀淒慘，要不就半死不活，鬼族敗象已成。

在沒有任何人注意的時候，樹叢間又走出來一個人，那便是負責追蹤鬼族的琉璃。琉璃自以為知道應天麒的整個計劃，事實卻相反。應天麒跟李副將借的兵明明沒這麼多人，也還沒有進行任何的埋伏，現在這山谷中卻已有布好的人手……這代表著什麼？他是不是早就知道黃金埋藏的位置？

如果真是這樣，那他為什麼還要她幫忙尋找鬼族留下的印記？難道他對她起了疑心？

越想越不對，琉璃心慌不已，如果讓應天麒抓到安南，把她曾做的密報之事都抖出來，她就沒有任何成為應家少奶奶的希望了。

琉璃知道應天麒發現真相後，自己將遭受什麼樣可怕的後果，再加上見應天麒顯然對綦瑤餘情未了，不能忍受這一切的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默默地靠近綦瑤的身旁。

她得不到的，別人也別想得到！

綦瑤全副心思都被應天麒吸引住了，沒發現琉璃正在靠近。

當她瞥見身旁有一道人影突然出現時，心中頓時一慌，本能地退了一步，原本就離河不遠，現在更近了。

琉璃到了距離綦瑤沒幾步的地方，終於露出她獰猙的面目，伸出雙手狠狠地推了綦瑤一把。

「不！」應天麒看到這一幕，目眥盡裂，想都沒想就舉起手上的弓箭，拉弦張弓，朝琉璃射出一箭。

那巨大的力道讓箭矢在洞穿琉璃的左胸後，還將她整個人拖飛了一小段。

應天麒一扔弓箭，急忙跑到河岸邊，但湍急的河中已不見綦瑤的身影，才一下子的時間，人已經不知被沖到哪裡去了，他一轉身便欲跳下河。

被一箭穿胸的琉璃，口中不斷流出血來，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會死在心愛的男人手中。

「為……什麼？」琉璃用盡了最後的力氣，狠狠地抓住應天麒的腳，不讓他跳下去救綦瑤。

「放手。」應天麒轉過頭冷冷的瞪視著她，那種冷漠及恨意，連琉璃這將死之人看了都覺得毛骨悚然。

「我不放！」琉璃手指幾乎要掐進應天麒的腳踝中，「你……我就算死也要知道……我究竟敗在哪裡……」

應天麒漠然地回道：「我根本沒有愛過妳，這一陣子我都是在套妳的話，果然讓我套出了妳就是出賣我們的內奸。妳不知道龍瀟與我情同莫逆吧？這陣子我日日與龍瀟暗中互通消息，妳若真有去找他，要他救我們出寧城大獄，他怎麼會不知道？而且妳還懂鬼族的暗號，更加證實就是妳主導這一切。」

琉璃終於想通他怎麼有辦法提早在這裡設伏暗算安南，想來綦瑤早就告訴過他黃金埋藏之處了，而他這陣子與她的柔情密意，原來都是虛情假意！

他瞞著自己與龍瀟相識已深一事，就是要套她的話，偏偏她一無所知，還兀自演戲演得開心。

「你……所以你早就懷疑我了？」琉璃用力喘著氣，只覺胸口疼得更厲害。

「要不是妳，我們應家及綦家的護衛們不會死，綦瑤不會落水，妳只賠上一命，已經便宜妳了！」應天麒冷哼一聲。

「但是……但是綦瑤已經拋棄你了，她……她要去鬼族享榮華富貴……」即使只剩人生的最後一小段時間，琉璃仍不甘心，不相信自己真的會輸給在她心中人盡可夫的綦瑤。

應天麒無情地瞪著她，「我知道綦瑤不會負我，只要我的信物在她身上一天，她沒有還我，便代表她對我是有情的，就算她演得再出神入化，我都能感受到她有多愛我。」

他繼續道：「倒是妳的蛇蠍心腸，總在不經意間顯露出來，妳對綦瑤的排擠、向我父母搬弄是非，甚至私通鬼族，所做之事沒有一樣值得同情。為了逼妳露出真面目，我才會和妳虛與委蛇。知道了這些，妳今後可以瞑目了。」應天麒甩動了一下腳，掙開了琉璃的垂死掙扎。

「所以，你真的不愛我……」琉璃心死了，她算計了這麼久，最後卻是一場空。原來她從來沒成功過，應天麒從沒愛過她，她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。

她覺得自己越來越虛弱了，好像有什麼東西要從身體之中被抽離似的。她努力想睜開眼睛看應天麒最後一眼，卻已沒有了力氣，在永遠闔上眼的前一刻，只看到他義無反顧地跳下了湍急的河。

應天麒和琉璃囉嗦那麼多，事實上才過去幾個眨眼的時間。

他跳下河後，始終找不到綦瑤，內心焦急。

如此找了三個時辰，天都快黑了。岸上的戰事平息後，還分出了一半的士兵下來幫忙找，可是全都一無所獲。

「小妞妞！綦瑤——綦瑤——」

應天麒的聲音不住地迴盪在溪谷中，語調之淒切，連那些訓練有素、在戰場上鐵石心腸的士兵們都有些不忍聽了。

他努力地叫喚著，卻沒有任何回音。

應天麒眼眶都紅了，但他始終不放棄。他欠綦瑤的太多了，他甚至可以肯定地猜測，是綦瑤犧牲了自己才換得他們一家被放出去，如此情深意重，叫他怎麼償還？那些她為了逼走他而辱罵、貶抑他的話，他根本不相信。即使當初因為受刑，腦袋昏昏沉沉，雖知有異，卻想不出細節，一度大受打擊，但當他清醒後仔細思索，便發現她決絕的話漏洞百出，因為他的信物還在她身上，她曾說過，她若拋棄了他，一定會將信物還給他。

他不是第一天認識她，早就清楚她不是那種愛慕虛榮的女人，否則當初綦威過世後，十七、八歲的她風華正盛，大可選個王公貴族或者富豪之家嫁了，不用獨力扛起家業。

所以他抱著很大的希望，她仍是愛他的，只是想保護他才逼不得已做出那種事，

而他若能找到她，也將傾盡一生的愛還給她。

然而先前在他出聲喚住綦瑤前，她已經想投河，他不知道她這是為了求死，還是求生？

如果是後者，那麼他還有一絲希望，能在這九死一生的河中找到她，只要她堅持不放棄，但如果是前者，那他不敢想像自己是否已失去她了。光是這種無法確認的恐懼，就足以壓垮他。

「應少主，人都不見蹤影這麼久了，河水又這麼湍急，只怕凶多吉少……」一名士兵找得滿頭大汗，有些受不住了，不由出言歸勸。

應天麒眼神空洞地望著他，「我不會放棄的！」

「我們已經沿著溪谷走了這麼久，也到下游了，綦姑娘若由山上被沖下來，現在也差不多要找到屍——呃，找到她人了，但這麼一大片河床，我們卻連個鬼影子都沒看到……」

應天麒的目光終於有些聚焦了，卻是凌厲地望著那個士兵，「我說過，我不會放棄，你若累了，自可去休息……」他話還沒說完，突然朝著那士兵撲過去。

那士兵嚇了一大跳，以為應天麒惱羞成怒要殺死他了，想不到應天麒只是從他身邊很快地閃過，由河裡撈起一塊碎布。

「這是……綦瑤的衣服！」應天麒整個眼睛亮了起來，頓時一躍，跳上一顆大石頭，觀察流水的方向，然後推測這塊碎布流過來的方位，赫然發現不遠處有一個低窪處，是河水的支流交匯之處，因旁邊草木極高，因此十分隱蔽，若不是特別注意，根本不會發現。

應天麒的雙手發顫，她會在那裡面嗎？如果她在，是生，還是死？

他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，幾乎連踏過去搜尋的勇氣都快沒有了，因為他怕自己迎接的將是最可怕的結果，怕知道的那一瞬間，自己會完全崩潰。

「應少主，有什麼發現嗎？」下面的士兵問道。

應天麒把心一沉，指著低窪處的方向，「我們過去那裡看看。」

不管如何，先確認再說，有些事實即使無法接受，也還是要面對。

應天麒由大石跳回河中，便帶著十數人涉水前往低窪處。

在過去的途中，一群大男人被激流一沖，差點摔得東倒西歪，幸好他們彼此之間有繩索連結，才不至於一個個被沖走。

而獨自一人沒有任何支撐的應天麒，能夠在激流中站得那麼穩，令眾人都有些驚嘆。

這低窪處的水頗深，都可以淹到應天麒的胸口了，再過去還不知道會有什麼危險。不過他顧不得那麼多，一個閉氣鑽入水底，游了過去。

待他再出現時，已過了激流處，來到一個相對平緩的地方，與眾士兵隔了一段距離。

他尋了一個高處，一躍而上，朝著四周張望，希望能發現任何線索……

才這麼想著，河岸石礫上的一道白色身影緊緊地抓住了他的視線，讓他不禁屏息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。

那是綦瑤……一定是她！

應天麒足下一點，使出輕功，幾個跳躍就來到那癱倒的白色身影旁邊。光看那背影，他就知道這是綦瑤，可是……她是活著的，還是已死去？

應天麒顫抖地伸出手，想要逃避生死這問題的答案，但即使再害怕、再無助，他仍是要自己面對。輕輕撫上那身影的肩頭，他慢慢將她翻過身來，此時的綦瑤臉色發青，看起來好像死了，實則是氣若游絲。

她居然沒死！應天麒心中悲喜交加，被這種心情的極端轉變折磨得死去活來。

見她眼下的情況離死也不過是一步之差，他連忙輸入內力給她護住心脈，又側過她的頭按摩她的肚子，想讓她吐出汙水。

不一會兒，昏迷中的綦瑤咳了幾聲，吐出了好幾口的河水，美眸輕輕眨了幾下，慢慢地醒了過來。

「綦瑤，妳醒了？」應天麒驚喜道。

「你……是你……」綦瑤腦袋昏沉沉的，直想再睡過去，不過意會到眼前的男人是應天麒，她打起了最後一分精神，抓住他的手腕，「救……救救孩子……」

說完，綦瑤頭一偏，再次昏迷了過去。

「綦瑤？綦瑤，妳說什麼？」應天麒如受雷擊，她方才是否說了孩子？是什麼孩子？誰的孩子？

他輕輕提起她的手，把了下脈，這脈象的結果令他狂喜，「我有孩子了？我們的孩子？」要不是綦瑤眼下弱不禁風，他多麼想緊緊抱住她，感謝她的付出，訴說自己的愛意。

她居然給了他這麼大的禮物！應天麒痴笑起來，整個人都傻了。

後面好不容易趕來的士兵們，看到應天麒坐倒在綦瑤身邊，不斷地傻笑著，一個個心都吊得老高。

「不會吧……應少主該不會被綦姑娘的死，刺激得失心瘋了？」

「這樣我們怎麼跟龍將軍交代啊？」

「快，快，兩個一起抬回去吧！」

第 11 章

由深沉的黑暗中醒來，綦瑤只覺得混身痠痛，勉強張開眼，好不容易才能適應突然射入眼中的光線。

這是哪裡？自己又是怎麼了？

綦瑤皺著眉頭回想著，她似乎將安南等人帶到了黃金的埋藏處，然後她原想投河逃生，應天麒卻突然出現，當她放下心來以為安全了，琉璃卻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她身邊，將她一把推進河裡……

想到這哩，她嚇得瞬間從床上驚坐起，額頭冒出滴滴冷汗。她想起來了，全都想起來了，包括所有可怕的畫面……

此時，她的反應驚動了一直守在一旁的應天麒。

見到她突然坐起，他急忙湊到床邊，一邊摸著她泛白的臉，一邊握著她的玉手，

「綦瑤？妳醒了？感覺怎麼樣？有沒有哪裡覺得不適？」

綦瑤愣愣地望著他，被他一連串的問題搞得一頭霧水，受到驚嚇的腦子一下子還沒能恢復過來。

應天麒瞧她表情呆滯，心裡一急，「我還是去叫大夫過來看看好了。」

他才放開她的手，綦瑤就像是一下子失去了海面上的浮木，連忙反手抓住他的手腕，緊張地問道：「等一等，我們的孩子怎麼樣了？他還在嗎？」越問她就越害怕，不由撫著自己的肚子，驚疑地自問：「我怎麼感覺不到他了？」

應天麒輕摟著她，細聲安撫著，「妳別急，孩子好好的，還不到三個月，妳自然感覺不到。」瞧她如此驚慌，他真有說不出的心疼。

他解釋道：「妳被我從河岸救回來了，這裡是龍瀟在南方的別院，幸好菡妹妹在龍瀟那裡，她親手將妳和孩子救回來，已經沒事了，妳不用擔心，好嗎？」

「孩子沒事了……沒事了……」綦瑤鬆了一口氣，但她的心情可沒有因此而放鬆，而是急忙問道：「那琉璃呢？她在哪裡？我記得自己是被琉璃推下河的，我告訴你，琉璃、琉璃才是將我們出賣給鬼族的內奸，是安南親口承認的，你不能相信她……」

看來她真的驚嚇過度了，從小到大他都沒看她這麼慌亂過。應天麒嘆息了一聲，將她的身體擺正坐好靠坐在床頭，讓她舒適一些，理了理她散亂的髮，才認真地告訴她，「妳別急，聽我說，琉璃中箭身亡了，我早就懷疑這害我們勞燕分飛的一切陰謀都是出自琉璃之手，所以設了一個局引她進入。」

他簡單述說了假意願意與她成親的經過，「……她不知道我與龍瀟的關係，所以編造了一個她是依靠龍瀟的勢力將我們救出來的故事，這就是天大的破綻了。之後她在得意忘形之下，果然露出了真面目，透露了她知道鬼族暗號之事，間接證實了她就是出賣我們的人。

「我早就知道妳會以藏起來的黃金為條件來抗衡安南，所以早就在藏黃金處安排好人手，準備一舉拿下安南他們，而妳也沒有辜負我的期望，真的將他們引來了。」

隨著他的敘述，綦瑤終於明白在兩人分離時，居然發生了這麼多事，而他也看穿了她在寧城天牢裡那蹩腳的演技。

她不由有些訕訕，同時間愧疚與難過一齊湧上，畢竟為了她，他除了肉體受到酷刑之外，心中所受的傷痛一定也非同小可。瞧她才多久未見他，他已憔悴了許多，形容並不比她這個遭逢大難的人好多少。

「所以……所以你不氣我嗎？你不氣我愛慕虛榮，寧可獻給身鬼族族長，也不願與你共渡難關？」她不安地問。

「小妞妞，我們認識多久了？我會不知道妳嗎？」他輕聲一笑，點了下她的額頭，「在寧城妳與我決裂時，或許一開始因為受刑多日，我身體變得虛弱，腦袋也不好用了，真有那麼一瞬間被妳糊弄過去，讓我大受打擊。但後來當我靜下心來想，妳的轉變太突然、太反常了，直到我真的被放出去，我更確定妳一定和安南做了什麼交易，畢竟我給妳的信物，妳並沒有還給我，對嗎？」

「你……」綦瑤內心大受震撼，眼淚被他逼了出來。

原來都到那種地步了，他仍相信她，一直相信啊！有多少男人能做到這些？她當時對他說的話不輕，十分傷人自尊，這些他居然都包容了下來？

像是為了證明他的話，應天麒突然低下頭，輕輕地在她唇上一吻，見她嬌柔地承受了，他又加深了這一吻，不過還是小心翼翼的，像是在測試她所能承受的底限。這麼久不見，兩人又是因為不同的原因，苦苦壓抑著內心的情愛，現在情感一觸即發，他們絲毫不想離開對方的觸碰及愛撫，將一記安慰似的輕吻發展成抵死纏綿的前奏。

直到應天麒發現綦瑤嬌喘吁吁，才離開了她的唇，見她眼中仍殘留著渴望與留戀，他用額頭抵住她的額，「我本想好好教訓你一頓，但因為你大病初癒，又懷著孩子，所以先讓你欠著，之後你可是要好好償還我的。」

綦瑤被他挑起的情慾一下子減了不少，他那半點威脅力也沒有的話，也讓她放下心來，娓娓訴說起自己這一陣子的心情，「……其實我很害怕，即使剛接下家業，面對那些如狼似虎的生意人時，我都沒有這麼害怕過。」

她痴痴地望著他，纖手撫著他的俊臉，「在與你決裂的那時，我真的以為自己會從此失去你，我是抱著死志，想混進鬼族為我一家父母雙亡、姊妹分離報仇，可是後來發現我竟有了孩子……」她放下了手，突然迴避了他的眼光，「為了孩子，我想活下來。」

應天麒知道她突然心虛的原因，沒好氣地道：「然後你就想了跳河求生的方式嗎？小妞妞，那也是九死一生啊！你以為我有幾條命可以讓你這麼嚇？」

「我以後不會了。」她連忙告饒。

「還以後？以後我要天天把你拴在身邊，免得你老是做一些危險的事。」應天麒揉著她的頭，又捏了捏她的臉，像是在對待小朋友一樣，其中的寵溺不言可喻。兩人沉浸在重逢的甜蜜之中，誰也不想再開口，只想享受這屋裡甜得足以膩死人的氣氛，以及這樣帶著曖昧、溫馨的時光。

只可惜好景不常，每每濃情密意之時，就一定會有人來打擾。

或許是守在外面的下人聽到房裡頭有動靜了，去通報了應氏兩老，應父與應母敲門準備進來，應天麒與綦瑤也只能不得已地鬆開彼此的懷抱。

「綦瑤醒了嗎？」應母一進門就看到精神狀況不錯的綦瑤，心中的大石也跟著放下。

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」她一反平時對綦瑤的冷淡，異常熱心地說道：「綦瑤啊，大夫說你可以吃點東西了，我們準備了鮮魚粥，你吃得下就吃些吧。」

「謝謝伯母。」綦瑤仍是那般疏離而有禮，畢竟她與應家兩老的芥蒂不是一兩天造成的，不可能人家一句好話，她就要覺得受寵若驚。

應母像是沒看到她的冷淡，自顧自地道：「怎麼叫伯母這麼見外呢，我們都快成一家人了，你肚裡還懷著我們應家的骨肉呢。」

應父也忍不住開口搭腔，「是啊，等你病好，我們馬上替你和天麒舉行婚事，屆時你就是名正言順的應家少奶奶了，到時候你可不能再拋頭露面，在府裡相夫教子就行了，那些生意上的事不用你煩惱……」

「等一下。」綦瑤一臉莫名其妙，看著一頭熱的兩老，「應伯伯、應伯母，我什麼時候說要嫁了？」

「妳都懷了孩子，可以不嫁嗎？」應父皺起眉來，畢竟他架子擺慣了，總覺得他們夫妻能同意綦瑤入門，是她的榮幸，她的反應不應該是這樣才對。

綦瑤見應父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，他們接受的是她肚裡的孩子，而不是她。這種認知讓她幽幽地長嘆了口氣，重申道：「但是當初是你們逼我做下承諾的，我必須遵守諾言——絕不會嫁給應天麒。」

應父整張臉都板了起來，一副準備大肆說教的樣子，「現在情況不同，妳肚裡的是我們應家子孫——」

綦瑤淡淡地打斷他，「我沒有嫁，我肚裡的孩子，姓綦。」

「妳……簡直不可理喻！一個女人未婚生下孩子，孩子還要跟女方姓，這像話嗎？」應父一聽，再也忍不住，氣得跳腳。

「應伯父，這哪裡不像話了？我一向不靠任何人，這個孩子我自己養得起。」綦瑤也不示弱地直視他，眼中沒有一絲心虛或退縮。

她的坦蕩及不屈，讓應父、應母有些措手不及。他們以為倚老賣老就可以達到目的，想不到她卻不吃他們那一套，沒辦法之下，他們只好對著兒子直使眼色，

「妳……妳有問過天麒的意見嗎？他願意讓妳這樣胡搞？」

這麻煩終於丟到應天麒頭上了，他一直沒有開口，就是刻意讓綦瑤發洩一下，對抗父母一直以來施的下馬威。

對於父母那勢利眼的姿態，他也不滿很久了，現在讓他們知道綦瑤不是他們可以隨便擺弄的女人，以後他們對她才會更加尊重。

更何況綦瑤肚裡是他們的親孫，還是長孫，這可是殺手鐗啊，他們不改變態度也不行，否則別想抱孫。

雖然綦瑤一口咬定不嫁自己，讓他有些失望，但這結果是自己一家人搞出來的，所有苦果他只能全吞下去。至少她還承認對他的愛，也願意與他終身廝守，不過是少了一場成親的儀式，但兩人的相知相許，又豈是一般夫妻比得上的？

見父母吃癟吃夠了，應天麒才淡淡地開口道：「爹，我尊重綦瑤的任何意見，她不想嫁，那就不用嫁；她想讓孩子姓綦，那就姓綦。」

「你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？」應父不敢相信自己會聽到這種話，這兒子是要造反了？

「我怎麼會不知道呢？一開始反對綦瑤嫁給我的，不就是你們嗎？」應天麒很犀利地點出了他們應家理虧之處，是自己的錯誤，他不會逃避。

「綦瑤還將你們救出京城，完好無缺地送到我這裡；再來我們被琉璃出賣，被安南抓去，也是她以將自身獻給鬼族族長做擔保，隱瞞我的身分，讓安南輕易的放我們走；現在她又懷了我的孩子，為了救這個孩子，她寧可投身激流……」他定定地望著面露慚色的父母，「爹、娘，你們說我們欠綦瑤幾條命了？我們有什麼資格要求她按我們的方式來做？所以我說，我支持她做的任何決定。」

應父、應母沉默下來，他們突然想到自己先前被琉璃蒙騙一事，他們還以為琉璃

是個乖姑娘，想讓她給兒子作妾，沒想到兒子只是稍微試探，琉璃那狂妄自大又自私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。

反觀兒子自己相中的媳婦，有勇有謀，有美貌、有德行，這些都是他們當初刻意忽視的。更別說琉璃一直拿來指控綦瑤，說她想吞併應家財產的事，天知道綦瑤早把埋藏黃金的地點告訴應天麒了，證明了她根本沒那心思。

其實是他們兩老太固執、太迂腐，才會壞了一樁好姻緣，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，之前把事情做絕了，如今綦瑤不嫁，他們也毫無辦法。

如同她說的，她自己就可以養活這個孩子，甚至十個她都養得起，她根本不必擔心其他事。

事實上，自家根本沒有與她談判的任何條件，因為全都是他們欠她的，她根本不欠他們什麼。

最後，應天麒拋出了一句話，「何況綦瑤現在大病初醒，你們確定還要這樣繼續刺激她？」

這番話像潑下了一盆冷水，讓兩老原本火熱的心一下就涼了。他們想給新媳婦下馬威的那種趾高氣昂，在體認到現實之後，瞬間冷卻下去。

兩老相視一眼，俱在對方眼中看到了苦澀。

應父清咳了一聲，放低姿態道：「綦瑤……過去是我們兩個老的不對，我們太重視世俗的眼光了，才會……才會表現得那麼膚淺。妳懷的孩子……以後不管姓應還是姓綦，畢竟都是我們的親孫子，是不是生出來之後，也能讓我們抱一抱、看一看？」

應母連聲附和道：「是啊，我們只要抱抱孩子就好，至於婚事……就依你們年輕人的決定吧，我們老一輩的就不摻和了。」

綦瑤默默地看著兩老，最後幾不可見地點了點頭。她知道他們讓步了，這麼低聲下氣已經是底限，她雖然理直氣壯，但畢竟是晚輩，以後她還要和應天麒相處，留點餘地也是好的。

似乎是沒臉再待下去，應父、應母隨口找個理由匆匆離去，房中又只剩下綦瑤與應天麒兩人。

「我會不會太過分了？」綦瑤摸了摸自己的臉，看著應父、應母那喪氣的模樣，她有些不忍心。

「有時候對於固執的老人就是要下猛藥，我不方便直接反駁他們，但妳卻可以。現在讓他們看清事實，他們才會懂得尊重、懂得體諒，這樣妳也越可能接受我。」應天麒倒是很樂觀，「他們放棄遊說妳嫁給我，但我本人可還沒放棄。綦瑤，只要我的信物仍在妳身上，那麼我想娶妳的承諾就永遠不會變。」

兩人直視著對方，都能感受到彼此身上傳出的那種愛意與堅持。如果不是這種信念，那些出現在兩人之間的大風大浪，早就將彼此的愛給淹沒了，哪裡還能走到今天？

「那……就看你的表現了！」綦瑤嬌笑著，再次投入他的懷抱。

應天麒瀟灑一笑，低頭落下甜蜜的一吻。

過去兩人的親熱幾乎都是在水深火熱之時，抱著燃燒人生最後的光輝，希望不要留下遺憾而為，然而現在卻是真摯的愛、深沉的情，細細密密地纏繞著彼此，讓這個吻顯得那麼祥和，那麼令人安心。

終於……一切該雨過天晴了。

南方的天氣比北方潮濕許多，尤其到了夏季，那濕黏黏的觸感總是令人不適。由北方來的綦瑤很是不能適應，特別是她現在就快要臨盆了，捧著個大肚子不方便自由移動，汗如雨下時，許多地方自己擦不到，那種憋悶的感覺令她心情糟透了。

幸好上天垂憐，她的兩個妹妹都找到了，也與她重逢了。

綦菡美若百合，清新典雅，在一場變故之中磨去了不少小姐脾氣，顯得溫柔爾雅；綦卉猶如空谷幽蘭，獨立絕美，有種令人不敢亵瀆的空靈，更是智慧卓然，兩人各有各擅長之處。

如今綦瑤偶爾心情煩躁時，看著兩個貌美如花的妹妹，便會心曠神怡起來。

「大姊，妳將生意都丟給大姊夫，讓他在外頭東奔西跑，這麼熱的天，妳也不心疼啊？」綦菡端坐在綦瑤身旁，細細地把著她的脈，偶爾摸摸她的孕肚，「嗯，不錯不錯，孩子很有活力，看來這兩天很可能就要生了……」

綦瑤一聽，露出了一個充滿母性光輝的笑容，而後笑道：「他現在可是掌握著我們應、綦兩家的所有資金，等於以前的事業還要擴大一倍，不忙也難。」頓了頓，她又道：「我還沒出嫁呢，妳們兩個就急著叫姊夫了？」

綦卉一邊拿著小扇子替姊姊搧風，一邊嬌笑道：「叫不叫姊夫沒差，反正也差不多，雖然應綦還是兩府，但大姊夫幾乎都待在我們府中嘛。大姊，就是因為大姊夫很忙，所以妳也要對大姊夫好些嘛，至少……至少讓他晚上能睡一場好覺。」「他晚上哪裡睡不好了？」綦瑤有些好笑地盯著她。

「不是聽說大姊晚上嫌身邊睡著一個人很熱，把大姊夫趕到書房去睡了？」綦卉小心地試探著。

連這麼私密的事都知道了，是應天麒找兩個小妹來當說客？綦瑤臉上的笑意幾乎掩藏不住，「書房的軟塌又軟又舒適，還是上等黃花梨木製的，窗戶方位對了，十分通風，可比我房間這張沉甸甸的大床要好多了，我還想和他換呢。」

在兩個妹妹還沒想到怎麼向她爭取姊夫權益時，她又刻意說道：「妳們兩個今天怎麼一鼓腦地替他說話？是拿了他什麼好處？」

「呃……」綦菡與綦卉面面相覷，皆是俏皮地吐了吐舌。

此時，應天麒來到房門外，只見他風塵僕僕，在外頭將自己身上拍乾淨，一進房，先去屏風後換上新外褂，淨了淨手和臉，才拎著兩個用葉子包著的小包走到床邊。

「啊，大姊夫回來了！」綦菡叫道，終於有人來解圍了啊。

見到三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在房中言笑晏晏，應天麒自然不知道方才她們才討論著自己，兀自熱情地將手上的東西遞過去。

「菡妹妹，來，妳的京慶糖，我知道妳最愛吃糖，我特地請人從京城帶過來的。」他給了綦菡一個小包，又把另一個給了綦卉，「還有卉妹妹，這是妳愛的燒酒，是陳釀的，絕對能讓號稱千杯不醉的妳回味無窮，妳試試看。」

「哇啊！大姊夫最好了——」兩姊妹驚叫起來，拿著自己的禮物，興沖沖地向姊姊告別。

臨走前，綦菡還向姊姊頑皮地眨了眨眼，像是暗示姊姊要對姊夫好些；綦卉更是將手上的小扇子塞給了應天麒，還不忘鼓勵他一句話才離去。

綦瑤頓時哭笑不得，她的妹妹們就這樣在她面前拿了應天麒的好處，難怪處處維護他。這男人做生意有一套，現在居然把這手段用到她妹妹們的頭上來了。

應天麒不知道綦瑤在想什麼，變戲法般端出了一碗糖水，裡頭居然還加了些許冰塊，在這樣炎熱的天氣中，看上去就消暑。

「娘子，這是我偷偷帶來給妳喝的，雖然菡妹妹說儘量少喝冰的和甜的，但也不是不能喝，妳啜兩口消消暑氣吧，否則成天熱到睡不著可不成。」

弄來了涼水，他小心翼翼地將綦瑤扶坐好，拿起一旁玉兒準備的巾子替她擦了擦臉和脖子，再用綦卉給的小扇替她搧風，比照顧自己還周到。

綦瑤靜靜地任他擺弄，整個人只覺得氣氛溫馨無比。這便是她未來孩子的爹，即使被她趕出房間，仍然對她呵護有致。試問整個大夏國哪裡找得到這樣極品的好男人呢？

一邊享受著他的服侍，綦瑤一邊笑嗔道：「原來你都這麼巴結她們兩個，難怪她們一直替你說好話。」

應天麒嘿嘿一笑，一副計謀得逞的壞模樣，「這叫愛屋及烏啊！其實我最巴結的是妳呢，只要娘子願意讓我晚上回房睡……」

「等我不熱了再說。」瞧他那副得意的模樣，綦瑤就忍不住想打擊他。

「那最快也要妳肚裡的孩子出生啊……還要多久呢？」應天麒摸了摸她的肚子，最後俯身將耳朵貼著她的肚皮，仔細聆聽，「這小娃兒若是男的，生出來就先打他屁股。」

「如果是女娃呢？」綦瑤摸著自己的肚子，也順帶順了順他的髮絲，眼中柔情滿溢。

應天麒想都不想地回道：「……那我就乖乖繼續睡書房好了。」

這回答差點讓綦瑤笑出聲，她點了下他的額頭，「哈哈哈，你這不肖子，你爹娘天天盼著生男孫，就你想要個女娃。」

「女娃要能像妳這麼漂亮，天天向爹撒嬌，生一百個我都不嫌多啊！」他有些哀怨地盯著綦瑤，好像在抱怨她都不肯撒嬌似的。

綦瑤嬌笑起來，她難得看到自家穩重的相公有這麼孩子氣的一面，正開心呢，不過這一笑可能是太過頭了，她的表情突然一變，柳眉皺起，抱著肚子喊起疼來。

「唉呀，好疼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娘子妳怎麼了？」應天麒嚇了一跳，隨即從她身旁跳了起來。

「我肚子疼，可能快要生了……」綦瑤感覺下腹一陣陣收縮，痛得她冷汗直流。

「怎麼這麼快？不行，我得快去找大夫，妳、妳忍忍……」應天麒急了起來，拔腿就要衝出去。

綦瑤雖然痛，卻沒失去理智，連忙拉住他，「菡兒不是在嗎，找菡兒來就好。」

「對，菡妹妹在，菡妹妹是神醫，快叫她來——」應天麒說完趕緊往外衝，朝左方而去。

「你走的方向是往廚房，菡妹妹方才是朝著大廳離開，在右邊。」雖然肚子痛得要死，但綦瑤幾乎都快笑出來了。

「大廳，大廳，大廳在哪裡啊——」

「誰叫你找大廳啊……是找菡妹妹啊……」

綦瑤看著自己這「未過門」的相公竟因為她要生了而慌亂至此，不禁想哭又想笑，肚子更痛了起來。

幸好這時候玉兒及小四送點心來，看到屋裡鬧哄哄的，連忙一個安撫孕婦，另一個去大廳叫綦菡來，留下那個緊張兮兮的準爹爹，在房裡像頭找不到家的熊一樣焦躁不安，不時緊盯著綦瑤的肚子，完全無法冷靜下來。

他是因為太在乎、太愛了，所以才會失態吧？雖然應天麒的表現完全不合格，但綦瑤卻是在此時內心充滿了對他的愛情，那即將臨盆的疼痛，似乎不算什麼了。這個男人事事將她擺在第一位，從小到大都是如此，她真的找到一個好歸宿了！

尾 聲

綦映月，綦瑤與應天麒的兒子，自小便生得虎頭虎腦，聰明伶俐。

這一日恰恰是他的周歲生辰，綦瑤擺宴慶祝。

因為戰亂，綦瑤只在自宅宴請親友相聚，綦家基本上除了三姊妹，在綦威死後已經沒有任何親戚往來，而應家除了應天麒，應家父母自然也在受邀之列。

明明是孩子的親祖父、祖母，卻只能當個賓客出席，孩子還不能姓應，直叫應家兩老快吐血三升。不過誰叫他們過去對綦瑤的態度太差，對她抱持太大的偏見。如今事過境遷，冷靜下來一想，人家綦家的家世並不輸給應家，綦瑤的美貌也是世間少見，做人做事的手腕更是高明，絕對能夠當一個好主母，應父、應母深恨自己被偏見遮住眼。

不過即使面子、裡子都輸了，他們仍是應邀而來。

綦瑤雖然沒讓孩子姓應，但依舊讓兩老坐了主位，這也算是安慰他們的失落。

宴席中，兩老顧不得吃東西，直抱著寶貝孫子不放。

小娃兒在他們懷裡笑得歡暢，讓他們心中大慰，內心那隱藏已久的慚愧與失落也慢慢浮現出來。

「伯父、伯母，你們用菜吧，等等菜都要涼了。」綦瑤朝著他們溫婉一笑，彷彿過去那些芥蒂從未發生一樣。

她朝著綦映月伸伸手，綦映月突然咯咯地笑了起來，在祖父身上掙扎著想往母親那裡去。

應父不捨，又不好不放，只好無奈地將孩子交給綦瑤。

誰知道綦映月一到綦瑤身上，一張小臉蛋就拚命往她的胸口鑽，讓一旁的應天麒

看得好笑不已。

「喂，臭小子，你不知道這是你爹的權利嗎？」他低聲用著只有夫妻倆聽得見的音量說道。

綦瑤頓時紅了臉，也降低聲音笑罵，「這麼多人，你胡說什麼？」

應天麒臉皮可厚了，「這麼多人，這小子都可以胡來了，為何我這做爹的不可以胡說？」

綦瑤好氣又好笑，居然無法反駁。

應天麒瞧綦映月突然停下來，不再朝母親的懷裡進攻，反而將那張肥嘟嘟的臉轉過來，直盯著自己，那圓滾滾的大眼眨巴著，可愛至極，他忍不住伸出魔手，想在那圓潤的小臉捏上一把。

想不到他才剛湊過去，小娃兒的胖手就忽地使出一掌，想將他那張大臉推開，一點都不領情的模樣，那可愛又直接的反應引人發噱，四周的人們都笑了起來。

「應大哥，你的魅力失效了。」綦菡及綦卉嬌笑著，在應氏兩老面前，她們不好揶揄叫姊夫，不過開開玩笑倒無傷大雅。

「他的魅力也只能拐拐妳們這些小女孩啊，我的映月夠聰明，知道他爹要欺負他，才不會讓他爹得逞呢。」綦瑤一邊笑著，一邊得意地道。

應天麒聞言，只好擺出一張苦瓜臉，「我這爹真是一點威嚴也沒有了……」

此話一出，又是一陣大笑，宴席上充滿著喜樂與愉悅。

一直微笑看著這一幕的應氏兩老感觸良多，他們不是沒有被這股平和喜樂的氣氛感染，只是因為他們心中橫著一件事，所以始終無法徹底融入大伙兒，反而越看，越覺得心裡的話不吐不快。

「綦瑤啊！」應母忽然開口，一群年輕人的笑語頓時停了，皆納悶地把目光投了過來。

見自己一開口就破壞了氣氛，應母與應父只能相視苦笑。

反正在座的都是自己人，應母也不掩飾什麼，感慨地直言道：「你們這裡真是熱鬧啊！」

「伯母喜歡的話，也可以常過來。」綦瑤自然知道應家兩老不常到綦府的原因，不過她也不點破，事實上，她早就不介意那些陳年舊事，兩老要過來看孫子什麼的，她還是很歡迎的。

應母感受到了她的大度，不由幽幽一嘆，「早知妳這麼通達事理，以前我們怎麼就看不清呢？呃，過去是我們兩個老的太頑固，希望妳不要放在心上。雖然妳沒有嫁入我們應家，但我們也視妳為一家人了，妳偶爾也可以過去我們那裡看看我們，就當自己家一樣。」

應父也不太好意思地開口道：「以往因為成見，我們兩家其實沒有好好相處過，現在我們彼此也了解了，我們都知道妳是個好女人，沒能讓妳成為我們應家媳婦，是我們的遺憾。」

應母搭腔道：「是啊，綦瑤，妳千萬別誤會了我們是為了孫子才希望妳過來，只是我們兩個都老了，府裡冷冷清清的，有妳在的地方總是熱鬧許多，所以我們很

希望妳來。」

應家兩老的態度十分誠懇，倒是讓在座所有人嚇了一跳。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多麼的好面子，多麼的頑固與不通情理，這時候居然能放下架子，對一個他們一直頗有微詞、搶走他們兒子，還不讓他們孫子認祖歸宗的女人這麼低聲下氣，足見他們是真的徹底地反省和悔悟了。

綦菡與綦卉此時只是看了看綦瑤，並沒有說話。至於應天麒，則是在桌下輕輕握了握綦瑤的手，表示無論她做了什麼決定，他都支持她。

綦瑤平和地望向兩位長輩，那些前塵過往早就不會影響她的心情了，所以應父、應母一番肺腑之言，反而令她感動起來。

因為她聽出來了，他們是真正的接納了她，而不是為了孫子而妥協。

她淡然一笑，也很真摯地回道：「伯父、伯母，我們兩家其實也就是一家人，你們這麼說反而見外了。映月已經會哇哇叫著祖父、祖母了，無論如何，我一定會常過去的，也希望你們別嫌我們這裡吵，也常過來走走啊。」

「好啊，好啊，那是自然。」應父、應母眼中散發出喜意，一個勁地點著頭，過去的誤會就隨風飄逝吧。

一朝冰融，宴席上的氣氛又開始溫馨熱鬧起來。

父母的轉變及綦瑤的體諒都讓應天麒內心無比溫暖，這一幕他不是沒想過，只是想不到這麼自然而然地就發生了，解開了兩家的誤會，他是最大的受益者。

「謝謝妳，小妞妞。」應天麒深情地在綦瑤耳邊說道：「不過，我可還沒有放棄娶妳。」

「你也知道我們的關係，那一紙婚書，其實有或沒有並沒有任何差別。」綦瑤瞥了他一眼，十分理智地道。

的確，他們兩人現在就跟一般夫妻無異，甚至說難聽點，多了那紙婚書，在大夏國這麼保守的國家之中，對她而言還是個負擔，因為依據大夏國律法，成親之後，只有他可以休離她，她卻對他毫無辦法。

她又不依靠任何男人，連孩子生了都能和她姓，那她幹麼嫁？

應天麒只能摸摸鼻子苦笑，在未成親的情況下，反倒是他拿她毫無辦法了，誰叫他愛她呢？

然而綦瑤並非存心潑他冷水，所以緊接著，她湊向他耳邊，低聲曖昧地道：「姓綦的孩子，我們已經有了一個，我不介意下一個孩子姓應，你說呢？」

應天麒眼睛都亮了，下一個孩子？姓應？

其實姓什麼他都不計較了，他計較的是生孩子的過程，那可是一點都不能馬虎。

「那我們就別浪費時間……」應天麒也低聲在她耳畔挑逗著，惹得她咯咯直笑。綦瑤橫睨了他一眼，迷得他都有些暈了。「你這急色鬼，那也得等這頓周歲宴吃完啊！」

應天麒苦著臉看著滿桌菜，還有一大票直勸酒、勸菜的親人，心中即使猶如火燒，也只能按捺下來。

他們怎麼不吃快一點呢？他在心裡吶喊著。

這時候，心中陰翳盡去的應父突然豪氣地叫道：「來來來，再上點酒，今日我們盡興，不醉不歸！」

大伙又叫又笑的，更開心了，只有應天麒無奈地瞪著自己老爹，這老頭沒事湊什麼熱鬧啊？不知道自家兒子急著晚上趕進度嗎？

他正想說些什麼，應母也開口了——

「其實我們府裡也有幾道拿手好菜，我馬上叫人端來，大家一起下酒啊。」

此話一出，又引起眾人歡呼。

然而應天麒臉都綠了，他娘親也太熱情了，還想從自家端菜來，她到底想不想再抱一個孫子？

「咦？應大哥，你不開心嗎？」綦卉細心地發現了應天麒古怪的臉色。

應天麒硬擠出一個笑容，「沒有啊，我很開心，真的很、開、心。」

知道他心情的綦瑤忍不住噗嗤一笑，這一笑就止不住，叫其他人一頭霧水。

應天麒則是沒好氣地瞪著她，滿心鬱悶，最後只好道：「好了好了，我認了，要不醉不歸是嗎？那大家一起來吧！等我今日灌醉你們，看你們還有誰跟我搶娘子啊——」